

<b>第一章</b>	<b>緒論</b> .....	<b>1</b>
<b>第一節</b>	<b>研究動機、目的</b> .....	<b>1</b>
<b>第二節</b>	<b>文獻回顧</b> .....	<b>2</b>
<b>第三節</b>	<b>研究範圍與方法</b> .....	<b>6</b>
<b>第二章</b>	<b>張系國生平與其文學創作</b> .....	<b>10</b>
<b>第一節</b>	<b>張系國生平與文學的關係</b> .....	<b>10</b>
<b>第二節</b>	<b>四十年的文學耕耘</b> .....	<b>14</b>
一、	多樣化的題材 .....	15
二、	豐富的小說形式 .....	21
三、	對知識分子的關注.....	29
<b>第三節</b>	<b>七零年代的臺灣與疏離母題</b> .....	<b>30</b>
一、	政治上的抗爭與疏離 .....	30
二、	經濟快速發展的七零年代 .....	33
三、	社會進步後的理性思維 .....	36
<b>第三章</b>	<b>張系國小說中的異化社會</b> .....	<b>39</b>
<b>第一節</b>	<b>功利至上的金錢遊戲</b> .....	<b>40</b>
一、	金錢自由的社會價值 .....	40
二、	失去人性的商業公司 .....	46
三、	功利導向的男女關係 .....	52
<b>第二節</b>	<b>虛假的現代科技</b> .....	<b>55</b>
一、	科技造就新的人際關係 .....	55
二、	科技取代人力的生產模式 .....	59
三、	非人性的理性思維 .....	63
<b>第三節</b>	<b>人倫關係的破壞</b> .....	<b>67</b>
一、	家庭關係破裂 .....	68
二、	朋友或是敵人 .....	72
三、	師生互信關係的敗壞 .....	75

<b>第四章</b>	<b>張系國小說中人物內心的疏離</b> .....	<b>79</b>
<b>第一節</b>	<b>政治理想的破滅</b> .....	<b>80</b>
一、	理想國度的破滅 .....	80
二、	去與留之間的迷惘 .....	86
三、	自我的質疑 .....	92
<b>第二節</b>	<b>自我實現的失敗</b> .....	<b>97</b>
一、	哲學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	97
二、	國家建設絕望與公司宰制的壓迫 .....	101
三、	家庭幸福喪失與感情外遇的衝突 .....	104
<b>第五章</b>	<b>結論</b> .....	<b>107</b>
	<b>參考書目</b> .....	<b>110</b>
一、	專書.....	110
二、	報紙、期刊論文 .....	113
三、	學位論文.....	116
	<b>附錄一</b> .....	<b>118</b>
	<b>附錄二</b> .....	<b>134</b>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

第一次接觸到張系國的作品是改編自張系國中篇小說《棋王》的電影，進而閱讀張系國其他的小說及文學作品。他貼近現實、刻畫人性的風格讓人深刻反省；多變的寫作模式及貼合時代的風格深深吸引著我。在閱讀的過程中常常可以見到其中穿插著古典章回小說的影子；也能夠了解他對於科學高深的素養；更能夠發現他不同於其他作家的哲學見解。

張系國從 1963 年的第一本小說《皮牧師正傳》以來，出版的小說、雜文已經逾四十本。不論是各年度的小說選集，還是前衛所出版的《台灣作家全集》，張系國的小說都是眾家編者的所選用的篇章。但是在學術上對於張系國作品的研究卻沒有如同他的作品一樣豐富，目前大多數都是七零年代該作品發表時所出現的書評及單篇評論，對於作品中所隱含的重要意義尚待闡發。故今選擇其作品作為研究對象，期盼能將此一現代文學中的重要作家、作品作進一步釐清，在台灣文學史研究中，找尋其該有的定位。

張系國曾說：「這些年來，困擾著我的，始終是同一個問題：我們這一？根植於臺灣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的中國人？我們是什麼？我們應如何安身立命？我說『根植於台灣的中國人』，因為在我看來，籍貫不重要，出生地點不重要，甚至現在身在何處也不重要。祇要關心臺灣，自認為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就是根植於台灣的中國人。」<sup>1</sup>張系國所關心的社會是台灣，所關心的人是根植於台灣的中國人，他的小說是因為台灣社會而存在，並試圖以小說為華人找出生存的哲學。他說：「我個人的傾向偏重哲學性的探討。……我想從系統科學、人道主義以及傳統科學的迷宮裏，整理出一套可行的實用哲學，作為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sup>2</sup>張系國留學美國，充分了解中外文化及社會文化的改變及融合，也看出在經濟快速發展後社會雖然是一片欣欣向榮的狀態，但是其背後所產生的社會問題與人心的變化是相當可怕的。因此他試圖將這樣的社會問題藉由小說來讓人們看見，並且試圖找尋一個正確可行的解決方法。本研究主要探討張系國如何以小

<sup>1</sup> 張系國著：《讓未來等一等吧》（臺北：洪範書店，1987年8月五版），頁198。

<sup>2</sup> 張系國著：《讓未來等一等吧》，頁198-199。

說獨特的敘述模式及人物呈現七零年代知識分子所感受到的社會疏離問題。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歷來對於張系國的研究多在於科幻小說上，卻較忽略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排除以科幻小說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之後，單獨以張系國作品作為學位論文的僅有范怡舒的《張系國小說研究》<sup>3</sup>和李家旭的《張系國小說的救贖之道》<sup>4</sup>兩篇，兩篇發表間隔將近十年，可見張系國的作品研究數量之缺乏。范怡舒的《張系國小說研究》為研究張系國之通論，她將張系國的作品逐一列出並分成寫實與科幻兩大部分，再分別探討其中的內容與形式。其認為張系國小說中的主要主題為經濟問題、遊子情懷、沙文主義與間諜問題等。該論文將張系國的作品歸納整理得相當透徹，不論寫實或是科幻，都能夠依照其主題將所有小說包含其中。但又因為要包含所有作品，所以只有見到張系國的小說中表面碰觸到的主題，卻未能了解到其背後所要反映的意識形態。不能掌握關鍵的意識形態，使得形式與內容無法聯繫。對於形式上的研究就偏屬於純粹美學上的賞析，而非她在緒論中所說形式與內容雖分而論之卻可為互文參照。總而言之，該論文為針對張系國作品研究之首篇，將張系國前期之所有作品的主題與形式分析的相當透徹，為後來之研究者打下良好的基礎。

李家旭《張系國小說的救贖之道》的問題意識則建立在張系國的創作目的和動機上。他認為張系國小說創作的目的在於救贖，張系國透過對於留學生問題、人性的剖析、人的存在問題及幸福未來的描繪等主題來創造一個美麗新世界。並引用張系國在《不朽者》序文中的獻祭為例，說明張系國試圖以小說作為獻祭求得人世永恆的不朽。張系國曾引孔拉德之言：「小說的目的在於讓人們看見」<sup>5</sup>。張系國藉由小說傳達自我獨特的世界觀，希望藉由小說來讓人們看見他所看見的問題與世界。該論文將作者的創作動機與內容結合，透過作品的介紹來探究作者針對社會問題所提出的想法與創見。但依照新批評的說法，文本與作者應為不同的個體，文本在產生之後就與作者脫離關係。文本的生命應該建立在讀者不同的

<sup>3</sup> 該論文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87 年碩士班發表，為第一篇張系國的專論。

<sup>4</sup>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96 年碩士論文

<sup>5</sup> 張系國著：《地》（臺北：洪範書店，2002 年 10 月），頁 199。

解讀上，好的文本應當要有閱讀的爆炸性，在不同的讀者眼中，應該有不同的解讀方式，才稱的上好的作品。作者以創作的動機來代表小說所表現出來的世界，卻忽略動機僅僅代表創作初期的想法，文學的創作則是內心不斷的思考並透過文字的表達來呈現。該論文討論其動機與主題的關聯，雖忽略了小說中的文學性及美學的探討，但也提供一個特殊的思考模式供後來研究者參詳。

部分研究是以張系國的小說與其他作家一併研究的論文，如林家綺的《華文文學中的離散主題：六七十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研究——以白先勇、張系國、李永平為例》<sup>6</sup>、吳孟琳的《流放者的認同研究——以聶華苓、於梨華、白先勇、劉大任、張系國為研究對象》<sup>7</sup>以及蔡雅薰的《臺灣旅美作家之留學生小說及移民小說研究(1960~1999)》<sup>8</sup>等三篇。這三篇都是將張系國小說視為留學生小說，從離散的角度來探討。三者雖然都有專節探討張系國小說的主題與藝術風格，將張系國作品中屬於留學生文學的部分作完整描述，建立張系國在留學生文學中的定位。但是由於論文主要討論留學生文學，因此大多以《昨日之怒》為主，其他長、短篇小說並未能兼顧。其中蔡雅薰提出張系國在留學生文學走到盡頭時另闢蹊徑，將眼光放到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懷，為張系國後來的文學創作留下可供研究的線索。

在期刊論文方面，雖然數量有四十七篇。但扣除個人專訪及科幻主題，剩下的大抵可以分為單篇小說評論及主題式論述兩種。江成濤的《張系國的小說世界》<sup>9</sup>認為張系國以他身為知識分子的眼光寫出他所看到的悲慘世界，不論是留學生生活還是台灣社會的關懷，甚至大陸的問題，在張系國的小說中都是以灰暗、不健康的方式呈現。江成濤看見張系國的關懷與內心，認為張系國是針對社會變動而產生矛盾與衝突的心理。個人認為江成濤所指之心理問題即是本文所要討論之疏離問題。章心如的《關心中國人命運的知識份子——張系國的小說世界》<sup>10</sup>則認為張系國的小說以傳統道德觀念來剖析現代社會與人性中的弱點與黑暗面。他認為張系國的目的不在於攻擊人性的罪惡而是讓人們看見問題的所在，其成功之處便是能與時代潮流結合，擁抱生命、土地。然而小說中所要傳達的意識

<sup>6</sup> 清華大學臺文所 96 年碩士學位論文。

<sup>7</sup> 清華大學中文系 96 年碩士學位論文。

<sup>8</sup>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89 年博士學位論文。

<sup>9</sup> 江成濤著：《張系國的小說世界》，《大學雜誌》第 97 期（1976 年 05 月），第 45-49 頁。

<sup>10</sup> 章心如著：《關心中國人命運的知識份子——張系國的小說世界》，《大學雜誌》第 183 期（1985 年 06 月），第 25-27 頁。

形態與知識分子的感受都未能由分析所展現，僅僅提出一可供討論的方向。

黃忠武的「從「遊子魂組曲談」張系國的精神世界」<sup>11</sup>則是以《香蕉船—遊子魂組曲的上卷》為研究對象，探討張系國旅居國外的心境及特點，其中包含漂泊的精神、迷惘的理想、掙扎的人性、愛國的本能與淒慘的結局。他將張系國小說的主題分而論之，但這五點其實是環環相扣的。黃忠武並未仔細分析其中的關聯性。黃忠武指出張系國小說的主題特點，卻也留下許多等待後人加以分析說明的地方。他認為張系國的小說風格有三個特點，分別是內容以人性掙扎為主、表現手法著重寫實、平鋪直敘質勝於文。張系國的小說風格確實以寫實為主，但說其內容是以人性為主體，書寫「質勝於文」則偏表面，應深入探討張系國在小說背後所要傳達的意義。

焚之冷的「失根者的悲歌——闡析張系國小說中三種追尋的類型」<sup>12</sup>則認為張系國人物取材雖偏向於知識分子，但卻有共同的主題，就是人與土地的關係、個人的生活和生命的歷程，主要反應整個社會的價值與中國人漂泊失根的情況。他將張系國筆下的人物分成三種類型，分別是原始大地的依歸者、現代社會的名利追逐者、寄身異國的流寓者。他雖然指出這樣的三種類型，卻沒有將張系國所要傳達的價值歸納出來。個人認為這三種人物所反映的是當時知識分子所產生的疏離感，一種貼合時代性的疏離感。張系國透過描述這樣的疏離感來再現七零年代的社會，並傳達其內心所堅持的傳統道德的價值觀。

許素蘭的「尋回失落的根——試析張系國的小說：「地」裏的大地之情」<sup>13</sup>是以短篇小說「地」作為研究對象，認為中國人的觀念中，「根」的具象化便是土地。在社會快速進步、經濟發展、政治環境等因素的催化下，中國人逐漸失去擁抱土地的能力，斷絕與土地的連結，就如同失根的人。現代人會有失落、痛苦都是因為與大地絕緣，唯有堅守人類的根本，才能找回失落的根。這裡按照小說中的人物發展說明現代人的問題所在，並點出石頭仔的精神才是尋根的方法，作者所提出的問題正是現代人在面對現代化的過程中與自然和土地的疏離問題。

張系國最得意的長篇小說當推《棋王》。針對此一小說的單篇評論也相當多。

<sup>11</sup> 黃忠武著：「從「遊子魂組曲」談張系國的精神世界」，《中華文藝》第3卷第3期（1977年5月），第14-18頁。

<sup>12</sup> 冷之焚著：「失根者的悲歌——闡述張系國小說中三種追尋的類型」，《書評書目》第86期（1980年06月），第58-71頁。

<sup>13</sup> 許素蘭著：「尋回失落的根——試析張系國「地」裏的大地之情」，《書評書目》第34期（1976年2月），第25-39頁。

在《天機欲覷話棋王》<sup>14</sup>，余光中指出張系國所寫的不同於以往的小說家，當時他們批評的是農業的舊社會，而張系國批評的卻是工業的新文明，提出的是知識分子對於社會深切的關懷。而其主題可分為正反兩面，正面是哲學性的討論神童的意義；反面是社會的討論知識分子的新面貌。神童所代表的是人的尊嚴與勇氣，強調人定勝天才是人存在的意義；寫知識分子則反映現實社會在經濟發展之後金錢欲望腐蝕人心的情形。余光中認為《棋王》中的人物沒有大奸大惡，只有可黑可白的角色。張系國運用這樣的角色來審視人性的弱點，對於小說中的人物總是同情多於譴責，是一位寬厚的道德家。在小說藝術上《棋王》則是穩健中透出詼諧與灑脫，對白與敘述分配的恰如其分，是能收能放的文體家。

陳克環《誰是棋王？》<sup>15</sup>一文，同樣肯定張系國對於人物性格的描述和人定勝天的道德觀。同時他認為張系國的人物性格如此鮮明是經由其特殊的對白所展現，雖然有部分的口語是粗魯、刺眼的，但是這正是反映了時代文化與人物性格的最佳基礎。但陳克環認為張系國的《棋王》與白先勇的《台北人》不能相提並論。白先勇是選擇少數腐敗或沉淪的人物作為台北的典型；張系國的人物則是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其實張系國同樣有挑選其所需要的典型人物，他的人物大多為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張系國與白先勇同樣以自己所選擇的人物來反映自己所看見的台北，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就如同劉紹銘的《天機洩後看棋王》<sup>16</sup>所說，白先勇寫的是五、六十年代的舊台北人；張系國寫的是七十年代的新台北人，兩者所反映的都是台北的一部分。而劉紹銘認為張系國在結尾時的處理太過不合理，神童在喪失神通之後又獲得突如其來的智慧。顯示的雖然是人定勝天的道德觀，但卻處理的有些匆促。

龍應台在《最壞的與最好的——評張系國的小說「昨日之怒」與「不朽者」》<sup>17</sup>提出張系國的小說中最好的是《不朽者》，最壞的則是《昨日之怒》。他認為《昨日之怒》為了表現保釣的主題，陷入了「文以載道」的陷阱，破壞了小說的藝術。透過一個機械化的串場人物將所有人連結在一起，就像是拼湊的模特兒。串場人物完全沒有任何改變或成長，就像個臨時演員。但個人認為陳澤雄可另有解讀。

<sup>14</sup> 余光中著：張系國小說的新世界——天機欲覷話《棋王》，《中國時報》1975年8月1日第12版。

<sup>15</sup> 陳克環著：誰是棋王？，《文藝月刊》第77期（1975年11月），頁12-24。

<sup>16</sup> 劉紹銘著：天機洩後看《棋王》，《中國時報》1975年9月14日第12版。

<sup>17</sup> 龍應台著：最壞的與最好的——評張系國《昨日之怒》與《不朽者》，《新書月刊》第13期（1984年10月）第31-34頁。

串場人物就象徵著保釣運動，將故事中一群背景、思想、作風不同的人物串連起來。故事中的個人雖然藉由串場人物串連，但卻仍各自發展，並沒有透過串場人物而有所聯繫，到最後串場人物仍然是原本的自我不會有所成長。這就象徵了保釣運動雖然在各地發起，彼此之間有所聯絡，但是卻無法藉由聯繫而成為一個有效的政治運動，這也就註定了失敗。但小說中確實也有與故事發展格格不入之處，是作者對於保釣運動的情緒宣洩。

而《不朽者》則是以六篇短篇小說集結而成，龍應台認為其中的「決策者」與「不朽者」最佳。兩篇同樣以特殊的敘述模式來表達小說內容，雖然手法奇特，卻不只是刻意展現作者的才華，而是能夠符合內容所要傳達的意念。龍應台認為其中的「不朽者」如果將第一節和最後一節刪去，「不朽者」就是一篇平凡的作品，講男女間的情愛遊戲。但多了這兩節，整個故事就立體起來，讓苦難的世界和縱情的世界形成強烈對比。這其實有著高度的藝術技巧。

簡政珍在「張系國：放逐者的存在探問」<sup>18</sup>一文中，同樣是以放逐者的離散角度來探討張系國的小說，認為他的小說人物反映的是歷史時空。簡政珍認為張系國與白先勇有所不同，白先勇是寫過氣的人物，是流亡台灣思念過去的上一代；張系國則是寫腳踏實地的人物，是離開台灣流落異鄉的放逐者，是一種對於存在的質疑。張系國的人物是透過主客的「主體性交感」呈現放逐的美感，人物經由事件或辯論而相互認同進而達到表現放逐的感受。風格上是以不同的敘事模式來刻畫放逐的各種樣貌，希望以風格不斷的變化將現實的整體用動態觀點來呈現。這個觀點很能體現張系國在同一本小說集中刻意使用不同敘事方式的意圖。簡政珍在結論中認為張系國所討論的存在問題是一個只有「正」與「反」卻沒有「合」的特殊辯證。而這樣的特殊辯證方式也正是華人世界分裂的現狀，張系國不願多作臆測，只有將現實反映在小說中。簡政珍的觀點有助於筆者閱讀張系國的小說，並依照此觀點研究張系國小說中的人物問題。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張系國作品包含隨筆散文、雜文及小說。其文學性較高的小說亦不乏。從第

---

<sup>18</sup> 簡政珍著：張系國：放逐者的存在探問，《中外文學》第24卷第1期（1995年06月），第20-42頁。



一篇《勝利者》到最近的《衣錦榮歸》，長短篇小說數量頗豐，作品內容所描述的時代也大不相同，從五零年代的《皮牧師正傳》、七零年代的《棋王》到近期的《衣錦榮歸》，時代背景的差異性大。本論文主要探討小說中的疏離問題，故依此來選材。早期長篇小說《皮牧師正傳》與雜文集《孔子之死》為學生時期作品，主題及技巧上較不成熟，而科幻小說的寫實性與疏離問題較不明顯，故略而不談。今長篇小說中將以張系國最得意的作品《棋王》為主，加入《昨日之怒》及《黃河之水》；短篇則是《遊子魂組曲》和《地》為主。將時代限定於七零年代以前，便於讀者對於時代背景有所掌握，更能了解張系國小說的疏離問題如何展現在個人與社會之中。

Raymond Williams 認為疏離的原始意義有二：一是指疏離的行動與疏離的狀態，主要在於切斷或被切斷與神的關係，或是一個團體或個人與當時所被接受的政治權威關係產生決裂。二是描述轉讓所有權或任何事物給他人的行為。後來二者被引申為財產的剝奪、情感的疏離以及對於原始的自然本性產生疏離。而馬克斯則在其理論中認為人在物化的過程中產生了疏離，認為人經由創造他們的世界而創造了自己；但在階級社會中，由於勞力的分工、私有財產制的形成以及再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下，資本家剝奪了勞力結晶與參與生產的感覺，因而使得人們與他們的本性產生了疏離。綜合以上，疏離可以被簡化為兩種類型，一是與對方距離愈來愈遠，一是失去對方。<sup>19</sup>另外 Seeman 將疏離的意義以抽象的方式分類，並將疏離簡化為心理的狀態，提出五種分類為「無力感」、「虛無感」、「失序感」、「孤立感」、「自我疏離」。<sup>20</sup>

在 Ronald.V.Urick 所編之《疏離感》一書中則提出幾項疏離的特徵，與上述的五種分類相互呼應。首先是疏離的人，很可以將自己視為孤島，跟同伴或團體隔離，不和人接近，或者處於人群之中，但是與人群的聯繫卻極為稀少，是一種社會的孤立現象。而疏離的人群對於自我的生活，甚至於生命，感到沒甚麼意義，只是日復一日，但索然無味，這種對自己生存不抱意義的現象，也是疏離的另一個特徵，即是「虛無感」。一個團體都會有一套為人處世的標準，稱之為規範，但「虛無感」會使人失去行為的規範，並排斥這種規範，在面對事情時則不擇手

---

<sup>19</sup>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臺北：巨流出版社，2003年），頁 4-7。

<sup>20</sup>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 7。

段的達到目的，即是所謂的「失序感」。對這樣疏離的人來說，他們並非不知道自己所產生的問題，然而對於這樣的疏離問題他們卻束手無策，像這樣對自己的命運無法控制的感覺，稱之為「無力感」。這樣的人因為跟社會孤立，無法產生自我認同，因為自我認同是來自於跟他人的關係，由於疏離的人與別人的關係幾乎是零，那麼自我的概念便不會產生，自我感的喪失，就是自我的隔離，即是「自我疏離」。然而這樣的疏離感並非一個絕對的概念，不能以有無來分類之。疏離事實上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是一群人在生活的某一個方面所感受到的疏離程度。

<sup>21</sup>這五種疏離感的特徵正是由 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之疏離定義的第一點所延伸，當人與社會之間所產生的關係愈來愈遠，即會產生疏離問題。

另一方面，Ronald.V.Urick 也提到生產模式對於人類的物化過程。<sup>22</sup>由於生產模式的改變，人與物的關係從原本的自己生產出自己擁有的物品，轉變為生產出資本家所擁有的物品，對於物品本身的擁有權被剝奪了。甚至在生產的分工上，生產者並不了解自己生產的物品為何，自己日復一日的工作，卻不了解工作的內容。對資本家這些生產者與生產的物品同樣都是自己所擁有的，能夠隨自我的意念來調配，將人與物的界線消除了，此時的人即被物化了。而馬克思所提出的疏離現象則是人在生產的過程中失去自我的本性，被視為個人所有的物品，個人所生產的物品也被資本家運用手段所剝削，造成財產的喪失。這也正是 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之疏離定義的第二點，人將所有權轉讓給他人，即人對所有權的喪失。

張系國曾說自己的小說中有一種灰色的調性<sup>23</sup>，這一個灰色的調性即是疏離問題。張系國透過社會觀察，將社會上的經濟問題、科技問題、人倫關係透過小說來呈現，這樣的小說給人的感受卻是一種灰暗的、不健康的，因為在小說中所展現的問題即是疏離的問題，人們在社會的變異之下產生疏離的感受。故本文將透過疏離的角度來分析張系國小說中的社會變異，以經濟、科技、倫理的角度來檢視張系國小說人物與社會間的疏離關係。在經濟方面，社會的進步帶來了不同的價值觀念，讓社會在傳統價值與金錢利益中相互衝突。跨國性的大公司掌握了生產的商品，個人不再對商品具有情感，個人甚至淪為大公司宰制的物品。金錢

---

<sup>21</sup> Ronald.V. Urick 編，沙亦群譯：《疏離感》（臺北：巨流，1974年），頁12。

<sup>22</sup> Ronald.V. Urick 編，沙亦群譯：《疏離感》，頁64-70。

<sup>23</sup> 張系國著：《地》，頁199。

價值觀念的風行也影響了男女關係的改變，人們開始以肉體作為利益交換的工具，拋棄以情感為基礎的性愛關係。在科技方面，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相處模式，雖然便利性大增，但彼此之間的距離卻更遠了。科技同時也取代了人力生產，改變生產模式，提高了產量與產品品質，但卻使得工人與產品之間陌生化，人們不再與自我生產的產品有所聯繫。科技進步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思考模式，情感漸漸被理性思維所取代。在人倫方面，張系國將傳統人倫關係一一描述，展現出傳統倫理在面對現代化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疏遠、陌生。

而個人在社會異化之後對於自我內心所產生的失望、迷惘與自我的質疑，不論在政治上、個人理想上，居有其問題存在。在政治上，張系國臺灣、美國、大陸和香港等地的華人為主角，將小說人物所面臨的政治問題轉化為對自我內心的失望、迷惘與質疑。在個人理想上，家庭、事業、學業等各方面所產生的疏離問題都讓知識分子無法承受。張系國透過小說中將七零年代的知識分子與疏離問題加以連結，透過知識分子的角度來反應社會的問題與現實。

## 第二章 張系國生平與其文學創作

### 第一節 張系國生平與文學的關係

張系國原籍江西，1944 年出生於四川重慶。祖父與白崇喜同為桂系將領，當時正與國民政府一同對抗日軍侵略，父親因心繫國家大事而自國外結束學業回國，故將其取名為「系國」，是指自己心繫國家命運。這樣的名字也帶給張系國影響，雖然後來旅居美國，但是他對於中國人的未來擔憂，不斷的透過各種方式了解台灣與大陸的發展情勢。他曾說：「我不為藝術而創作，我只為人寫作。」<sup>24</sup>而這其中的人指的是指全球的華人，他所關心的是華人的未來。在《讓未來等一等吧》中他說：「這幾年來，困擾著我的，始終是同一個問題：我們這一群根植於臺灣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的中國人？我們是什麼？我們應如何安身立命？」<sup>25</sup>由於關心，所以他小說的題材也都圍繞著大陸、臺灣與美國的華人。

他生於大陸，卻長於台灣。在離開大陸時，他曾經因為搭火車與母親短暫分離。他在《一個作家的心路歷程》中曾提到：

從南京到台灣，中間先從南京搭火車到上海，火車站人潮洶湧，我母親擠不上火車，我反而被擠上去了，嚇得大哭大叫，終於被人遞了出來，又和母親團聚了。我常想，如果當時搭上那班火車走了，不知又何光景，所以我認為人生是很難得的際遇。<sup>26</sup>

他面對自己與家人分離於火車內外，那種如此相近卻又遙遠隔絕的感覺，又在最後獲得完美結局讓他有了特別的感受。他與母親後來乘坐著名的太平輪來到台灣後不久，太平輪便沉沒了。這其中種種的巧合，影響著他對於歷史的看法。讓他對於歷史潮流的偶然性與歷史決定論有著深刻的體認。同時面臨如此多樣的劫難卻讓他一一逃過，這樣的結果使他對於人生的際遇會產生不同的看法。

張系國生於一個傳統的基督教家庭，從小跟隨家人一同參與教會禮拜活動。

<sup>24</sup> 張系國著：《香蕉船》（臺北：洪範書店，1976年），頁148。

<sup>25</sup> 張系國著：《讓未來等一等吧》，頁198。

<sup>26</sup> 張系國著：《一個作家的心路歷程》《聯合報》1987年4月29日第八版。

虔誠的宗教信仰影響他對於人生做存在主義式的思考，表現於日後寫作時。在參與教會活動時，他曾經因故與一位牧師起了衝突，同時也目睹教會內部許多不堪的鬥爭與貪婪，讓他開始思考自己信仰的問題，在大學時便創作了第一本長篇小說《皮牧師正傳》，以自己生活的教會環境為藍本，諷刺教會發展後的問題。然而這並沒有使他放棄信仰，反而造就了他的小說在人道關懷上多了一分宗教的情懷。

外省第二代的張系國，祖父雖然是軍人，但因為父親在台肥廠任職，所以並未住在眷村，因此他認為自己沒有所謂的「眷村性格」（即「幫派性格」）。小時候的他個性孤僻，喜歡自己一個人靜靜的看書。他就讀於竹師附小時因為個性孤僻及矮胖的身材，經常受到同學的捉弄。進到新竹中學初中部時，因為媽媽做的便當特別大，又掛在外面，有個同學捉弄他，將便當藏起來。當他反擊時卻被誤認為欺負別人的壞孩子，經常到訓導處罰站。這樣的經驗讓他怨恨上學，害怕面對不懷好意的同學與老師，最後只能躲回自己的小天地看書。被欺負和歧視的過程使他在閱讀時偏好傳統行俠仗義的小說，像是《七俠五義》《東周列國志》《水滸傳》等傳統章回小說。就算日後接觸外國小說，也常常幻想自己是其中充滿正義感的英雄人物。他認為小時候不愉快的經驗影響了他後來從事寫作的意願，他發現許多作家同他一樣都有著不愉快的童年經驗。<sup>27</sup>另一個影響則是養成他喜歡打抱不平的個性，當見到社會上有許多受到誤解或被欺負的弱者，張系國總會不由自主的同情對方，甚至插手管別人的事。這樣的性格也使得他在戒嚴時期不斷的受到當局的警告並列入黑名單，最後無法回台定居，只能留在海外。

張系國就讀於新竹中學時，受到辛志平校長與彭商育老師的薰陶，培養出張系國苦幹實幹的做事風格。張系國由於成績名列前茅，高三上學期便知道自己保送台大電機系，因此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己想要做的事。同學們見他不用參加聯考整日無事可做，便推舉他為學藝股長負責壁報工作。這正合張系國之意，壁報便成了他寫作發表的第一個園地。在這一段時間，張系國看了許多書籍、電影，他說自己有好多時間是在電影院度過的。他也開始從事寫作，最早投稿在大華晚報上。後來參加《新生報》副刊徵稿，不僅雀屏中選，主編童尚經更特別回了一張歡迎投稿的紙條，給他很大的鼓勵。<sup>28</sup>

---

<sup>27</sup> 宋雅姿著：當文學遇到科學 專訪張系國先生，《文訊》228期（2004年10月），頁107-113

<sup>28</sup> 宋雅姿著：當文學遇到科學 專訪張系國先生，頁110。

大學念電機是因為父親的期望。張系國的父親是美國密西根大學的化工碩士，因為戰亂而放棄攻讀博士學位，回國參與對日抗戰，因此希望張系國能夠繼承他的理想。張系國認為這並不是他的志向，寫作才是。所以在他進入大學之後，除了自己本科系的課業，他也常常到哲學系旁聽，甚至為了學習哲學而修讀古希臘文。每星期三在文學院有由殷海光老師所舉辦的哲學討論會，他更是從不缺席。對於哲學的喜好驅使他翻譯了《沙德的哲學思想》並用家教所得自費出版。就學期間，張系國仍不斷投稿，他的短篇小說《勝利者》、《釣魚》便發表於聯合報副刊上，並獲得林海音的賞識，此後便成為聯合報副刊的常客。大學時期除了出版《沙德的哲學思想》及《皮牧師正傳》之外，也將許多短篇小說及雜文集結成《亞當的肚臍眼》一書出版，後改名為《孔子之死》。

1966年台大畢業後，張系國保送美國柏克萊大學攻讀電腦科學。原本想要改行念人類學，但人類學者愛德哈教授勸他先念完碩士再轉系。誰知他在1969年便獲得博士學位，此後就打消轉系念頭。<sup>29</sup>在這期間他仍不斷寫作，作品集結成《地》這本短篇小說集。並透過「域外人」的筆名投稿《大學雜誌》，發表許多科學、哲學、文學及社會評論的文章。在柏克萊就讀時，他結識了同為柏克萊學生的楊牧。楊牧在《張系國的關心和藝術》<sup>30</sup>一文中提到他和張系國同時在做博士論文，而張系國的主題是「教電腦認識中國字」。張系國認為他所學的電腦科學一樣可以為中國人服務、為文學服務。他希望自己能將科學運用在文學上的意圖全都透過博士論文表現出來。同時張系國也參與了由徐篤所創之「大風社」柏克萊分社，與劉大任、郭松棻、唐文標、傅運籌、胡卜凱等人相交。後來保釣運動便是由大風社的眾人開始發起、串連。這是張系國參加的第一個政治運動，是一生不會忘記的經驗。但這次經驗也讓他認識到所有的政治運動都會有相同的歷程，先是壯大、然後分裂、鬥爭，最後沒落。參加此次的愛國運動讓張系國成了台灣政府的黑名單，並且在保釣運動分裂、失敗之後給予張系國強烈的失落感，後來以短篇小說《割禮》及《昨日之怒》一書作為自己對於此次運動的結論。

畢業之後的張系國進入IBM華生研究中心工作。雖然是一個人人稱羨的工作，但是整日面對機器的乏味工作與內心感受到自己成為資本主義的壓榨對象，讓張系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他不希望自己只是為了薪水而工作，並且希望自

<sup>29</sup> 宋雅姿著：《當文學遇到科學——專訪張系國先生》，頁111。

<sup>30</sup> 楊牧著：《張系國的關心和藝術》，《香蕉船》，頁5。

己能夠將所學為中國人盡一份力。他選擇離開，轉為教育工作，並計畫五年後回台任教。張系國認為他的志願是寫作，但是中國傳統作家都是業餘的，就像魯迅一般，一邊教書一邊寫作。教職正好符合他的期望，既能工作也能寫作。1972年受中研院院長錢思亮之邀並由其擔保，身為政府黑名單的張系國才得以回國擔任中研院數學所研究員並在交通大學講學。同年12月台大發生「哲學系事件」，陳鼓應與王曉波被捕。身為好友的張系國盡力營救，卻見到當初一同努力的朋友避不見面，自己更受到警備總部的警告，希望張系國能夠離開台灣。在妻子的勸告下，張系國放棄回台任教的計畫，黯然回到美國。此一事件不僅影響張系國人生的規劃，對於知識分子的問題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在作品中對於知識分子的人性弱點有深刻的描述，這並非是一種責怪，而是對於人性的反省。

此後，張系國便經常往來與美國與台灣之間。他認為台灣是他寫作的泉源，他在《香蕉船》後記中提到：

如果我不能經常接觸我成長的這一片土地，呼吸到自己國家的空氣，我知道我便喪失了我寫作力量的唯一泉源，我的存在亦完全沒有意義。多少年來，我夢寐以求的，便是那片土地。<sup>31</sup>

他經常回台吸取寫作的靈感，將台灣社會中的問題，透過小說或評論的方式反映出來。余光中曾說：「張系國每次回來，不是上山下海，深入民間，便是發展中文電腦，寫小說和方塊，做的都是正面的建設工作。」<sup>32</sup>張系國雖然傷心離台，但是他並未放棄台灣，仍是不斷的為台灣盡一份力。但是在每次回台的期間，身為黑名單的他，總是受到當局或警備總部的監視及警告，希望他盡量不要回到台灣，因此他總是來去匆匆。最後甚至有一段時間無法回到台灣，這也使得他的創作受到阻礙。張系國認為由於寫實小說對於當局的問題諷刺性太強，經常無法刊登或出版，便決定改以科幻小說為主。

張系國在《遊子魂組曲》後，創作方向轉向科幻小說。1968年寫了第一篇科幻小說《超人列傳》，並發表於《純文學》月刊。在決定以科幻為主之後，他對於科幻小說的推展不遺餘力。除了自己以筆名「醒石」撰寫科幻小說，並且在

---

<sup>31</sup> 張系國著：《香蕉船》，頁14。

<sup>32</sup> 余光中著：《天機欲覷話棋王》，《棋王》（臺北：洪範書店，1978年），頁3。

《聯合報》副刊開闢專門翻譯和介紹世界科幻小說的專欄。此外，他還主編年度科幻小說選集，由自己所成立的知識系統出版公司負責出版。甚至獨資創辦《幻象》季刊供所有科幻小說作家投稿、發表。其中沈君山、李敖、呂應鐘、張大春、平路、黃海、林燿德、葉言都等人都曾在其中發表過小說。由於叫好不叫座，一共發行了八期便絕版了。張系國也曾與中國時報合辦「張系國科幻小說獎」，鼓勵作家創作科幻小說。由於他的大力推廣，科幻文學因而蓬勃發展。

張系國除了小說的創作，同時也有許多評論散文。在中國時報上更以「域外人」的筆名在「快活林」專欄創作，藉由專欄不斷的反映自己對於社會的看法。他曾以「不吃辣的怎麼胡得出辣子？」評「色，戒」<sup>33</sup>一文批評張愛玲描述漢奸的立場，獲得張愛玲回應並與之筆戰。近期以來，張系國認為資訊科技的進步是現代發展的特性，小說也必須與之俱進。他開始創作互動式小說，認為現代小說不必有固定式的結局，可以依照時空而有所調整。最新發展的「大器小說」則是以故事為主體，中間夾以雜文、圖片成為多面向的小說。

張系國自認比較擅長創作短篇小說。他認為短篇小說一氣呵成，長篇對他這樣的業餘小說家則是一種困擾，畢竟他所擁有的時間太短。他的長篇都有一個願景才能創作的出來。從《遊子魂組曲》開始，他便規劃以十年計劃創作，「城」三部曲、「大器小說」系列都是十年計劃的產物。張系國自認為自己是一個小說家，雖然他在自己電腦的專業領域有相當傑出的表現，但那不是他真正的興趣，也不值得誇耀，他反倒希望自己的墓誌銘上寫的是「小說家」。這顯示出張系國對於小說創作的專情。

## 第二節 四十年的文學耕耘

張系國從十九歲發表第一篇小說《勝利者》以來，小說、雜文等共有四十餘本，至今仍不斷的創作。在小說方面，除了長、短篇小說之外，還有科幻小說，都是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著作。由於張系國特殊的學術背景，他的雜文所包含的內容更是多樣。從文學評論、哲學思考到社會問題、科技問題與經濟問題無一不談。多樣化的內容也帶給讀者不同的思考模式，更提供研究者了解張系國小說創

---

<sup>33</sup>張系國著：《讓未來等一等吧》，頁 147-151。



作背後所隱藏的價值觀、美學觀與世界觀。今就其文章內容分成寫實小說、科幻小說、網路文學、評論散文等四個部分，將其作品做一概略性的介紹，以便於讀者了解其創作歷程與文學成就。

另外在小說的形式上，張系國也有其獨到之處。他以不同形式的小說創作來加強作品中的感受，讓讀者不僅能夠透過人物和情節的安排來瞭解，更能夠藉由特殊的形式來加深人物和情節的感染力。張系國在刻畫疏離母題時特別強調形式的表現，在《遊子魂組曲》十二篇短篇小說中，每一篇都採取了不同的表現形式，將主題情感傳達。隱地曾說：「張系國不是為技巧而技巧，在技巧之外，懷抱著一個知識分子的悲憫胸懷。」<sup>34</sup>張系國的小說正是透過知識分子來展現當代社會的疏離問題。簡政珍則提到：「張系國在七〇年代兩本以放逐為主的短篇小說集，就是以各種形式和風格實驗來展現放逐雜沓的現象。形式似乎是他樂於追尋的禁果，雖然他一直在強調主題。」<sup>35</sup>。張系國關注的是社會疏離問題，但是他並未因為主題而放棄小說的藝術性，甚至因為七零年代國內新批評的興起，讓他大量使用不同的形式來配合主題。雖然這些特殊的的形式並非張系國首創，但是在小說的展現上，他的確成功的讓主題透過最不同、最適當的形式表現。

## 一、 多樣化的題材

### （一） 留學生生活

張系國的寫實小說可以分為兩階段，早期是以留學生為主要題材，後來則以臺灣社會問題為主。張系國身為留美華人，對於留學生的感受與體會甚深，其小說創作自然以留學生為題材。然而張系國的留學生小說卻與其他人有所不同。白先勇曾將早期留外華人題材小說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描寫海外華人離散的徬徨與苦悶，以於梨華為代表；第二階段描述海外華人在資本社會中的迷惘與感傷，以叢甦為代表；第三階段反映留學生之保釣運動及更廣泛的華人生活，以張系國為代表。白先勇所謂的第三階段，可以說是留外華人題材小說邁入一個嶄新期的表徵，海外華人對「去」、「留」的徬徨，發展到了張系國，形成「回歸或出走」、「背棄或救贖」、「愛山或愛島」等議

---

<sup>34</sup> 隱地著：作家與書的故事：蕭颯、張系國 《新書月刊》第 11 期（1984 年 8 月），第 46-47 頁。

<sup>35</sup> 簡政珍著：張系國：放逐者的存在探問，第 25 頁。

題相互牽動的複雜網絡<sup>36</sup>。張系國留學美國，最後更是定居美國。期間曾參與保釣運動，其對於留學生有其獨特看法。短篇小說集《地》和《香蕉船》便是代表作品，其中《地》包含有 地、亞布羅諾威、超人列傳、流砂河、枯骨札記、焚等六篇。地 是以一塊山坡的石頭地為主題，從最早的三兄弟手上轉賣到流亡至台灣的李震之，最後到石頭仔的手上。土地的轉換說明人與土地關係的變化，並透過小禹說出人離開土地就如同失去了根的問題。場景雖然是以台灣為主，但表現的卻是張系國留學在外與生長的土地分離的感受。亞布羅諾威 是以校園生活為背景，將流浪、放逐的心境透過主角與亞布羅諾威的生活對話表現出來。超人列傳 則是以科幻方式說明人類的存在是起源於放逐，人們在不斷的逃離之中，產生對於原鄉的懷念。就如同留學生的情境一樣，抱持著理想而離開，卻失去與故鄉的連結，最後成為放逐於外的流浪者。枯骨札記 是以恐怖小說的方式諷刺留學生無法回歸到故鄉生活的痛苦，以殭屍象徵留學生，一心想要回到故鄉卻不可得。然而故鄉的青年卻又一昧的想成為殭屍的諷刺景象。焚 是以一位自焚的青年為主角，透過其自焚時所見到景象來說明美國社會表面的榮耀，其實社會上早已出現冷漠、無情等社會病徵。這六篇是以關懷留學生對於自我去留問題為主，對於當時知識分子懷抱理想到國外留學，最後卻落入回國服務與留在海外的困難抉擇多所著墨。

遊子魂組曲上卷《香蕉船》則是留學生文學的進化。其關懷的層面從留學生本身，擴大到對於海外華人的注意。其中 香蕉船 是以描述海外偷渡客為了生計被迫非法滯留國外，甚至在被遣返之時，仍趁機偷渡回到美國。

藍色多瑙河 敘述大陸知青流亡香港，在尋求理想與懷念原鄉之間來回掙扎。冬夜殺手 是以倒序方式寫成，描述一對定居海外的老夫妻，在聚會後的深夜被突然闖入的強盜所殺。本公司 描述留學青年回國服務，仍然受到外商公司的控制。最後既無法達成服務的目的，也無法為自我爭取更多的私利。落入一個被壓榨殖民的地步。紅孩兒 透過書信與文件的交錯，描述出一個失蹤主角的主體。透過眾人對主角的信件說明留學生為了爭取國家主權與統一運動而放棄學業，卻落入政治的泥沼，造成了進退不得情況。

<sup>36</sup> 李寶玲著：魂歸來兮—張系國《遊子魂組曲》上卷六篇初探，《竹塹文獻》第十八期（2001年1月），頁55。

水淹鹿耳門 是回憶式的敘述。留學生回憶留學階段與一群離鄉背井的各國遊子相遇，雖然每個人都有其特殊的逃離的理由，但卻都仍保留著原鄉記憶。這六篇分別以不同的角度觀察當時華人知識分子對於國家主體的關懷。也展現出華人世界分屬台灣、美國、中國、香港等不同環境的族群問題。其中的知識分子更是受到此一因素影響，陷入衝突的兩難。

割禮 與《昨日之怒》則是以海外保釣運動為背景，展現留學生對於國家主權的抗爭。割禮 是以兩代海外留學生對於保釣運動不同的看法作為主題。《昨日之怒》則是透過陳澤雄為主線，將各個與保釣運動有關的層面都串連起來。表面上是為了保釣運動做一番說明與註解，實際上寫得是當時所有留在美國定居的華人生活中的特殊社會情狀，借用保釣運動為背景。

張系國留學美國、參加釣運、最後定居美國，他的小說雖然仍是歸類為留學生文學的一部份，但是他在關懷的層面上已經漸漸擴大。但是他仍然感受到留學生文學所陷入的困境，因此他雖然身在美國卻經常回到台灣吸取寫作的靈感與素材。張系國早期熱中存在主義，其小說多半帶有存在主義的哲學思考。十九歲所發行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皮牧師正傳》，內容以五十、六十年代的台灣為背景，諷刺當時宗教、社會，將台灣當時物質缺乏、心靈空虛的社會現象展現出來。以一位流亡學生來到台灣擔任牧師的年輕人為主角，在歷經各項的考驗之後，變得更加圓融、世故，卻也遠離了當初對神的純真之心。

後來則是「逐漸轉向有社會意識的風格<sup>37</sup>」。由於台灣社會當時面臨兩岸分裂，許多人從大陸離開，來到台灣。加上統治型態進入一個轉型的過程，傳統社會受到動搖。如《棋王》則是以七零年代的臺北人為描寫對象，其主角雖然是小神童，但真正所要刻畫的卻是圍繞在他身邊的那些知識分子。他將社會轉型後知識分子拜金的畫面，透過小說事件呈現出來。《遊子魂組曲》則是一部歷經十年的短篇小說集，透過十二篇不同形式及不同內容的短篇小說，試圖將華人的浪遊靈魂傳達出來。其中上卷仍保有留學生文學的風格，但下卷的六篇，則全然以社會問題為主軸，將華人社會所面臨到的問題一一點出，並藉由小說將社會的各個面向呈現出來。《黃河之水》則是以七零年

---

<sup>37</sup> 張系國著：《讓未來等一等吧》，頁 89。

代末期為背景，透過一連串的事件，展現臺灣社會在科技與時代的進步中，人心與人性的進化和改變。雖然他試圖以經濟、社會、政治等多面向的角度來描寫臺灣社會，但是卻仍然有欠缺不足之處。而他一貫以關懷的立場來寫作，使得批判的力道與小說的靈活度便減弱了，所以本書雖然是他唯一得獎的作品，卻也是受到批評較多的作品。

## （二） 科幻文學

張系國對於科幻文學的愛好不亞於寫實文學，早在求學時期就完成了第一篇帶有科幻意味的 *超人列傳*。後來以醒石為筆名陸續創作了短篇科幻小說集《星雲組曲》《夜曲》《金縷衣》和城三部曲《五玉碟》《龍城飛將》《一羽毛》。最早完成的《星雲組曲》共有十篇短篇，時間雖然設定在二十一世紀到二百世紀，但是所探討的問題卻都是張系國針對當下社會問題所衍生出來。其中的 *歸* 展現出作者對於中華聯邦的統一夢，但也同時指出文中的鍾教授（中）和臺教授（台）仍有所堅持。*望子成龍* 是針對當代人口不斷增加，家長對於孩子的期望過高作一諷刺。*豈有此理* 是對於生物工程不斷進步提出警告，人造生命出現的問題。*剪夢奇緣* 則是預期人類通訊技術的進步，將造成人類作夢的能力喪失。*銅像城* 則是針對歷來的政權發展，以銅像作為象徵，諷刺掌權者不思治理，卻一昧的塑造出偶像讓人民崇拜，終究會走向滅亡。*青春泉* 討論人類如果能夠長生不老之後所發生的問題與悲劇。*翻譯絕唱* 是以一位七世轉世的翻譯家從事翻譯工作，卻仍然錯誤翻譯，來諷刺當代翻譯錯誤所造成的問題。*傾城之戀* 是透過時間旅行而促成全史的研究，最後反而導致文明滅亡。*玩偶之家* 是人類在高度文明發展之後，反倒被機械人文明所取代，並諷刺人類對於其他生命的殘忍無情。另一篇 *歸* 則是以賣火材的女孩為故事架構，敘述人類被放逐到偏遠星球，只能燃燒生命、享受回憶的甜美。李歐梵認為：「最高層次的科幻小說，是蘊含著深厚哲理，而且充滿了神話的小說。」<sup>38</sup>張系國正是以中西傳統神話為藍圖，未來世界為背景，諷刺當代的社會問題，其目的是希望能以此來探討人類未來的發展性。

<sup>38</sup> 李歐梵著：《奇幻之旅——〈星雲組曲〉簡論》，《星雲組曲》（臺北：洪範，1980年），第8頁。

另一本《夜曲》則探討時間與空間的關係，以科學家的眼光，用小說家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於過去和未來的態度。本書共有八篇，*夜曲* 是以時間儲存的機器為主題，說明人對於時間的控制慾望。*香格里拉* 寫太空旅行者試圖以文化征服星空，卻反而刺激黑石族的侵略慾望。*星際大戰* 發生以前 是以諷刺方式說明科技進步對於文化的傷害。*陽羨書生* 則以中國傳統故事為題材，配合科技幻想，說明人類慾望的無窮，試圖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最後卻都被困在特殊的時空之中。*虹彩妹妹* 是一個情人死亡的主角，試圖接收情人的來電，希望以科技打破生死的藩籬。*第一件差事* 是官場現形記的未來版，運用過去與未來的景物交錯，諷刺亙古不變的政治醜態。*陷阱* 是一個被囚禁的間諜，身體分散在不同的陷阱之中，不斷的透過訊號發射希望能夠尋求重合的一日。*綠貓* 是一篇留學生文學，卻加入了火星人所變成的綠貓，透過其幫助，女主角在夢中重新釐清自我，也確定了自己未來的路。作者將許多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問題，以科幻的方式再現。

*城三部曲*則是科幻長篇小說，張系國希望創造出新的具有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文中主要以銅像城為基礎，描述閃族人佔領呼回世界後，呼回人對於閃族人的反抗。文中不斷的強調完整的全史早已記錄完成，卻又受到時空甬道毀損的關係而有所改變。其中所討論的是歷史決定論的問題，也就是如何理解我們的歷史與人類的處境。透過索倫城英雄的悲壯事蹟，所表達的正是張系國浪漫的歷史情懷。

《金縷衣》集結了十二篇科幻小說，主要以剖析人性為主。首篇 *金縷衣* 和 *珍妮的畫像* 討論人類在性別過度不平衡後，開始與機器人婚配，卻又因為機器人的某些缺陷而導致瘋狂。*天籟電腦* 則是科學家創造出能與宇宙溝通的超級電腦，但卻無法受人控制，因此世人多不認同，甚至認為科學家是騙子。只有科學家心中瞭解事實並非如此。*你幾時遇見真主？* 則是以虛擬世界中的電玩人物為主角，剖析其內心對於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恐懼感。藉以諷刺人類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君山奇遇記* 是說明未來世界中處理新聞的電腦，因為過度運算後，瞭解世界上萬物之間的道理，就如同聖人一般悟道，而不願工作，最後甚至出版各類經典做為報紙內容，諷刺人類未來的資訊爆炸，但真正有用的卻越來越少。*繼承者* 一文在說明人類為了繼承他人的一切，不惜用盡一切手段，但是在繼承一切美好事物之後，

卻忘了同時也繼承了危險與敵人。人生分列式 將人生二十到一百歲分成四等分藉由自己的喜好來安排先後的順序,但是能夠安排是一件好是嗎?先過完老年再過青年真的是先苦後甘?答案卻不一定。船 是說明星際航行的船長在經過四十年之後回到家鄉,卻發現一切都已經消失,剩下的只有投影機所出現的幻影,說明人類在未來世界回歸的困境。最後的四篇 紅包的故事、綠貓、藍天使、異鄉人 同時收在《玻璃世界》中是屬於互動式的創作,將在網路文學中一併介紹。

### (三) 網路文學

張系國的網路文學起源於《捕諜人》。他與平路合著了一本實驗小說。藉由兩人的信件往來漸漸構築出主角金無怠這樣一個間諜的面貌。透過兩人在信件中的討論、回應甚至是指責,不斷的加強了主角的背景。經由這樣的創作,張系國在副刊上開始徵求讀者一同撰寫科幻小說。或由張系國起頭,再徵求續文,最後張系國再根據續文做結尾成為互動式的科幻小說。就這樣收集成了《玻璃世界》,一共有十一篇小說。分別為 紅包的故事、靛青的海洋、橙髮辣妹火星人、黃金鳳梨酥、綠貓、藍天使、紫水晶奇案、黑石誌異、灰姑娘、白山黑水畫情橋、玻璃世界。內容上大多是發現自己或是身邊的人是外星人,並無特別之處。但是互動小說卻引發了未來網路小說,張系國將所有續文放在網站上供讀者參考,後來變成讀者紛紛上網接力寫小說,成為獨特的網路小說。

但是張系國也強調資訊爆炸後的網路小說有其問題。他在 誰說大象不能跳舞<sup>39</sup>一文中提到,後工業社會的重大突破就是電腦,而電腦文字處理軟件中都有個「出版」鈕,只要一按就可以將著作送上網路,人人都可以出版,因此人人也都得了資訊肥腫症。在所有的網路小說中,有太多參差不齊的作品,一定要選擇有獨特創意的才能接受。

### (四) 評論散文

張系國在小說創作之餘,也喜歡針對時事加以評論。包含早期在大學雜

<sup>39</sup> 張系國著：誰說大象不能跳舞，《男人究竟要什麼？》（臺北：洪範書店，2006年8月），頁53-56。

誌及近年來在報紙上的方塊文章，都有其獨特的見解。其評論的散文收集成《讓未來等一等吧》、《橡皮靈魂》、《英雄有淚不輕彈》、《男人的手帕》、《女人究竟要甚麼？》、《男人究竟要甚麼？》、《V 托邦》、《我們戀愛吧!電腦》、《造自己的反》、《帝國與台客》等等。其內容有談兩岸政治型態、文學創作理念、人性的衝突點、科技進步的問題、未來世界的發展、科技理論的評論、電影與文學的評論等等，包含的項目極廣，而在其中張系國總會提出個人特殊的看法。如在《V 托邦》一文中，他認為未來是電腦虛擬的世界，人類必須藉由網路來達到世界大同的目標，兩岸在政治或實際上不一定要統一，但是卻可由網路達到連結的作用，成為一個虛擬的國家。《帝國與台客》更是明顯指出臺灣在大陸與美國的兩大帝國之間遊走，應當左右搖擺，各取其利，而不應偏向任何一方，才能保持靈活性。

張系國的散文兼具理性的知識和浪漫的情懷，配合其電腦的專業素養，將時事用輕鬆的筆調評論，讓人獲益良多，也使研究者能從中更瞭解其文學創作的精神為何。

## 二、 豐富的小說形式

### (一) 科幻與魔幻

臺灣科幻小說中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黃海、倪匡為主，內容是以未來特殊的發明或工具為主要描述；另一類則是像張系國所採用的以如真似幻的想像情節作為主要題材，以及以社會未來概念為元素，透過已知的科學原理推論作為情節合理化與推展方向基礎。科幻小說由於站在現有科學的基礎上，讀者能夠透過已知的知識來瞭解作者所表達的想法，而這些由科學所延伸出來的部分使得讀者有符合現實的感受，是一種「偽寫實」。卻又因為能夠透過想像的發揮，無須受限於現實，所以能夠自由的開展情節與表現主題。張系國的《超人列傳》就是以人類未來的發展作為想像，讓人類發展所面臨到的問題透過想像與擴大來凸顯社會的問題。故事從主角自願成為超人開始，並且在太空中旅行，擔任其他超人的聯絡人，最後發現超人意圖毀滅人類而努力為人類找尋一個生存的可能。作者以主角在旅行過程中的見聞來諷刺超人文化的可笑，並加入聖經中人類的起源作為結尾，反諷人類在追求理性的過程中揚棄了人類情感、宗教與精神生活的問題。

另一種相似的小說形式為魔幻小說，作者透過超自然的狀態，以特殊的角度來敘述社會問題。在張系國的《焚》中，作者透過一位自焚青年上升的靈魂來觀看世界。故事從青年自焚開始，之後靈魂不斷上升，在上升的過程中他在一層層的高樓之中看到許多社會的問題，最後眼光回到母親及自己焦黑的軀體上。主角在不斷升高的過程中，逐漸的看清楚社會的真實與問題，除了諷刺平和的社會中有許多隱藏的罪惡之外，同時也讓讀者了解到自我必須提升自我的高度，才能真正了解社會的全部面貌。

另一篇《枯骨札記》則是以殭屍為主角的恐怖魔幻小說，作者透過殭屍來影射留學生的困境。以往的留學生文學中，從不曾以這樣的形式來表現。作者以殭屍陳死人為主角，描述殭屍在成為殭屍之後所面臨的痛苦，不但被村人唾棄，也失去了目標。就算後來成為所謂的「專家」，卻仍然無法擺脫自己內心對於家鄉的懷念，人生依舊沒有希望。當主角回鄉之後發現村人卻仍然汲汲營營的希望跟隨他們的腳步，只能犧牲自己來喚醒村民。作者以諷刺的角度、以魔幻的方式來展現留學生的問題，將當時社會上的留學生及眾人對留學生的看法表現的淋漓盡致。全文雖一字未提留學生，卻又處處有著留學生的影子，將科幻中以虛寫實的精神充分展現。

## （二） 寫實

張系國所運用的寫實方式有傳統的章回體，有的符合古典三一律，也有更現代化的多線敘述設計。在張系國的學習過程中，古典小說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不僅僅影響他個人性格的發展，在長篇小說創作上他也偏好以章回小說的方式表現。基本結構均是線性發展的，符合寫實小說的基本型態。如在《昨日之怒》中，以主角一年的行程為描述時間，將依照時間順序給予節氣名稱作為標題，共分成五章，各章之間的事件發展並不完全相關，僅僅由主角串聯。並且各章內容是藉由各個人物的回憶與議論帶出，構築一個記憶中的過去。龍應台認為這樣的人物與情節過於平面，人物在事件中沒有成長，主角與事件缺乏互動。<sup>40</sup>然而作者所企圖完成的並非完全再現當初的事實的經過，是要讀者藉由主角的經歷，表現出在美華人對於國家與自我之間

---

<sup>40</sup> 龍應台著：《最壞的與最好的——評張系國《昨日之怒》與《不朽者》》，第33頁。



的疏離問題，保釣運動僅僅只是疏離感受的載體而已。透過許多歷經保釣運動的知識分子的議論，雖不能總觀整體事件的始末，卻能夠更深切的了解到當時知識分子對於自我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問題。所以儘管其章回體的結構鬆散，但更能夠更真實的表現主題。

另一部作品《棋王》則是以古典的「三一律」來完成。強調統一的主題、單一的人物、單一的時間，全篇以第一人稱觀點敘述，讓主題與形式統一。全書中的情節變化快速，節奏明快而不拖泥帶水，人物動作多、對話多、內心敘述少，似乎每個人都急急忙忙的來去，表現出當時人們快速的生活腳步。由於人物與情節的集中，人物性格也更佳明顯，雖然個體之間有些差異，不過都是追逐利益的拜金主義者。

在短篇小說方面，同樣是寫實的形式，張系國卻採取不同的表現方式。有同樣保持三一律採直線敘述的《香蕉船》、《解鈴者》和《領導者》；有採取時間回溯的《冬夜殺手》；有近似魔幻寫實採多線敘述的《征服者》；有運用分鏡敘述的《不朽者》。不論透過何種特殊的形式，張系國總能秉持形式與主題貼合的原則。在《冬夜殺手》中，作者由結局開始，逐步將內容開展，就如同影片倒帶一般的敘述，這其中是充分運用時間的對比。簡政珍認為：「以客體時間來說，永恆的睡眠在短暫的睡眠之後，因為它是所有睡眠的終結。敘述時間和客體時間的極端對比，強化存在的悲劇。敘述的語言似乎使以死的肉體復活，而使人暫時性的存在錯覺為永恆。」<sup>41</sup>全文由死亡開始，回溯至狂暴的打鬥過程，最後倒敘至主角的睡眠，透過不連續語言敘述將鏡頭一步步倒轉，表現出人物存在的悲劇性。

《征服者》是以男女主角的性愛關係為主線，雜以主角的回憶與內心的掙扎，還有瘋狂的姑丈的理想與回憶。透過主角的串聯，三條敘述情節不規則的交錯行進，除了各自的發展與敘述，三條敘述路線看似不相干的情節卻又同時指涉著相同的主題，即「人想要征服自我與他人的想望」。作者採用類似蒙太奇的電影手法，讓「征服」的主題在全文中流轉，而在敘述角度轉換的同時，作者以一句「南寧已無敵蹤」象徵著包含主角在內的眾人有如唐吉柯德一般，找不到可以挑戰與征服的對象，並且讓眾人在最後的雲霄飛車

---

<sup>41</sup> 簡政珍著：張系國：《放逐者的存在探問》，第31頁。

上，看見了蔚藍的天空，了解到征服夢想的虛幻。

不朽者 一文中仍然保持著統一的主題與單一的時間，敘述觀點卻是不斷的轉換，人物各自敘述自我面臨的慾望與困境，卻在開始與結束時加入了跳塔的工人與跳塔的女人。針對此處，龍應台曾評論說：「第二節至第十一節之間，讀者由小玲、小芸、藍齊的觀點而分別深入他們的內心世界，看到這些教育良好、衣冠楚楚的紳士淑女如何在情慾裡浮沉，背棄別人也背棄自己。第一節與最後一節卻沒有人稱，沒有主觀，沒有任何內心的流露，沒有感情。所發生的情事與觀眾（讀者）似乎隔得非常遙遠，好像我們隔著一層透明厚實的玻璃看傾盆大雨。這個角度有很強烈的暗示作用。」龍應台認為這前後兩節提升了小說的層次，讓它不僅是男女情慾的探討，更是為勞工困境來發聲。<sup>42</sup>而個人認為這兩章確實具有畫龍點睛的效果，它突顯塔中那些身為知識分子的男女僅僅為了自我的情慾而憂愁，卻不能了解到塔外有更多需要關懷的人。最後安排女主角走出高塔，仰望欲跳樓的女子，正象徵知識分子必須走出自我的象牙塔，才能看見痛苦的民眾，透過關懷社會，才有不朽的可能。

張系國雖然是以寫實的方式呈現小說，但卻在情節安排中加入了巧思，讓人更能透過小說事件的鋪陳與情節的轉換來感受小說人物的問題與困境。

### （三） 書信

書信是藉由單一散文體來溝通雙方的情意、思想。而書信體小說是溝通的雙方以書信方式一來一往，將彼此的對話採取散文體的方式來表現，個人與對方的形象、性格，甚至小說情節都在這一來一往中展現。在張系國的小說中書信卻成為小說穿針引線、推進情節的重要關鍵。在《紅孩兒》中張系國將小說重要的敘述者刪除，完全以書信和文告作為小說表述的方式。但《紅孩兒》採取的是單方面的書信，僅僅只有各方人士寫給主角的信，將原本應該主角所寫的信給省略了，讀者只能透過所有人在書信中對於主角的對話，來建構主角的形象。例如：在父母眼中的主角應當是品學兼優的孩子，卻受到政治的影響而走偏了；在同志眼中主角是熱心於政治運動，對國家有所抱

---

<sup>42</sup> 龍應台著：《最壞的與最好的——評張系國《昨日之怒》與《不朽者》》，第33頁。

負的熱血青年。但是不論他人的看法如何，主角的形象卻都未能真實的呈現在讀者面前。張系國以他人所建構的主角來凸顯當代知識份子是在他人的眼光中，身上背負著眾人的期望，以致於原本應該擁有的自我性格受到壓抑，甚至消失。張系國以書信內容來敘述，造成主角的模糊，讓讀者在片面的了解主角，卻又對主角感到陌生。並且以文件作為小說事件的轉折，透過文件內容來推進小說。

另一篇《笛》則是全部以主角寫給朋友的十一封信件為小說的形式，但卻省略了朋友的來信。主角是一個被派駐到鄉下的小記者，在報導一宗雙屍命案案件的過程中，不斷的將近況與調查的進度傳送給仍在台北的同事。在信的內容中有許多不同的社會事件，透過主角對於社會事件的批判與處理，讀者可以建構出主角特殊的性格。主角以一種輕佻的文字將自己對於社會深切的期待展現出來。他一方面透過手中的筆來砧舂社會的不平之事；一方面在追查雙屍命案的過程中發現自己與社會的聯繫竟是毫無意義的。作者以主角主動的敘述語言作為信件內容，透過不同的語法和對事件的看法來建立主角的形象，同時也顯示出主角對於社會的不滿。由於對於現實的絕望，主角常常流露出對於工作的厭煩，但是卻又因為自己對於社會的關懷和責任，不得不繼續報導，於是陷入一種進退不得的情況。

#### （四）問答論辯與簡報

張系國變化多端的短篇小說中，除了時間與場景的變化外，更有二篇《決策者》與《本公司》打破傳統小說的形式，分別以測驗卷及簡報方式呈現。在《決策者》中全篇以二十三題測驗題為主體，並且加入主角的回答與所謂的標準答案。在數題問題之間卻又加入電腦程式語言作為各節標題，營造出全新的小說風格。電腦程式語言除了代表小說進行的順序之外，也指涉出主角陷入在錯誤邏輯的「迴圈」中無法跳脫。而測驗的形式與內容非常多樣。形式上大多以開放的問答題為主，兼有選擇、是非、填充等等，看似完美的一份測驗卷，卻是張系國借以諷刺當代教育的利器。測驗的形式充分的反應社會在培育決策者的態度上，試圖以一份固定的試卷來找出能夠作出正確決策的人，難道能夠答出標準答案的人就能成為一位好的決策者嗎？作者以測驗卷的形式來檢測主角是否有成為決策者的資格，卻又在各節之後加入「標

準答案」，讓讀者能夠了解到主角的答案是如何可笑，事實上「標準答案」也如同主角的答案一樣可笑。人生的過程中瞬息萬變，身為決策的主體必然有隨機應變的能力，如果被所謂的標準答案所限制住，又如何能達到正確決策呢？而在測驗的內容方面，包含主角的工作、家庭、感情，試圖將主角的人生全都包含在內。作者透過主角這樣的典型人物來反映社會上許多失去理想，僅僅為了爭權奪利的學人們。

另一篇小說《本公司》則是由主角對客戶的簡報。全文敘述觀點均保持在第一人稱，甚至連全知觀點的敘述者也被刪除了，讀者完全跟隨者主角的語言與思緒進行。透過主角對客戶的簡報與問答，將主角內心的矛盾呈現。其中包含三點，第一是主角一方面稱讚公司的產品與制度，一方面卻又要以公司制度的腐敗來作為拒絕客戶要求的理由。第二是以公司的榮耀來對照外國人對於中國人之死的漠視。第三則是面對客戶時表現出的親熱和私底下的批評。簡政珍提到這是運用反諷技巧，是語言的建構與解構。文中建構了公司制度完美、福利優渥、對客戶服務至上等表象，卻又透過簡報者內心的陳述將這些表象解構了。文章的開頭和結尾之處，主角不斷的強調本公司的福利優渥、規模巨大、是在替人類謀福利。與小說中段中公司內部的鬥爭正好相互對比，展現出跨國公司造成主角在內心上的衝突與異化，自己所說的話與內心的想法有所不同。在主角的對話中也可以看出來，簡報中除了制式化寒暄與介紹產品，就是對於公司同事的說明，作者以這一小段插曲是為了展現出主角內心的真正想法，凸顯主角在資本化的洪流中所保留的一點自我。

這樣的形式，看似沒有文學性，卻是有效的將社會問題展現出來，透過這樣特殊的形式，不但加強了小說人物的性格，也更能看到小說中所隱藏的意義。

#### （五） 內心的告白

疏離的主題中，主角對自我的獨白是一個重要的形式。張系國常以內心的獨白作為小說的形式，造成主角與內心呈現分離且陌生化的效果。在《藍色多瑙河》中作者以主角為敘述的主線，但是卻以主角內心的想法作為一個全知的旁白來串聯文章的進行，形成主角與自我內心的對話。在文中採取第二人稱的敘述觀點，以旁觀者的角度來檢視主角的行為，卻又在許多行為後

加以解釋，小說中的主角為了追求自由而逃離故鄉，然而內心卻不斷的思考自己的問題。文中的主角絲毫沒有任何主動的行為，甚至直接無法感覺到主角的存在，所有的敘述都是以內心的想法為主。作者一改由外在行為觀看小說主角的習慣，讓讀者從檢視主角內心開始，直接觀察主角內心因為衝突而異化的情形。

另一篇《守望者》則是以新聞報導加上五捲主角自錄的錄音帶作為小說的形式。小說以新聞報導開頭，對事件採旁觀的敘述角度，將事件表面作簡單的交代，讓讀者簡單的了解小說中各個人物之間的關係。然而其中的人物除了傷者未能發表意見之外，其餘相關人等都在自己的角度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包含警方、兇手與傷者的丈夫。然而卻未能真正了解到其中的感情糾葛和兇手內心的問題。就如同蕭颯的《一個國中女生之死》，同樣使用了新聞報導的形式，然而卻沒有人真正的了解女生為何而死、兇手內心的問題，僅僅只是陳述了一個事實與無關緊要的個人評論。張系國與蕭颯同樣以小說展現了事件都有表面與真相之隔。

而在其後的五捲錄音帶中，主角雖然向警方說明是盜錄傷者的電話錄音與自己的獨白，但是作者所呈現的只有兇手的獨白，可見得其所探討的問題並不在於傷者複雜的男女關係，更不是要透過小說來諷刺社會變化後所產生男女關係的扭曲，而是要透過主角的自白來探討主角內心因為男女關係的痛苦。文中的主角除了盜錄對方的電話之外，也經常在遠方偷窺對方的一舉一動。偷窺和偷聽的動作是一種病態的行為，作者以主角不正常的行為來表現出現代人對於自我的厭惡，因為對自我沒有信心，只能透過這種不正常的行為來滿足自我內心的渴望，但卻又對這樣的行為感到羞恥。這是疏離問題，以錄音方式成文，有另一種「製造」的真實感，讓主角誤以為是真實的接觸對方，也讓讀者在閱讀上對於事件發生有其真實感受。

#### （六） 憶往

回憶在小說中是一種特殊的敘述方式，運用主角在面對不同事件時所產生的感受並與過往的經驗作結合。回憶的妙用之處在於它不受時空的限制，可以在現實時間的進行中加入一段超時空的聯繫，卻又不影響時間的進行。在回憶中，作者透過小說人物內心的思緒跳脫現實，卻又能夠密切的與現實

產生聯繫，讓小說人物的行為作一合理的解釋。而讀者則可以透過回憶的敘述了解到主角過去的經驗對現實生活行為的影響。在《水淹鹿耳門》一文中，作者便運用回憶作為敘述的方式，在現實時間的進行中插入過去的回憶。全文共分為六節，第一節與第二節是由主角探訪過去的外國老友，並且帶回一幅名為「水淹鹿耳門」的畫，進而帶出過去的回憶。第三節到第五節則是主角回憶過去留學時與外國朋友相交的過往，第六節又回到現實生活中，主角在自家客廳中向他人介紹「水淹鹿耳門」這幅畫。作者在現實時空的敘述相當簡單，甚至只有短短幾句對話，主要內容在於主角回憶過去剛到美國的生活。其中主角所住的旅館外是許多外國移民的聚落，旅館內更是聚集了許多來自其他各國的流浪者。作者以旅館作為美國的象徵，不同人種的浪遊者來到美國追尋自己的夢，但是美國卻只是一棟外表破舊的旅館，給予眾人暫時休憩的住所，外來的人並沒有辦法真正的融入美國社會，只能透過回憶來緬懷過去的光榮或家園。在文中所安排的一場旅館聚會，眾人輪流唱著自己國家的民謠，透過民謠所傳達的是對自己家園的回憶，雖然遠離自己原生的國度，但是回憶卻是不斷的在心中繚繞。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來自俄國的「教授」，主角與教授交換著自己過去的回憶與經歷，兩人的友情便是建立在回憶當中。主角無意中提到的一個中國歷史故事「鄭成功擊退荷蘭人」，恰巧引起擔任船長的教授的興趣，作者運用這樣的巧合帶出兩人的聯繫，透過帆船的中介，兩人意識投射互動，打破了背景與國界的隔閡。兩人以回憶式的互動所產生的友誼卻正好與是自稱為民族熔爐的美國形成對比。張系國以回憶的方式來敘述，營造出主角對於這段過去的懷念，同時也說明這已經是過去式，並不影響主角目前的生活模式。

在《昨日之怒》中，回憶的使用更是頻繁，主角旅行中所遇見的人物，雖然生活在現實時空當中，但卻又都緬懷著過去的時光。回憶的內容除了真實情境的再現之外，同時也加入了個人內心的虛構，是一種虛實兼具形式。

《昨日之怒》中大量使用回憶，因為保釣運動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運動，參與的人數及影響的層面都很龐大，如果僅僅單靠一人的敘述或評論必然有偏頗不實之處。因此作者使用多面向，多人物的共同回憶。在每個人的回憶之中保釣運動不盡相同，有的提到過程時慷慨激昂仍不能自己；有的仍然忿忿不平的述說保釣失敗的原因，每一個人都有專屬於自己的保釣回憶。作者以共

同記憶作為敘述的原則，希望能全面性的反應真實保釣運動的存在。

### 三、 對知識分子的關注

#### （一） 何謂知識分子

張系國認為：「在現代社會，知識分子就是『以傳授、創造和散播知識為業的人』。如果我們這樣界定知識分子，那麼各級學校的教育工作者，專門從事研究工作的各種研究人員和文藝工作者，便是知識分子的骨幹。」<sup>43</sup>張系國身為大學教授，站在第一線的教育現場；他從事寫作、編輯和出版，因此他就是此定義下的知識分子。然而他認為知識分子與受教育者是有分別的，工人、商人可以是受過教育的人，但是卻不再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不斷的和知識傳授、創造和散播發生關係。知識分子與受教育者、技術人員之間的區隔便是對於真知識的責任。知識分子必須追求真知識、傳播真知識。

時下有許多知識分子卻沒有盡到傳播知識的責任。就如同《棋王》中的劉教授。身為大學教授，必須追求真理，傳授真理，但他卻不然，不但在外開設電子工廠，還藉著知識分子的身份，在外招搖，這便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知識分子。另外一種則是刻意的創造假知識，散播假知識，那更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知識分子了。在《亞布羅諾威》中，賈老師曾對學生提到，社會上有許多人對哲學沒有深刻的認識，卻僅僅因為懂得幾個專有名詞，就在雜誌上大做文章、隨意批評。卻不知這樣的行為會傷害了社會對於真理的追求，也傷害了知識分子的形象。

他身為知識分子，強調知識分子對於知識傳播的功能與責任。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知識分子對於社會影響力遠遠大於一般人，因此知識分子的生活環境，便更貼近於社會的現實。

#### （二） 知識分子的責任與價值

由於張系國身為知識分子，其生活周遭的環境也存在著許多知識分子，在它的小說中，知識分子變成為主要的人物與題材。因此他小說中的世界觀

---

<sup>43</sup> 張系國著：《讓未來等一等吧》，頁 30。

是一個屬於知識分子的世界觀。

他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與價值就在於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sup>44</sup>知識分子要能夠針對社會的弊病發出正義之言，提出自我的見解，提供社會大眾一個思考的方向。但是他在《知識分子的流失和人才的外流》一文中提到：「臺灣的知識分子，不能不說是大量的在流失中。老一輩的知識分子，早已自動的或被動的沈默了下去。這一代的知識分子，既然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講真話的勇氣也較小。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想追求真知識，只是他們明白奮鬥的枉然，唯一對得住良心的辦法，只有沈默。」臺灣社會進入一個威權統治的時代，使得知識分子的責任與價值逐漸消失。外在的壓力使得他們選擇沈默。選擇放棄自我所應負的責任，有時甚至被迫要為權力者宣傳。因此，新一代知識分子只有選擇沈默。

但是知識分子的沈默與冷血，並不表示他已經蒙蔽了雙眼，他的心仍然是雪亮的。他們仍會在適當的時機，以不同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於社會的關懷。就如同張系國選擇以小說來盡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一樣，透過小說，他對於社會的褒貶、批判依舊能夠傳達出來。

### 第三節 七零年代的臺灣與疏離母題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一直以反攻大陸為目標，對於台灣並未努力的加以建設。加上臺灣原本受日本統治，在政治上雖然是回歸祖國，但仍有相當大的隔閡；在經濟上，因為曾為日本殖民地，在二戰時受到盟軍轟炸，許多設施或物資都殘破不堪；在社會上，由於日據時代受教育的人少，大多數的人民都沒有基本的教育，民智未開。從四零年代國民政府來台，到六零年代開始建設臺灣，一直到了七零年代人民的生活才有大幅度的改變，不僅在政治上逐漸開放，經濟也隨世界各國大幅度的成長，人民的物質生活逐漸轉好，社會呈現熱鬧繁榮的景象。隨著政治與經濟的開放，文化創作也逐漸與世界接軌，透過西方文化的傳播，台灣在小說創作上也有的極大的革新。

#### 一、 政治上的抗爭與疏離

---

<sup>44</sup> 張系國著：《讓未來等一等吧》，頁 33。



一九七零年以後，國際社會產生了重大的政治變化，從一九五零年開始的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冷戰時代，已經逐漸完結了。國際社會走向更加多元開放的道路。在這個國際社會轉變的時代，整個世界都受到衝擊，臺灣也不能免除。在這期間，國際上有幾件對於台灣影響較大的事件。首先是一九七零年開始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接著一九七一年臺灣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北平、一九七二年中日斷交、一九七八年中美斷交等等，每一個政治事件都凸顯了台灣在當時的國際上處於弱勢狀態。國際上的政治弱勢，卻正好激發國人對於政治的熱誠。國人因為台灣受到其他國家的欺凌，開始有了國家認同的觀念。首先是由保釣運動的發起，大學生與知識分子開始重視到台灣主權問題，除了發起遊行希望外國政府了解到台灣人民的意願之外，也逐步的加強參與政治深度。在國內方面，軍事強人蔣介石逝世，蔣經國接任總統。早期《自由中國》雜誌所提出的文章表現出台灣人民心向民主的趨勢，而接任的蔣經國在政治上也採取較前代寬鬆的政策，人民開始逐漸的表達參與政治的熱誠。從一九七零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接著一九七二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一九七五年《台灣政論》創刊；一九七六年《夏潮》創刊；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創刊及美麗島事件。<sup>45</sup>雖然七零年代的政治運動受到保守政權的壓抑，但是卻開啟了八零年代的改革開放。人民開始反抗軍事統治管理，踏出追求民主的第一步。但由於民主運動的發展過於快速，執政者也相對的較為擔心自我政權的問題，在每一個事件當中都可以看到政權對於民主運動的鎮壓，但是在於人民前仆後繼的參與中，看到七零年代人民對於民主政治的渴望。七零年代的政治抗爭運動是不分族群的，眾人的共同信念在於建立一個民主、公義的社會。

七零年代是台灣民主運動熱烈蓬勃的時代，張系國也正好參與其中。身為寫實主義的小說家，對於如此能夠表現時代精神的事件，是絕對不會放棄的，因此張系國在他的三篇作品中加入了這三個政治事件，分別是《昨日之怒》寫保釣運動；《領導者》寫哲學系事件；《黃河之水》寫中壢事件。雖然同樣是對政治事件的描述，張系國並不以事件本身作為主要敘述的點，而是以其中的人物、精神為主，並且三篇的敘述方式與深入程度是有所差異的。

---

<sup>45</sup> 李筱峰著：《台灣史 100 件大事》（臺北：玉山社，1999 年），頁 80-116。

《昨日之怒》則是以保釣運動後期為主要場景，描寫參與保釣運動的華人在保釣運動結束之後，回歸自我生活。以主角陳澤雄為串場人物，將保釣人士的各個面向一一點出。其中仍有不斷投入運動、不願放棄的人，他們看著保釣人士一個個離開，卻不願承認失敗，過著困苦的日子，繼續推動保釣，然而事實卻是運動日漸凋零。也有回到自我職場工作，但卻仍懷念過去保釣運動的大團結情形，相對於自己生活在美國的土地上，為了微薄薪水而工作，內心是有無限感慨的。還有些是在美國工作，享有豐富的物質生活，雖然懷念台灣及當初保釣時的情懷，但是卻無法拋下美國的生活，回到台灣。文章中也對於保釣運動的失敗作了一番議論，透過眾人對於保釣運動的回憶與批判，透露出保釣運動失敗的主因是來自於內部的分裂及中國人不團結的民族性。

《昨日之怒》雖然不是以台灣為場景，然而卻是以台美港三地同時發起的保釣運動為主題。保釣運動是七零年代政治運動的開端，它激發了各地華人的愛國意志，激勵了人民參與政治的意圖，故有其談論的必要性。張系國藉由保釣運動的盛大遊行場景再現當時人民團結、愛國的一面，眾人不分族群、職業、階級，為了同一個國家的主權而抗爭，甚至希望以人民的力量迫使政府做出更加有利於國家的決定。但是它同時也批判了中國人不團結的問題。當激情退去，人民開始思考的卻是自我的問題，國家民族的責任又再次的隱藏在內心深處，就如同當時的台灣人民，仍然驚恐於國家政權的壓迫，努力於經濟利益的追求，不願對於國家問題有更深的付出。

其中對於政治事件描寫最為詳細的莫過於「領導者」了。故事是以陳鼓應、王曉波被捕時，張系國自己與王曉波妻子在外四處求救的情形為主要場景。<sup>46</sup>對於事件發生的當時張系國自己並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僅僅只有以朋友應該援助的想法來答應幫忙，卻在求援的過程中看到許多人現實的嘴臉，與感受到人情的冷暖。其中張系國也對自我內心的黑暗面多有著墨，寫出自己擔心會受到牽連，卻又不能放下不管的矛盾心情。然而在二十四小時後，二人終於獲釋，眾人又聚在一起時，卻又開始自吹自擂，認為自己毫不畏懼，是為了民主自由而犧牲的鬥士。或者是說自己在營救過程中盡了多大的努力，花了多少精神，犧牲程度不輸給他們二人。但是後來學生來求助於他們，希望能協助救援其他

---

<sup>46</sup> 根據本文附錄二中筆者與張系國訪談時所紀錄之訪談整理稿。

因案被捕的學生們，眾人卻又變的畏畏縮縮，絲毫沒有剛剛一絲的氣魄。在那之後，張系國對於知識分子軟弱相當鄙視，甚至懷疑當時被捕的二人曾經陷害過自己。最後是一位曾經在被捕當時陷害過張系國的學生的反省告白下，自己覺得體悟到了人性原本的真義，而豁然開朗。

張系國的「領導者」所批判的是政權對於民主運動的壓迫，人民在爭取自由的同時，也必須對抗龐大的壓力。當時的民主運動仍然以知識分子和學生為主，反抗當時以特務系統控制學校的政治力量，知識分子極力爭取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卻受到抹黑與拘捕。文中以主角金理文的心境來闡述當時政權對於知識分子的鉗制，以及眾人對於民主政權的渴望。但是他也批判在民主運動的過程中，許多藉由政治運動為自我的籌碼，爭取自我在政治上的利益。這些人倚仗群眾力量，卻成為新的剝削者，將群眾的力量作為自我的實力，雖然名之為「領導者」，實際上卻是造成群眾疏離的主因。文中的知識分子帶領學生抗爭，但卻未能真正保護學生的利益及安全，甚至為了保護自己而捨棄學生，造成學生對於政治的冷感，這是張系國特別以「領導者」為題來諷刺知識分子。

最後一篇則是《黃河之水》，它並非以中壢事件為主要軸心，但仍在全文後半段參雜其中，以主角詹樹仁為洪醒生助選為一事件，以自由雜誌為連接點，與當時的政治事件牽扯在一起。但是由於寫作的時機與政治情勢相衝突，作者的寫實性也相對較弱，未能有現實場景的描述。

張系國親自參與了其中的保釣與台大哲學系事件，對於現實瞭解程度遠大於中壢事件。然而也因為政治情勢的變化，從「領導者」時毫無避諱的直接運用場景及影射人物，到《昨日之怒》減少現實場景及政治性的描述，最後《黃河之水》創作時更是僅僅以一、二頁的篇幅來描述，這其中的轉變可以看出當時政治情勢雖然逐漸開放，卻也仍然受到強大的政治力量干預。人們急欲追求政治上的自由與獨裁政權的反抗，卻刺激了走向衰亡的獨裁政權的反撲。從張系國的作品最後迫放棄以寫實手法創作小說而改以科幻為主，可以看到張系國受到當局壓力而未能盡力表述現實。

## 二、經濟快速發展的七零年代

台灣經濟在六零年代以來開始成長，七零年代更是大幅度的躍進。台灣經濟逐漸從農業社會換轉變為工商業社會，在這段期間，政府大力建設台灣，十

大建設逐步完成。首先在人口方面，戰後的台灣人口銳減，但在台灣經濟發展之後，人口開始大幅度的增加，並且開始往城市集中。這是由於台灣開始以加工製造業為主要生活方式，台灣都會區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增加，人口就逐漸往城市移動。而工業和服務業的興起也使得農業逐漸沒落，其中就業人口原本以農業為大宗轉變為工業人口為主。而農業收入無法滿足人民使得農業人口也開始大量兼作副業維生。然而此時台灣的國民平均所得卻大幅度的增加，工人的工資與儲蓄也開始成長，人民開始使用現代化設備，包括彩色電視、電話、冰箱、洗衣機等等，人民的物質生活改善了，交通上也更加便利。鐵路、高速公路、汽車、機車都在台灣快速增加，人民移動的便利也更帶動了農村人口的流失。台灣逐漸工業化、商業化的社會，卻使得人民趨向「非人格」關係的「普遍主義」，注重數量和經濟「利益」，貶低存在本質和「立義」。<sup>47</sup>就如同張系國在《流沙河》中批判的大公司，在公司內部人人都為了公司的生產而努力。文中提到：

所有員工，上自經理下至清潔工人，都無時無刻不在動腦筋，怎樣才能把產品改良的更好？怎應才能提高產量？怎樣才能鼓舞大家的工作情緒？想，想，再想！是我們每個人的座右銘。<sup>48</sup>

員工的存在意義在於增加公司的產量與品質，提高公司的利益。個人的存在是為了公司的發展，而不是個人心靈上的提升的，人類被視為公司生產機器的一部份，其價值不在於人格的特殊性，在於個人能夠提供公司生產的幫助。公司將有功人員的肖像懸掛在牆上，並且表揚其對於公司的貢獻，表面上是讚揚資本主義中公司對於員工的獎勵，實際上卻是將人給物化了，人的意義在公司的制度下被「螺絲」、「檔案」給取代，人們就像是公司中的生產機器，不斷的、機械化的工作。公司員工之間並沒有熱絡的互動，員工在公司之中為了提高個人的生產價值努力，人與人之間是藉由產品而聯繫，人際關係也因此被物化了，並且是互相疏離的。

<sup>47</sup>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六零 - 七零年代臺灣社會與文學》，《苦悶與蛻變：六〇、七〇年代臺灣文學與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頁15。

<sup>48</sup> 張系國著：《本公司》，《地》，頁154。

因為經濟發展的關係，七零年代作家開始關心經濟所帶來的問題，大多數的作家所關心的是農村的存續問題和工商業社會中小人物的內心。張系國卻看到了不同的社會問題，他所關心的是在外界看來因為經濟發展而得利的知識分子。他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中的中產階級，雖然因為經濟發展而享受利益，但是同樣也面臨了內心的疏離，甚至對於疏離的感受比一般人更加強烈，所以張系國以小說來揭露知識分子的疏離問題。

在《棋王》中是以經濟快速發展的台北為背景，主角週遭的人物都是享受經濟利益的知識分子。從小說一開始的搭計程車，主角與友人搭上一部沒有冷氣的車之後便想要換車，可以看到在經濟發展之後，人們對於物質享受的重視，除了交通便利的要求外，舒適也成為重要的問題。物質享受也成為身分的象徵，劉教授一出場，作者所介紹的並不是他的學識或能力，而是一輛進口跑車。彷彿進口跑車才能證明他的身分和能力，個人存在的價值已經由外在物質所決定，不是自身人格或能力所能證明。在休閒交友的情形上，眾人平時難得相聚，大多數的接觸都是因為生產所造成的「社會相遇」，偶爾才有的聚會卻大多是吃飯、喝酒，人物們對於吃的東西也很講究，在宴會的閒聊話題總是圍繞著如何賺錢、女人等外在物質的東西，物質生活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充斥在日常生活之間。包含主角在內的所有人都在想著如何賺錢，但是他們卻與宋澤萊筆下的農村人們大不相同。農村的人物大多是因為求生存而不斷的努力賺錢，而《棋王》中的人物卻是在生活無虞的情形下，想要獲得更多的金錢利益。文中角色的共同信念是要獲得自由，然而這樣的自由卻是建立在許許多多的金錢之上，認為有錢才有自由。張系國以諷刺的筆法來說明現代都市人沉迷物質慾望，雖然口口聲聲說要追求自由，實際上卻是追求金錢利益。它批判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迷失了自我，喪失了傳統的精神，不再以維護傳統道德、著書立言或堅持理想為生存的目標，轉而追求自我的享樂，這種個人主義的精神從上而下的蔓延。知識分子是社會主流人物，當知識分子也不能把持自我，流於自我的享樂主義，社會的傳統道德將無所依循。

張系國的《棋王》是對於七零年代經濟發展與社會問題的諷刺。它批判知識分子掌握的剝削的機制，卻沒有對被剝削者有所照顧。在文中的神童擁有神奇的天賦，然而其他人卻只想要利用他來創造自己的利益，不論是預測股市還是開補習班預測考題，眾人並沒有考慮到神童的立場，當然所創造出來的利益

也就沒有神童的份。它批判制度化的剝削，由於經濟利益取代了傳統道德，人們不再堅持努力工作而獲得，反而對於不勞而獲的操作合理化，只要能夠獲得更高的生產利益，便無須考慮是否符合道德標準。

### 三、 社會進步後的理性思維

在經濟的發展之後，社會注重經濟和數量，認為一切事務都可以藉由理性的算計來判斷。在七零年代資本主義的大舉入侵之後，人們開始用「形式的理性」來思考、決定，為了到經濟利益的目標，人們以「形式的理性」來合理化行動，而不顧「真實的理性」。在「形式的理性」中所考慮的是手段使用之後的價值，認為一切手段必須對於自我的目的有幫助才是理性的。忽略了「真實的理性」應當是以整體為考量，忽略了一切必須在自然、社會和諧的情形下行進，才能達到整體的進步與利益的共享。資本家以「科技理性」控制了消費者的「個人理性」，使得人們難以逃脫宰制的命運。

張系國以《超人列傳》來批判理性的問題。它雖然是寫未來的二十三世紀，然而諷刺的卻是「形式理性」、「科技理性」快速發展的七零年代，文中不斷強調的「能度量方式合理，合理性才能存在」，透過理性檢查制度將一切不符合理性的事物消滅，包含人類的情感、慾望，甚至是人類的肉體都被視為不符合理性存在的物品。文中的「超人」為了追求在科學上的進步，為了延長存在的時間，選擇將自我的肉體毀滅，只保留理性的「腦」。但是人類發展科技的目的是在於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期待科技改善世界，而超人的科技卻失去了為人類服務的目的，科技發展僅僅為了純粹的進步而進步，科技進步並沒有為人類帶來美好的生活，反而帶領人類走向滅亡，這樣的科技發展是無意義的。

在「科技理性」的發展下，「邏輯思考」成為當代顯學。人們學習在面對事物時以邏輯作為判斷的依據，事事以理性思考為原則，但是卻因為自以為符合理性即可，忽略了人們感性的一面，也忽略了社會的變動性。認為事件的發展必然是直線式的，殊不知在複雜的社會結構中，事件的發展有許多變化與可能，忽略這些可能，將落入錯誤的邏輯中而不自知。張系國以《決策者》作為批判「邏輯思考」的相反論述。文中的主角以利益思考自我未來的規劃，希望透過鬥爭來爭取自己的職務，透過理性的算計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但是最後卻發現事情的發展不同於自己的「邏輯思考」，甚至與他的「邏輯」

完全相反。依照他周密的邏輯計算，他是可以順利取得委員會的掌控權，並且適當的處理感情與家庭的事務。但是他忽略的複雜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的權利結構，重視自我的邏輯卻忽略了他人的算計。尼采曾自問自答：「什麼是人頭腦裡邏輯的起源？肯定來自不邏輯。」人類的不邏輯來自於內心的情感與慾望，每個人都會因為自我的算計而忽略了許多因素，以及他人的算計。羅素曾經說：「記得生命比邏輯還大。」邏輯不一定能夠應用的人的生活經驗當中，生命的發展存在著太多不理性、不合理，邏輯又怎能完全包含。所以當主角不斷的操弄邏輯，就會如同維根斯坦所說：「倘若你在邏輯裡耍弄，除了你自己之外，你能耍弄誰？」張系國《決策者》中的主角在自己簡單的「邏輯」中試圖操弄別人的決定，讓自己能夠得到更多的利益，但卻在社會複雜的算計中全面失敗，甚至落入悲慘的命運。

經濟發展後，由於土地所生產的作物受到商人的剝削，農民所生產的作物不再屬於自己，農村經濟無法提供人們支持生活所需，人們不再固守土地，並且與土地產生疏離。取而代之的是工商業社會，工作機會大多集中在都市，使得農村人口開始往都市移動，原本的家庭結構產生變化，大家族的家庭模式崩壞，小家庭逐漸形成。人們對於家庭、土地的依戀被經濟利益所取代。在張系國的《地》中，石頭山坡地原本為陳家所有，在老人過世之後，三兄弟誰也不願意留下來守著土地。老大經商、老二做工，老三也想到城裡找事做，人人都想要逃離土地。耕種土地所耗費的精神、力量極大，然而所獲得的報酬卻少之又少，三兄弟誰都不願意留下來。陳家兄弟面對土地時心中所想的是生存的問題。老大認為地不好種，有那個精神，在外面也都賺飽了。三人決定賣掉土地。由此可以看出經濟發展之後，在都市中從事工商業對於農業而言，花費的精力少，但卻能獲得更大的利益。這使得農村人口大量流失，人們開始拋棄土地。

家庭結構也因為生產模式的改變而有所變化，人們為了獲得利益，不但放棄土地，也脫離家庭，家庭成員的關係需要藉由金錢來聯繫。在《香蕉船》中的女孩，因為主角擁有綠卡而與之交往；《地》中的陳家老三要到城裡賺錢，娶太太；《解鈴者》中女主角所說：「他總以為是界上祇有他們高雄醫學院畢業的，女人一定要嫁。」<sup>49</sup>三者所共同傳達的訊息是「結婚必須要以金錢為基礎」，

---

<sup>49</sup> 張系國著：《解鈴者》，《遊子魂組曲》（台北市：洪範書店，1989年5月），頁122。

這說明了在經濟發展之後，社會拜金主義充斥，男女之間的關係常常世界由金錢利益而結合的。



### 第三章 張系國小說中的異化社會

從文藝復興以來，近代的兩個中心信念之一是：對個人競爭的價值觀。這個信念是說，一個人愈是為自己的經濟利益奮鬥，增加財富，他就愈能對社會的物質進展有所貢獻。<sup>50</sup>這樣的觀念逐漸隨著經濟發展傳進臺灣。余光中說：「以前的小說家批評的對象是農業的舊社會，張系國批評的卻是工業的新文明。」<sup>51</sup>張系國以他特殊的科學背景，對台灣社會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提出問題，提出警告。針對臺灣邁入現代化後所產生的問題有獨特的見解，並藉由小說來呈現。小說中有許多以社會問題為主題，像是《本公司》和《流沙河》描述人在大公司的壓榨下所產生的問題，《香蕉船》以遣返偷渡美國的臺灣勞工為題，《解鈴者》寫家庭問題，《征服者》和《守望者》寫男女關係。可以看出張系國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而在這些描寫社會問題的小說中，可以將其分為三個部分。一是經濟問題，張系國所描寫的七零年代正是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他以《棋王》將當時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經濟觀念和社會價值的轉變呈現出來。他也看到了跨國公司對於知識分子的壓迫，使得知識分子逐漸受制於大公司的制度。另外則是在經濟價值的轉變之下，男女關係有了重大的轉變，呈現以功利為考量的情形。

第二個則是科技發展對於知識分子的影響。科技創造了許多新的產品，這些新產品使的人與人之間的關連起了變化。張系國在小說中以許多新的科技產品作為小說表現的形式或主題，像是《守望者》以錄音帶的方式呈現，《決策者》以電腦程式語言來做為章節的標題，《焚》則提到電視對人的影響。這些新科技破壞了社會中人與人的聯繫，帶來了新的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減少，並且增加了科技產品的隔閡。新科技也同時影響到人類的生產模式，知識分子的創造讓生產更加便利，然而卻使得人力需求大為降低，人們因此失去工作，失去自我努力的目標。科技對於知識分子的影響還有影響到人的思維模式。由於理性思維使得科技發展，科技發展帶來的進步使得人們更加崇尚理性思維。張系國以《超人列傳》、《決策者》兩篇小說來諷刺非人性的理性思維將會帶給知識分子極大的挫敗。

<sup>50</sup> Ronald.V. Urick 編，沙亦群譯：《疏離感》（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1974年12月），頁96。

<sup>51</sup> 余光中著：張系國小說的新世界——天機欲洩話《棋王》，《中國時報》1975年8月1日第12版。

第三部分則是討論人倫關係，張系國在小說中常以倫理關係作為議題，像是解鈴者、《昨日之怒》中的家庭問題，地、《棋王》中的朋友關係，亞布羅諾威、《領導者》中的師生問題，以及下一章所討論的國家政治問題，雖不是刻意安排，但卻很全面均衡地探索傳統倫常項目。透過小說，張系國將人倫關係在現代化後所產生的變異呈現出來。傳統倫常在經濟、科技的影響下，受到破壞，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愈來愈遠，甚至斷裂。

## 第一節 功利至上的金錢遊戲

在張系國的小說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他所關心的。他所關心的並非如何加速經濟的進步，而是社會在經濟發展之後所逐步產生的問題。在《棋王》中，張系國以新的角度來描述台北人，全文都圍繞著金錢這個主題，將社會在經濟發展後的新價值觀藉由小說人物來呈現，在小說中新舊兩代人物不同觀念的對照下，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價值觀的變化。張系國同時也批判大公司對於人的宰制，但是不同於陳映真強烈批判公司制度，張系國的小說是著眼於身在公司內部的人員。他也不同於楊青矗關懷被強烈剝削的底層勞工，而是關懷知識分子在公司制度中所產生的無力感。另外男女關係也因為社會價值的轉變而有所變化，張系國在《解鈴者》、《守望者》、《征服者》、《解鈴者》、《昨日之怒》等小說中都提到男女關係的變化，特別是《守望者》、《征服者》更是完全圍繞著這個主題來寫，張系國對於男女關係討論以「外遇」為主體，但卻並非譴責外遇，而是在外遇中看到男女之間對於感情與肉體的觀念因為社會價值轉變而有所變化。今以張系國小說中所描述的社會狀態，討論知識分子在經濟發展之後對於社會所產生的變化。

### 一、 金錢自由的社會價值

劉紹銘曾說：「白先勇寫的是五六十年代的臺北人，而張系國寫的，卻是七十年代的臺北人。」<sup>52</sup>七零年代的台灣，由於生產模式的改變，經濟大幅度的成長，社會價值觀也不同於以往。知識分子面臨社會的轉變，心態也隨之變異。在張系國的《棋王》中金錢成了重要的主題。以一個其貌不揚的神童為中

<sup>52</sup> 劉紹銘著：《天機洩後看棋王》《文藝月刊》76期（1975年10月），頁16。

心，所描寫的卻是圍繞著他打轉的知識分子。其中可以概略性的分為兩類，一類是保守型，另一類則是積極型。余光中認為這兩類人一則以黑一則以白為代表<sup>53</sup>。事實上，其中的人物性格無一相同，卻也有其共同的部分。正確的來說他們是在保守與積極之間的一道光譜，各有各的位置，同樣是被時代潮流所影響，然而個人價值觀的轉變程度卻有所不同。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卻同時受到了經濟進步的影響，漸漸的向金錢利益靠攏，也許賺錢的手段有所不同，但卻不斷的找尋賺錢的機會。

在《棋王》中可以看見新舊兩代的知識分子所展現出來的差異。而老一輩的方先生，一輩子專研學問，到了退休仍然是以寫書為志願。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如程凌、劉教授、馮為民等雖然內心深處仍保有其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想法，但是卻又無時無刻的想著要如何賺錢。程凌身為藝術家，雖然開廣告公司卻又一直參與股票投資、電視製作；劉教授和馮為民雖然在大學教書，卻也在外從事商業營利行為。一樣的知識分子，卻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就如同文中提到：

時代變了。我敢說，方先生一輩子沒有為錢操過心。他不會賺錢，也不想賺錢。老一輩都是這樣，價值觀念不同。我們非要賺錢不可。<sup>54</sup>

傳統的道德觀念賦予知識分子抱殘守缺、安貧樂道的精神，老一輩的知識分子守著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本分，從事教育或文化的工作，關懷社會，親近社會。經濟發展卻希望在追求財富中肯定自我，兩者之間產生了對立與矛盾。時代進步，帶來了經濟的高度發展，同時也帶來了物質享受的欲望。但是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受到經濟成長的影響，開始為錢煩惱、為錢操心。事實上，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並非因為生活困苦而對於金錢汲汲營營，反而是在生活無虞的情形下，追求更高的物質享受，甚至已經忘記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價值。然而，他們並未完全放棄自己，當他們見到彼此不能朝理想邁進時，仍會生氣的發出不平之鳴，就如同馮為民對高悅白說：「我自己沒有甚麼，學了這一行，再沒有

---

<sup>53</sup> 余光中著：張系國小說的新世界----天機洩話《棋王》，《中國時報》1975年8月1日第12版。

<sup>54</sup> 張系國著：《棋王》（台北市：洪範書店，1978年11月），頁137。

搞頭。可是我對朋友們抱著信心，看得比我自己更要緊。你畫這種東西，做甚麼呢？做甚麼呢？」<sup>55</sup>七零年代的新知識分子，受到傳統教育的培養，心中仍然保持傳統知識分子的思維。面對金錢環境的誘惑，卻使他們亟欲跳脫傳統觀念的束縛，擺脫知識分子的責任，所以他給自己一個擺脫的藉口，便是自己已經沒有任何可以發展的空間了，所以能夠放心的參與金錢的追逐，不必繼續背負著傳統道德的責任。但是，面對他人一樣的行為，卻又認為他們應當秉持著知識分子的責任，拒絕金錢利益的誘惑，抱持對社會的關懷，而不是為了利益從事自己所不願意之事。這就是新一代知識分子在理智與情感上的對立，認為經濟發展與社會責任是可以同時達成的，但是在高度追求經濟時，卻又發現自己無法擺脫經濟的困擾，甚至漸漸喪失身為知識分子的價值。就如同文中的馮為民，他一再強調自己做生意的理論，另一方面卻又認為這些理論很乏味，需要做學問來調劑調劑。但是被經濟利益沖昏頭的他，已經無法保持寧靜，他發現自己「滿腦子生意經，靜不下心來」、「不要說寫書，看書都沒勁」。這是經濟利益的壓力導致個人心中無法平靜，當離開賺錢的環境，心情仍然無法跳脫，此時便會產生空虛無力的疏離感。

《棋王》中一再出現一句重要的話，就是「錢最真實，錢就是自由」。主角程凌與朋友馮為民的爭論中說到：

我不管甚麼歷史潮流，我要自由。我只要賺錢，錢就是自由。<sup>56</sup>

主角需要錢來支持自己的理想，他開設廣告公司或炒股票都是為了賺錢來支持他作畫的理想，但是卻陷入金錢的追逐之中。文中熱衷於賺錢的人大多是以此為中心思想，認為在現代社會中，要能夠不必看他人的臉色，不必受人家的氣，唯有錢，因此每一個人都無所不用其極的賺錢。事實上這卻是一句相當有問題的話，這些人對於金錢的追求是在於擁有金錢之後精神上的逍遙自在，但是既然將自由歸因於物質之下，那就是矛盾的所在，因為物質的追求是無窮盡的慾望，就像是錢，多少才算是夠？多少才算是自由？由於物質是一種比較性的滿足，當他又發現有人勝過他之後，豈非又開始金錢的追逐，那必然終無寧日，

---

<sup>55</sup> 張系國著：《棋王》，頁 136。

<sup>56</sup> 張系國著：《棋王》，頁 138。

當然也就永遠無法達到自由的境界。像是文中的主角程凌和同事周培，原本開設廣告公司，為了賺錢利用神童去炒股票，在獲利之後，卻又不滿足的認為賺太少。周培在賺錢之後說道：

有幾十萬資金，我們正應該乘勝追擊，好好幹幾票。有你那位預言大師朋友提供情報，配合我的戰略運用，一定百戰百勝。你可不能退縮。<sup>57</sup>

張系國以周培來展現知識分子對於金錢無止盡的慾望，這次賺了一部分，就要乘勝追擊，下次當然也是一樣，如此一來，就永遠被股市、金錢所限制住，也就失去自由了。

《棋王》中，錢也是這一群人串連的重要工具。劉紹銘認為：「棋王」的世界，朋友間的對白越熱鬧，越顯得人心的荒涼。<sup>58</sup>在主角程凌與大學朋友聚會的場合中，所談論的不是股票，就是如何用藝術來賺錢。在與同事之間更是不談本業，總是談論如何投資股票。另一個角色劉教授出場時，更是離不開他所投資的電子公司。所有的畫面、對話都圍繞在金錢上，營造出一種金錢至上的社會氛圍。事實上，所有的個人競爭者未必都能夠達到自己所要的自由目標，就如同神童一樣，他在眾人眼中所代表的是一個賺錢的機會，人人都想要佔有他，但是沒有人能真正掌握。反而是當眾人發現了神童之後，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開始了。首先是程凌與周培，為了如何使用神童，兩人不斷的爭吵，並且是帶著猜忌的心來看待對方，認為程凌的刻意隱瞞是為了要獨佔神童的好處。後來則是神童失蹤，人人都懷疑對方趁機綁架了神童。為了追逐經濟利益，眾人之間已經喪失了朋友間的互相信任，喪失了對人類價值的信任感。全文安排了這樣吵吵鬧鬧的畫面，正是要諷刺其所謂「錢就是自由」的理論。眾人在不斷的猜忌中失去對彼此的感情，甚至為了要成功而選擇犧牲他人，人們所期待的自由又怎麼可能在這其中找尋到呢？

在《棋王》的疏離世界中，張系國卻安排了如下的場景：

程凌家附近有一片水田，這兩年沒種甚麼，聽任野草蔓延。有人牽來

---

<sup>57</sup> 張系國著：《棋王》，頁 124。

<sup>58</sup> 劉紹銘著：《天機洩後看棋王》，頁 17。

水牛養在田地上。每天早上公共汽車經過，水牛就從草堆探首做長鳴狀。<sup>59</sup>

程凌家附近的水田與水牛不同於《棋王》中的功利世界。當主角看見這樣一片景象時，他可以迅速忘卻煩惱，心情變得愉快，覺得精神抖擻。這是因為在主角的周圍雖然充斥著許多功利的環境，但內心之中，也還保留著一些過去、純真的想望。作者在這其中加入了這樣的場景，以水牛所代表的農業文化和公共汽車所代表的工業文化作為對比，指出七零年代正處於兩種文化轉銜的中界，人們在面臨工業文化的疏離問題之後，開始省思農業時代的美好情景。就如同方教授或程媽媽一樣，他們也是前一個文化時代的人物，相對於主角和他的朋友們受到現代化的改變，方教授與程媽媽仍是一種理想人格的典範。張系國以這兩方面來描述，既可以作為諷刺其他人與社會的貪婪，同時也為疏離的知識分子指出一個純真美好的模範。

在另一篇小說《香蕉船》中則表現出對於人際關係的思考為金錢考量所篡奪。主角在回國途中遇到一名被遣返的偷渡客與一名華裔女孩，因為同是台灣人而答應協助照顧偷渡客。文中以飛機為場景，在對白的敘述中每個人的行為都因對話內容而有所改變。

首先是偷渡的船員，他原本在海軍服務，退伍後還是從事船員工作，因為船員薪資低而冒險偷渡。認為只要能在美國工作，一定就能夠賺到錢就算要因此而犯法也無所謂。經濟的壓力使得他不斷的找尋更多賺錢的機會，當壓力大於道德感時，便容易衝破法律的規範。所以他認為：

假如能夠作滿兩年，存個幾千塊，我就往移民局一站，讓他們送我衣錦還鄉。<sup>60</sup>

在經濟發展後的社會，金錢成為衡量人的價值的唯一工具，道德感不再是社會的基本價值。就像偷渡客一樣，只要他能夠賺到錢，就算是被移民局遣送回國，他也認為是「衣錦還鄉」，也就是說只要有了錢，就算犯法被捉也不在乎。而

<sup>59</sup> 張系國著：《棋王》，頁 38。

<sup>60</sup> 張系國著：《香蕉船》，《遊子魂組曲》，頁 5。

同行的主角卻只是勸他「下次小心一點，多賺點錢，補回來吧。」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中，身為知識分子的主角應當是社會基本道德的維護者，但是主角卻一樣認同偷渡者的想法。當傳統基本價值因為資本主義入侵而受到破壞，人類生存的價值與意義變成了累積金錢的財富追逐，人就會受到金錢所支配，甚至漸漸拋棄其他的支持人類生存的價值觀。就像偷渡客在被遣送時，原本看著家人的照片，期待與他們見面，但是一旦有了偷渡的機會，他又會毅然決然的放棄他們，繼續追求財富。他說：

看他們做甚麼？我去美國打工，賺一筆錢再回家。您請放心，我有辦法。  
再見！<sup>61</sup>

他賺錢的目的從原本希望與家人過著幸福的生活，卻又因為賺錢而與家人分離，金錢的追逐使得人輕易的放棄家庭與親人。而他的妻子原本因他被遣返擔心，在沒有見面的情形下，只因為得到主角一筆錢轉交的錢並而感到放心，絲毫沒有考慮到偷渡的危險。當人在追求經濟自由時，往往不自覺的喪失人類的基本尊嚴與自我價值，並漸漸與他人疏離。

再者是另一名同行的女孩，原本對於主角不太理睬，後來卻成了交往的對象，其中的轉變就是「綠卡」。當主角說出他擁有綠卡時，女孩的態度從原本漠不關心的樣子，立刻有了轉變。她先是去化了妝，再與主角聊的開心，後來甚至著急著想要結婚。對於女孩態度轉變，完全是因為主角擁有美國居留權。也就是說女孩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先是以外在的身份價值來判斷一個人，選擇的對象必須是要能夠有助於自我外在的利益，能夠讓他。就像主角所擁有的綠卡能夠讓女孩獲得美國的居留權。所以吸引她的不是主角本身的內涵價值，而是外在的附加作用，文中也提到女孩的家人也在台灣，並且反對女孩遠嫁美國，但是女孩為了美國的永久居留權，不惜與家人分離。人與人在交往的過程中本應為心靈的交流，但由於經濟發展，人們的精神層面漸漸被物質所取代，人與人交往，必須透過外在物質牽引才能溝通，使得人與人之間有了隔閡。

張系國透過小說將知識分子對於金錢利益的追求表現的淋漓盡致。在《棋

---

<sup>61</sup> 張系國著：香蕉船，《遊子魂組曲》，頁9。

王》中，從第一頁開頭到最後都離不開錢，知識分子在物慾的社會追逐金錢。張系國以傳統知識分子與現代知識分子作為對比，新舊兩代人物的對照下可以看到傳統知識分子安貧樂道的精神，也顯示出現代知識分子對於金錢的渴望。小說中以冷氣、跑車、股票、來突顯現代知識分子追求的是外在物質，而不是方教授或主角母親所可望的精神安慰。其中最關鍵的設計是神童，張系國透過眾人對於神童的態度來表現出眾人對於金錢的渴求程度。但是張系國不以批判的筆法來描述眾人的醜態，而是以人心在面對金錢利益時所產生的變化及人性的黑暗面來述說，期望讓知識分子所面臨的人性問題忠實呈現。

## 二、失去人性的商業公司

本節將以張系國的《本公司》及《流沙河》作為討論對象，說明知識分子身處與大公司內部與他人產生的疏離問題。小說所關注的問題是資本主義擴張之後，巨型跨國產業應運而生，個人的競爭開始受制於大公司與大團體。於是個人的努力不再有等值的報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漸漸邁入惡性競爭，而商業公司內部的成員正展現出現代化社會中人性疏離的一面。

在《本公司》一文中主角在介紹產品的對白中，透露出自己對於公司制度及勞工之間的不滿。本文雖然是以對白方式寫成，但全都是透過主角作為敘述主體，而對方的話則由主角以問句複述，營造出主角自問自答的現象。主角藉由複述對方的問句來確認問題，既可以確認對方正確的意思，並且藉由複述時思考回答的方式。但這也顯示出主角對於回答問題是相當有壓力與恐懼的，深怕在問題中出了差錯。這樣的壓力來至於公司的管理制度，公司的業績壓力使主角在面對客戶時，必須好好保握，避免有所偏差。在跨國企業中，常常會以固定的銷售額作為員工的評比。就像：

請看牆上掛的銅牌，琳瑯滿目，都是總公司頒發的獎牌，本分公司一連得到過五次獎牌，每年都超額完成總公司規定的銷售額。<sup>62</sup>

主角面對客戶時雖然以這樣的獎勵沾沾自喜，但是其內心卻是擔憂任務無法完

---

<sup>62</sup> 張系國著：《本公司》，《遊子魂組曲》，頁 40。



成時，自己將會受到懲罰。文中以「獎牌」來獎勵績效，同時也是提醒員工自己所應承擔的責任。張系國以此諷刺資本主義社會獎勵績效，以業績作為考量，當業績完成時，就會得到獎勵，反之業績無法達成時，就會有所處罰。就如同主角在小房間中對下屬提到：

今年總公司配給我們的銷售額又增加了，市場已經飽和，生意不容易做，到時不能達成任務，你我都要倒楣。<sup>63</sup>

主角對於公司的銷售額度是相當擔心的，公司不斷的增加銷售配額，員工就必須不斷的加強推銷，張系國以此諷刺大公司利用制度來壓榨員工，奪取員工所有的生產，但卻美其名為「獎勵銷售」。在文章最後，主角提到：

本公司本著為全世界人類造福的崇高宗旨，不惜耗費巨額研究資金，發展最新機器，日新又新，為全人類服務。

本公司永遠在前進，本公司永遠在發展，本公司永遠在替人類造福。有一天本公司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sup>64</sup>

雖然口頭上一直強調其公司在為人類謀福利，但是更重要的其實是為公司謀福利，該公司不斷的擴大，不斷的牟取各方的資源，而成為巨型怪獸。並且會持續的壓迫其內部員工，讓更多人與更多社會陷入同樣疏離的問題之中，又怎能為人類造福呢？張系國以這樣反諷的的方式將大公司的問題呈現出來。

另一方面主角原先與同事規劃一同回台灣為總公司成立台灣分公司，希望一展抱負，並且主角在回到分公司之後，努力打拚，希望能夠獲得公司賞識，升任成為分公司經理，但是公司先是指派外國人格林擔任經理，在被舉發貪污之後，又改派林肯。這使得主角瞭解到公司對於他們只是利用，並沒有意願升任他們為分公司經理。主角身處於跨國公司，為了爭取個人的升遷，開始批判同事、上級，希望能夠將這些潛在或現有的敵人消滅。知識分子在未受到經濟利益影響時，原都保有為國家盡一份力的想法，但是當開始有了利益關係之

---

<sup>63</sup> 張系國著：本公司，《遊子魂組曲》，頁 43-44。

<sup>64</sup> 張系國著：本公司，《遊子魂組曲》，頁 49。

後，原本應當是以合作關係相處的同事，卻成為了最麻煩的敵人，因為只要能夠打擊敵人，自己邁向成功就更進一步。這樣的心理問題導致人與人間的仇恨與敵視，使的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逐漸加深，而自己內心的憂慮也就更加深刻。就如同宋子佳對主角說：

過去他們需要我們，現在我們沒有用處，祇有認命，好好做個公司人，公司要我們去哪裏就去哪裏。我也是不得已。我們自己兄弟，何苦同類相煎？<sup>65</sup>

透過「過去」和「現在」的對照，張系國以時代變化來觀察知識分子的疏離，主角與宋子佳原為一同努力的伙伴，但卻因為得不到公司肯定而認為是宋子佳阻撓，只好不斷的藉由吵架來發洩心中怨恨。而宋子佳也明白說出知識分子在公司內部所遭遇到的困境，公司以利益為優先，當需要你時，必然會全力配合，但是一旦完成任務，就沒有用處了，這時就只能認命。知識分子面臨如此功利的處境，由於個人無法與大公司抗衡，最後都只能壓抑自己，接受公司安排。宋子佳了解自己屈服在大公司之下的無奈，雖然失去了自我，但是對於主角，宋子佳仍然保有其最後的情義，認為大家同樣是受到公司的宰制，但不要因此而傷害同伴之間的感情。張系國以一句「我也是不得已。我們自己兄弟，何苦同類相煎」將知識分子對於公司體制所造成的無力感呈現出來，說明主角與宋子佳雖然受到大公司的影響而走樣，但是對於人與人之間的情誼，仍然記得原始的那份感動。因為對於公司的無力感，而影響了其後來的表現。主角說：

替洋公司做事，就是這麼回事，我勸你也不必太賣力氣，都是為人作嫁阿。<sup>66</sup>

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的壓迫下，漸漸的失去了自我的意識，對人類價值、人類尊嚴感的喪失。他開始從事無意識的上班、下班、銷售，所有的工作都成為一種機械性的行為，由於失去了努力的目標，他的行為也不再具有熱情，就如同大

<sup>65</sup> 張系國著：本公司，《遊子魂組曲》，頁 46。

<sup>66</sup> 張系國著：本公司，《遊子魂組曲》，頁 46。

公司中的一個小零件，雖然持續的運作，但並不會思考，也不會有主見，當壞了、不見了，隨時可以替換。就像是主角在對客戶簡介最後所說：

本公司自一九〇一年創辦以來，日漸擴大，組織健全資本雄厚。本公司現有各型產品五千餘種。本公司的分公司遍佈全球。<sup>67</sup>

這樣無意義的介紹在先前已經重複，對於客戶的說明就像是讀演講稿一般的機械化，介紹機器時也是採取同樣的方式，對於型號、外觀、功能加以介紹，並不考慮客戶的需求與想法。

人在大公司的運作下，逐漸成為沒有人性的人。如同文中提到的王得功，工作賣力在公司做了六年，卻因為得不到上司的歡心而被解雇，連遣散費也沒有。主角認為上司並沒有把他們當作人看，這樣的公司體制，讓人無法在其中獲得應有的尊嚴，不論如何努力，只要不喜歡，就可以立刻解雇。公司與員工之間，缺乏了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信任感，員工終日處在人心惶惶的情形下，便失去對公司的向心力，逐漸走向封閉的世界。然而，在上司的壓迫下，知識分子會出現反抗體制的行為。例如：主角擅自加發遣散費給予離職員工、與下屬共同謀畫投訴上司等。這樣的反抗事件是知識分子再受到壓迫之後所產生，試圖以現有的力量，突破資本主義體制的規範，雖然無法完全達到平衡內心的無力感，但仍能表現出知識分子面對上級壓迫後的努力。

由於失去了個人競爭力的鼓舞，主角對於客戶所採取的態度，便是以敷衍或制式化的說明。主角在帶領客戶參觀時，滔滔不絕的說明中，大多只是念出稿件中所應當介紹的事項，對於客戶的要求或問題，都是制式化的回答，一句「我沒辦法作主」就回覆了，絲毫沒有為客戶尋求解決之道。在知道對方的家世背景之後，又拚命的找出親屬關係或套用交情，希望以進一步的關係來使客戶願意購買產品。私底下則是和同事批評客戶的種種行為，認為客戶是不斷的在挑剔、刁難，讓主角與客戶之間成為一種鬥智敵對的雙方，都希望對方能夠退敗，並且達成自己想要的目標。由於大公司的銷售制度，使得銷售者與客戶對立，無法藉由成功為客戶服務之後達到應有的成就感。張系國透過主角與客

---

<sup>67</sup> 張系國著：本公司，《遊子魂組曲》，頁 49。

戶之間的聯繫，展現出雙方的關係都是以經濟利益為主要思考模式，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純真的情誼。主角與顧客雙方都希望能獲得掌控的權利，但卻因此讓自己在大公司的宰制下無法突破。

在《流沙河》中是以主角兩兄弟為小說敘述的兩條線，哥哥在大公司研發新產品希望能帶給同胞更好的生活；弟弟則加入游擊隊，參與革命對抗強權。透過兩條主線的相互指涉說明大公司的經濟侵略與獨裁者同樣可怕。哥哥所任職的大公司管理制度完善、工廠整潔、設備精良、福利優渥，文中提到：

本公司最成功的地方：卓越的企業管理，合理的勞工福利制度，優越的工作環境，所以本公司從沒有勞資糾紛，本公司的產品永遠品質優良！

68

然而這樣的企業管理表面上給予員工相當多的福利以及照顧，但是卻無法避免員工對於公司產生疏離感。在梅友實驗<sup>69</sup>中發現員工疏離感的產生原因是由於工作特性呆板、一致，無法看到生產的整體性，就算是提供再多、再好的物質享受，也無法避免此一疏離感的發展，進而導致效率的低落。公司對於思考研發的鼓勵充斥於公司的每個角落、物品、餐具，都是希望員工能在有限的時間內不斷的提高生產的效率，工人在生產的運作下，失去了人的自主性，成為整個生產機器的一部份。

主角在公司中擔任工程師，負責設計自動化工具來代替人力，提高效能。他曾說：

我們慢慢努力，世界總會變得更好的。我們多發明一樣東西，世人就多一點幸福。<sup>70</sup>

但是他也瞭解到，當自動化工具開始代替人力時，獲得利益的將是大公司而不

---

<sup>68</sup> 張系國著：《流沙河》，《地》，頁 153。

<sup>69</sup> Ronald V. Urick 編，沙亦群譯：《疏離感》，頁 120。以西電公司中芝加哥霍桑工廠中的裝配電話線圈部門，作為實驗對象。此部門是一種單調而不需技術的工作，以休息制度、娛樂、餐點等等不同方式實驗，發現其增加生產的效果短暫，唯有改善工作的社會面時，工人態度才會轉變。

<sup>70</sup> 張系國著：《流沙河》，《地》，頁 157。

是員工或一般民眾，大公司可以因為自動化生產而漸少人力的使用，降低成本，但勞工將失去他原本的工作及重要性。就像是文中的製圖師，一方面介紹自己的工作給主角聽，一方面卻又擔心自己在設計成功之後將會失業。而主角雖然擔心對方，但同樣的自己也是為了保住工作而不得不做，甚至擔心為來自己會自掘墳墓。由於企業的制度，使得人與人之間成為敵對的雙方，既要完成公司交付的任務，卻又不想傷害到別人，最後只能放棄關懷社會與他人。張系國以自動化生產設備為題，將機器取代人力的問題展現。人類在追求便利的設計中，找到了「自動化」這樣的方式，但卻忽略了人性的問題。小說中主角面對即將被取代的工人時所產生的罪惡感讓主角感到憂心，這與主角當初所堅持「發明讓世界更好」的理念相違背，讓主角內心產生衝突。

現代科技提供許多便利性，但是也喪失了許多人性。主角在一次空軍攝影的設計會議中發現，公司將研究自動判讀空軍偵察的照片，並且準確率只要求在百分之七十，但是主角卻提出問題說：

這不是統計決策學的問題。一個人被炸死了就是死了，百分比再高對他又有甚麼用處？<sup>71</sup>

大公司發展到後來變成以公司利益為考量，一切事物都被轉換成數量，沒有任何事情比提高公司銷售數字重要。公司並不關心社會、民眾與員工，如此一來大公司的發展越大，對於社會的害處將會加深，所帶來的疏離感將會更沉重。主角身為知識分子處在其中，對於大公司唯利是圖，不考慮社會、道德、人命的作法感到厭倦。原本加入公司希望發明更多工具來造福人群，如今卻有許多無辜的人將因自己的發明而失業甚至喪命，面對公司的非人性，知識分子唯有選擇離開公司，但是逃離了公司，卻不一定能逃離內心強烈的疏離感受。

張系國描寫知識分子在面對人性問題時的內心衝突，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心中仍然保有深刻的道德觀念和人道精神。知識分子想要透過自己能力的發展來對人類或世界有所貢獻，然而卻被大公司所利用，在現實與道德之間掙扎。

---

<sup>71</sup> 張系國著：流沙河，《地》，頁 159。

### 三、 功利導向的男女關係

張系國小說所描寫的現代社會中，男女關係成為男女鬥爭的一項工具。肉體關係並不是在愛情的基礎之上發生，而是為了達成某種利益所使用的工具。在《守望者》中的英文教師鍾麗芬，雖然已婚，但仍然周旋於陳經理、龔代表及幾位教師同事之間，希望能夠藉由肉體關係從對方身上獲得金錢利益。

對於她而言，與男性相處就是要獲得利益，而要獲得利益必須付出自己的肉體：

十一月八日兩人相識，相識才三日，就在萬華的華冠旅社中發生了關係，隨後兩人一直密切往來。<sup>72</sup>

對於同事之間的相處原本應當是以禮相待，但已婚的兩人卻未能以禮自持。張系國以兩人相識「才」三日，說明就算是互相產生愛意，也不至於三日內便發生關係。因此，不正常的相處模式才會導致後來不正常的關係。她後來便以這種不正常關係像男方勒索錢財。對於她來說自己的肉體就如同釣魚的工具，當男性上勾了之後，便開始以此要脅，要脅金錢、要求接送、要求出國旅遊，她所要的就是物質上的享受。但是她雖然自以為能夠周旋在眾人之間，同時她自己也成為了別人的玩物，將男女之間的關係由心靈轉化為物質，但過多的物質慾望使得她自己更加的空虛。在她的想法中，感情成為一項可以買賣的物品，只要能夠出的起錢，就可以買到，身為知識分子的她，為了利益將感情與肉體出賣，只為了以物質慾望填補空虛的心靈。張系國並不批判貞潔上的問題，而是對於女主角以感情來交換物質上的享受有所批判。文中提到：

你要龔代表帶你出國，你要他給你錢。他嘻嘻哈哈對你說那些下流話，你不覺得噁心嗎？難道你看不出來，他是在玩弄你嗎？<sup>73</sup>

張系國以女教師複雜的感情世界與物質慾望來顯示現代知識分子追求功利的醜態。女教師將感情作為籌碼來交換利益，龔代表則是以金錢來換取感情和肉

<sup>72</sup> 張系國著：《守望者》，《遊子魂組曲》，頁 86。

<sup>73</sup> 張系國著：《守望者》，《遊子魂組曲》，頁 90。

體，雙方都了解到其中並無真愛存在，而是一場感情與物質的交易。

不同於其他作家以「男女性愛關係機械化」來說明現代人的疏離感受，張系國有其獨特的手法。在《征服者》中，對於男女性愛的描述是以主角執信與女友莉莉的性愛場面、主角回憶和現實畫面三部分交錯拼貼而成。以蒙太奇的手法，讓讀者將男女關係與戰爭聯想在一起，形成現代男女關係有如戰爭一般，彼此互相攻伐，透過性愛為戰爭的武器，希望在男女關係中取得征服者的地位。全文開頭就是「讓我在上面好不好？」雖然是一句簡單的要求，但是卻是以上下的位置關係來說明了男女之間都想要掌握主動的權力，透過掌握性愛主動的地位來達到征服對方並且進而控制對方。文中提到：

「舒服嗎？愛不愛我？」

他含糊應著。她並不干休，再問一次。他大聲說愛。這時節一切爭辯均屬多餘而極端可笑。她喜歡在高潮時逼問他是否愛她，他的承諾與她的質問同樣無益，然而他們仍舊樂此不疲。<sup>74</sup>

女主角運用性愛的關鍵時刻與技巧控制對方，讓他願意大聲的回答出「他愛她」這樣的空虛的話語，但是她也知道這樣的話語不過是主角在受到壓迫之下所說的，無法表達出他內心真實的感受。她卻不在乎，只要能夠聽到她所想要的答案，就能夠彌補她空虛的心靈。在性愛中，涉及一種驅策力；與另一個人的融合與合一。如果說性愛是開始於對母愛的分離，必須在另一個異性之愛中尋求合一。<sup>75</sup>莉莉無法在家人中獲得情感上的滿足，她認為家人都不喜歡她，尤其是她的母親。她與家庭的關係斷裂，必須尋求愛情的填補，所以她以性愛為手段，希望男主角能夠不斷的表達對她的愛與關懷。她無法達成家人的期望，所以她對自我缺乏自信，必須藉由男主角不斷的鼓勵來增強她的信心。而她也知道男主角的鼓勵是言不由衷的，是受到她肉體的誘惑與控制之下所說的，但只要她能夠繼續控制、掌握男主角，她就能夠繼續保有這個謊言對她心靈的滿足感。當男主角要離開時，就如同她唯一的依靠即將消失，她便會繼續的挑逗他，讓他願意留下來，如果肉體的誘惑失去效用時，她就會選擇對方的弱點加以攻

<sup>74</sup> 張系國著：《征服者》，《遊子魂組曲》，頁 177。

<sup>75</sup> 佛洛姆著 陳琍華譯《理性的掙扎》（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年8月），頁 54-55。

擊：

現在卻坐在床頭像獵犬監視獵物般戲弄他，不給予他任何逃脫的機會。

76

她知道男主角與她都是互相需要，也同樣沒有自信，她藉由攻擊對方的弱點，讓對方瞭解自己的無助與空虛，希望對方能夠因此回頭來接受她。但男主角卻選擇逃離現場，使得她不得不從新使用肉體攻勢，尋求她唯一的安慰。張系國透過男女主角在性愛關係上的表現，突顯雙方在肉體交歡與情感交流上的衝突。

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在性愛結束之後，常以分手作為討論的話題，文中提到：

「我們也該分手了。」

「是你先說的。」她跳下床，迅速穿上睡袍，坐在床沿，冷靜的望著他。

「有人要我嫁給他，當第三房姨太太。」

「你答允了？」

「還在談條件。」

「我們的事呢？」

「反正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這麼說太不公平，我愛你」

她突然哭起來，「沒有用的，你要我怎麼辦？我不能唱一輩子。我知道我唱得不好。」<sup>77</sup>

張系國以兩人在性愛後的分手場面來敘述兩人特殊的情感與結合。兩人都愛著對方，但卻都已經為了分手作準備，男主角提出分手，女主角立刻加以反擊，宣稱有人希望自己能成為他的姨太太，男主角卻立刻反悔，希望能夠繼續在一起。張系國透過兩人的對話展現知識份子特殊的感情觀。雙方保持一定的肉體關係，對於感情的未來卻又抱持著不確定性，除了不斷的測試對方是否還愛著

<sup>76</sup> 張系國著：《征服者》，《遊子魂組曲》，頁 183。

<sup>77</sup> 張系國著：《征服者》，《遊子魂組曲》，頁 199。



自己，甚至還以感情交換未來生活的保障。

在小說中，張系國並沒有批判感情，而是提出男女關係受到經濟利益的影響。《守望者》的女老師以肉體交換利益，是將男女關係物化了，肉體和金錢、出國旅遊一樣，都是可以藉由金錢交易而取得。《征服者》中的男女主角彼此相愛，但卻彼此攻擊。因為雙方都在感情之中加入了利益的考量，希望取得掌控對方的有利位置，並脫離對方的控制。張系國以男女性愛鬥爭來展現知識分子在愛情中的矛盾心態，既不願承擔責任，又希望能保持感情的聯繫，陷入到得與失之間的矛盾心態。

## 第二節 虛假的現代科技

張系國以科學家的眼光、社會學家的角度及小說家的文筆，將現代科技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以特殊的小說來呈現。像是諷刺科技改變生產模式的《流沙河》、《本公司》；諷刺科技產品帶來新的溝通模式的《守望者》、《焚》；諷刺科技影響人類的理性思維的《超人列傳》、《決策者》。張系國面對科技進步時，並非一味的希望追求科技化，而是提出人類在享受科技所帶來的利益時，應當要注意科技所帶來的副作用，即將成為現代人所要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像是人際關係的毀壞、生產模式對於人存在性與主體性的影響、極端理性思維與錯誤邏輯推理所造成的問題，本節將一一分析。

### 一、 科技造就新的人際關係

科技對人際關係影響深遠是現代文化的大問題，關於這，也是張系國小說著墨很深之處。作為科學家卻又秉持存在主義，他的小說《守望者》便是以現代錄音科技做為小說的形式，來討論知識分子面對男女問題的困境。

《守望者》是以一則新聞報導加上五捲錄音帶所構成的小說，說明主角王照雄與外遇對象鍾麗芬的衝突，而五捲錄音帶的內容是他盜錄對方的電話並且在其中加入自己內心的話語。主角因為無法與對方見面，便以非法的方式錄下對方的聲音，並且不斷的聽，當他聽取錄音時，他認為自己就是守著對方。他說：

等晚上家人都睡了，我就聆聽錄音帶，重溫你生活的每個細節。這比肉

體的接觸，更使我感覺靠近你。<sup>78</sup>

由於不正常的關係使得主角不常與外遇對象見面，就算見了面，他也無法聽到對方用真心的話語對待她。因此，他錄下了她的電話錄音，在電話錄音中，主角可以真實的瞭解到對方生活中的每個細節，透過細節來瞭解到對方真正的內心，所以主角認為聽錄音比肉體的接觸更加真實，由於兩人的接觸是在一種利益關係之下的結合，並無法達到情感交流的目的。主角認為他自己所接觸到的情人是一個虛假的個體，唯有在錄音帶中對方才會展露出實際的個性與態度，這才能找到真實的對方。這樣的錄音帶也是女主角與其他人的曖昧之語，同樣的是一種甜蜜的謊言，但是透過錄音帶，主角也才能知道自己所面對的情人其真面目為何。

由於對方混亂的男女關係使得主角在感情世界上受到挫折，無法時時刻刻與對方相守，所以他採取竊聽的方式，透過聆聽對方的話語，讓主角認為自己仍然守護著對方。

但是這是以不真實的錄音帶來取代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無論他如何安慰自己，仍然無法消除內心的空虛。他說：

一個人坐在草地上，聆聽你和那些人的打情罵俏，反而覺得和你無比接近。你和我一樣寂寞。你比我還要寂寞。<sup>79</sup>

面對冷冰冰的錄音帶，主角雖然能夠一解相思之苦，但是內心的空虛感並沒有因此而感到滿足。反而是認為自己非常的寂寞，甚至認為他人也同自己一樣寂寞。這樣的寂寞是因為情感無法正確傳達，自己內心有太多想要對方瞭解的話語，只能對著錄音機說，就算說的再多，對方還是不能瞭解。自己對於對方而言就如同隱形人一般。張系國以主角思念對方來傳達人與人之間仍然保有真愛，然而這樣的真愛卻是透過電話與錄音帶來連結的。主角透過錄音帶回顧對方而感到寂寞，同時也了解到女主角透過電話與人打情罵俏的行為，與自己同樣寂寞，甚至比自己嚴重。

---

<sup>78</sup> 張系國著：《守望者》，《遊子魂組曲》，頁 89。

<sup>79</sup> 張系國著：《守望者》，《遊子魂組曲》，頁 89-90。

這種忽略式的對待讓主角陷入自我存在的懷疑中，自己必須藉由與對方的碰撞來證明自我的存在，所以主角選擇與對方同歸於盡，讓對方能夠真正的認識到他。

文中提到：「人的記憶，能夠塗抹掉一切不完美的細節。如果人不幸而竟能巨細無遺，記住所有的事情，就再也不會追求完美。」<sup>80</sup>在科技工具的輔助下，使人類達到如此的境界，因此人類必須接受所有不完美的物事，而這些不完美的記憶卻導致人與人之間的裂痕，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不能藉由時間而逐漸消逝，而是一直存在於人們之中，這樣的衝突讓人心逐漸失去對他人的信任與認同。由於世間所有的不完美都被紀錄下來，人們知道完美不過是理想中的世界，一個無法達到的世界，如此人們便失去了追求的動力。張系國以此批判科技，認為人們藉由科技紀錄一切，然而科技所紀錄的卻不一定是我們所需要的。透過科技，人們輕易的進入一個虛擬的情境，一個科技依照原始事件所營造的情境。但是這樣的情境卻沒有真實的人物存在，其中的感情、文化都假象。科技帶來新的感情模式，人們在科技中以為找到真愛，卻因為這些假象反而疏遠了真實的感情。

在《守望者》一開始便是以新聞報導的方式來敘述，張系國採用這樣的敘述方式在於說明人們過度依賴媒體來瞭解事件的發生和過程。然而新聞報導雖然強調是以客觀公正的立場來撰寫與報導，但是仍然是透過新聞工作者的自我意識型態所轉化，其內容包含了事件發生的經過與相關人士的說明，而這樣的說明是不能夠完整的將其中的所有緣由展現的。讀者透過新聞報導來瞭解這一件事件，對於讀者來說並沒有任何的助益。當人們在體驗這些經驗時，自我應當和從前有所不同，但是在這樣的疏離型態的報導中，其自我的內在並無改變，只有對此留下一點模糊的印象。這樣的新聞內容不能帶給人們任何的省思與成長，人們透過報紙瞭解社會新聞，卻無法與其中的人物產生聯繫，甚至無從得知其內容是否正確，因為新聞給予人們的不過是一連串看起來像是事實的事件。在《焚》一文中小女孩看到電視新聞的報導之後說道：

電視新聞真差勁，實際經過精彩刺激多了。我才不要看這個呢！<sup>81</sup>

<sup>80</sup> 張系國著：《守望者》，《遊子魂組曲》，頁 91。

<sup>81</sup> 張系國著：《焚》，《地》，頁 197。

電視新聞所呈現的事件是由記者將所有相關的人與事做一個拼湊與連接，呈現的是不完整的面，並且加入了記者的猜測。觀眾在觀賞之後所得到的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消息，並不會因此對於其中的人物產生關懷，因為它少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就如同小女孩所說的，她所追求的是聲光效果的刺激，在刺激之後她的內心是空虛的，她並沒有因此對於自焚的青年產生關懷或憐憫，內心的自我在經歷這樣的過程之後並沒有成長，所獲得的不過是一堆圖表和分析數據以及沒有根據的評論。人們在長期接受這樣的資訊之後，養成了對於事物冷漠無情的態度，對於眼前所發生的事件，就如同一件新聞報導一樣，能夠平靜、無情的分析：

一點辦法也沒有。除非在點火之前阻止他。一旦點著了，不出三十秒鐘，  
嘶

82

人群的分析正確而有理，但是卻少了對於人類的關懷，缺乏人性中悲天憫人的一面。對於這樣的自焚事件就像是一般電視演出的虛幻故事，能夠輕鬆的做出判斷。由於人類長期面對科技產品的影響，使得人們對於眼前真實的事物也如同觀賞電視節目一般，文中提到：「他們的目光嚴厲而挑剔，如欣賞電影院招徠顧客的短片」。人們採取冷漠、無情的態度，圍觀群眾中沒有人能夠真正體會到自焚青年的苦以及對於社會的控訴，所有的一切就在滅火器中成為殘渣，人群隨著火光結束而散去，就像是欣賞完一場表演一般。

張系國認為錄音帶、新聞報導、電視等科技帶給人們新的人際關係。錄音帶將人類的一切紀錄下來，將過去的情景複製下來，能夠不斷的反覆撥放，讓人們沉醉在複製的假象之中，無法自拔。新聞報導則是將事件的過程紀錄下來，因為強調完整，其中不帶有感情或態度，人們透過新聞報導來瞭解社會，個人的觀點被新聞所影響，甚至被新聞控制了，使得人們採取冷漠的態度來看待社會。電視節目是虛構的，透過電視，人們習慣於欣賞或評斷，認為社會發生的一切都是虛假的、無須太過在意。張國所批判的是科技所造成的「感受疲

---

<sup>82</sup> 張系國著：《焚》，《地》，頁 196。

乏」。科技產品藉由大量的聲光效果來刺激人們，讓人能夠藉由感官刺激來達到享樂，但是這樣的享樂卻不能帶給人們滿足與進步，反而帶來心靈的空虛感。人們在長期的使用科技產品之後，對於社會由原本的關懷轉為冷漠，認為一切都如同科技所帶來的刺激一樣虛假，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漸漸被科技所取代，人跟人之間逐漸的疏遠，剩下的是一個個獨立而疏離的個體。人們無法在科技中的假象產生真實的聯繫，只能活在科技的假象中。張系國諷刺科技使人際關係疏遠，今日網路文化的高度發展，正說明張系國所提出的問題仍然存在，並且藉由網路科技發展而更加強烈。

## 二、 科技取代人力的生產模式

在西方歷史中，手藝構成了創造性工作演進中的一個高峰。工作不僅是項有用的活動，也是一種伴以深度滿足的活動。彌爾斯曾對手藝的主要特點，做過明白的敘述：「手藝一道，除了被造之品與創造過程本身之外，別無其他潛在的動機。日常工作的細節，都是富有意義的，因為在工作者的心目中，工作細節並不跟工作的產品相分離。工作者可以隨意左右其工作的行動。工匠因此能夠從工作中學習，並且在工作的進行中，利用並發展其能力與技術。工作與遊戲，或工作與文化並不分開。工匠的謀生方式，決定了他整個的生活方式。」<sup>83</sup>而在時代的進步之中，手藝漸漸成為一種落後的象徵，由於生產的速度太慢，產品的品質不夠穩定，資本家開始捨棄手工技術，採用機器來代替人類。人類從原本是生產主體的地位，轉變成為機器的奴僕，公司聘用人類來操作機器生產產品，人類不再掌握整體的細節，工作被轉變為一種純粹的工具，這種現代化的特性，張系國在《流沙河》中寫到：

工廠廠房世間寬大明亮的長方形建築物，屋頂上一排排的日光燈間，垂下千萬條巨蟒般的電纜，以綿延不絕的精力，為給那些嗡嗡作響的藍灰色機器。穿白色工作服的技師們穿梭往來，推著各式各樣的儀表台，輪流服侍那群藍灰色的怪獸，量它們的脈搏，調整它們的呼吸。<sup>84</sup>

<sup>83</sup> 佛洛姆著 陳琍華譯《理性的掙扎》，頁 126。

<sup>84</sup> 張系國著：《流沙河》，《地》，頁 152。

人類在新的工作環境中成為機器的奴僕，負責照顧機器的身體，確保它們能夠順利的運轉，機器不再是為人類的服務的物品，而是人成為了機器的服務者。人們不再直接參與生產製造，生產的工作是經由機器所負責，人們與產品之間失去了聯繫，人不知道為何要生產這樣的產品，甚至不知道生產的產品為何，這樣失聯的關係讓人們對工作失去興趣，認為工作只是一種賺錢的方法，不再是其本身具有意義的人類活動。工作本身既無尊嚴、又無重要性，工作唯一的意義就只有拿薪水：

我們這些工程師的任務就是設計新產品，設計成功了就加薪升級，設計不成自己也得滾蛋<sup>85</sup>

主角面對自我的工作而有所疑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否對人類有益，但是受迫於生存的壓力，自己並不能思考太多，如果沒有完成任務，自己將面臨物質缺乏的生存壓力。但工作所獲得的如果只剩下薪水是無法滿足人類自尊的需求的，工作之中必須要能保持學習、快樂以及高度的興趣，如果沒有，那這樣的工作即是痛苦。因為工作剝奪了個人自由創作的慾望，人類在壓迫強制之下過著定律的生活。再以生活艱難的威脅做為武器的機械、法則之前，人類已經放棄了個性生活，變成法則或機器的奴隸；甚至演變成沒有機械的製造物便無法生存的地步。<sup>86</sup>變成只因為外來的壓力才勞動的機械產物，是人類最大的痛苦，相反如果因為自我個性的表現而勞動，則是快樂、愉悅的。就像地中的石頭仔，他以最原始的方式將石頭地中的石頭挑出來開墾為稻田，一做就做了三十年，這樣的方式在旁人看來是個很笨、很慢的方法，但是他卻甘之如飴，就是因為他能夠在工作中獲得自我的肯定，他創造出一種獨特而符合自我個性的生活方式，不受到社會法則或是機械的壓迫，將自我的生命力透過土地和種植展現出來。張系國認為機械將人們的個性給消磨了，忽略了人對於產品及生產過程中的情感。透過石頭仔，張系國展現出一種純真的生活方式，不在乎生產力、不在乎產品價值，重要的是在生產的過程中展現出自我的價值所在。張系國批判工業化生產破壞人類工作與文化的聯繫，認為生產模式應當注

---

<sup>85</sup> 張系國著：《流沙河》，《地》，頁 156。

<sup>86</sup> 廚川白村著 林文瑞譯：《苦悶的象徵》（臺北：志文出版社，1982 年再版），頁 9。

重個人價值與文化的提升。

由於科技的進步，大量的自動化機器代替了人力的需求，雖然使得生產速度加快，並且減少了人力的使用，讓企業能夠快速、大量的生產，但是這樣的利益僅僅回饋到企業與資本家身上，對於勞工而言，既沒有享受到機器所帶來的利益，反而使得自己失去了工作的機會。因此柯爾伯把機器稱之為「勞工之敵」，孟德斯鳩也因為機器減少了所需工人的數目，而稱機器是「有害的」。機器既然具有取代人力工作的威脅，那麼，人類對於新機器所產生的疑慮，是可想而知的，在《流沙河》中繪圖師提到：

「貴公司真有把握設計出能自動閱讀繪圖的機器？」

「好傢伙，等你們設計成功咱們可都要失業了。」繪圖師打了個哈哈，室內其他的人可沒有笑，大家目光都集中在赫南地茲身上。<sup>87</sup>

由於自動化機器的出現，勢必取代原本依賴人類勞動的工作。勞工在面臨工作即將被取代時，原本依靠工作所獲得的滿足感及存在感便因此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與無力感，所有的勞工在面對機器設計師時，心中是充滿的恐懼感的。雖然繪圖師是隨口說說，但是這也正是他心中的疑慮，其他人在聽到自己即將被取代時，目光便集中到敵人身上，那是一種充滿怨恨與無助的眼神，自己的命運將操縱在別人手上，當他人創造成功，自己就即將面臨失業。

科技的發展原是為了追求幸福與成長，人類從原始時代開始，藉由不斷的創造與發明而進步，希望讓所有人能夠達到幸福生活。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也是為了人而存在的，但是快速發展之後，反而變成是人為了社會和經濟而存在。當經濟發展如果對社會中的任何一個團體有害，就不能稱之為一種健全的發展，科技取代人力的新生產模式，使得人類生產速度增加，但是卻帶給更多人對於未來與自我能力的無力感。而人們在協助開發生產機器時，就如同為自己挖掘墳墓：

---

<sup>87</sup> 張系國著：《流沙河》，《地》，頁 156。

最糟的是，那胖老頭還極耐心的為我講解他製圖的程序，明曉得我來的目的就是要使他失業。他神情好像是在掘自己的墳墓。<sup>88</sup>

科技不斷的發展之後，人類將不斷的面臨科技對於人類的挑戰，科技將取代人力，甚至管理人類，最後就如同《超人列傳》所說：

二十世紀，野蠻人和文明人就並存於世，但野蠻人終被消滅。在廿四世紀的今日，凡人和超人並存於世，我相信凡人不久後也將被消滅。然後，就只剩下超人和人工腦了。就這樣，人類不斷的昇華，不斷的進化，終於完成了宇宙賦予人類的偉大使命！<sup>89</sup>

人類不斷的創造發明甚至製造出取代自我的機器。透過人類不斷的發展科技，最後導致自己滅亡，就如同是在自掘墳墓一般，藉由自己發展的科技來消滅自我。

《流沙河》中的主角同時也思考到同樣的問題，他發現自己的發明似乎會造成別人的不幸，他隨口敷衍了對方，他對繪圖師說：

「也許成也許不成，我們還得仔細研究。」<sup>90</sup>

「絕不至於如此，自動化的目的只是幫助你們將工作做的更好更快，絕不會取代人的職務。本公司在設計任何機器時，一向都注意到人的因素以及如何創造出新的工作。你們不會因此而失業」<sup>91</sup>

主角所說的不過是安撫對方的話，事實上自動化設計正是使對方失業的主要因素。

張系國以主角的話語道出現代科技對於人性及人力的漠視，科技的發展加速了產品的生產速度，也減少了人力的使用。這樣的科技不再是為大眾服務，而是淪為少數資本家藉以剝削、壓榨勞工的工具，身處其中的勞工卻只能互相

---

<sup>88</sup> 張系國著：《流沙河》，《地》，頁 156。

<sup>89</sup> 張系國著：《超人列傳》，《地》，頁 131。

<sup>90</sup> 張系國著：《流沙河》，《地》，頁 155。

<sup>91</sup> 張系國著：《流沙河》，《地》，頁 156。



敵視和攻擊，希望延緩自己面臨淘汰的時間，但最終仍然免不了要面對滅亡的結果。主角內心卻對於自己的工作感到罪惡，自己原本是想要讓世人多一點幸福，現在卻是成為了資本家剝削的工具，當他想到這些時，對自我的能力與肯定感到疑惑，甚至害怕面對他人的眼光。他只能安慰自己的說：「想他做甚麼？這又不是我們的錯。」<sup>92</sup>以逃避的方式來減輕自己的內疚。但是這正好與大公司的口號「想，想，再想！」<sup>93</sup>相違背，他們所想的是公司能給的報酬、機器的生產、科技的發明，卻不敢想像人類未來的後果和命運。張系國以這樣對比的兩句話來諷刺人類在思考科技發展的問題上，已經忽略的人的因素。

### 三、 非人性的理性思維

從工業革命以來，科技進步為人類帶來經濟發展與生活的便利，但是同時也帶來的污染與環境的破壞。而在思想上，科技思潮的興起使得邏輯推理思維大行其道，卻也破壞了傳統道德與思想的傳承。人們在科技的影響下逐漸重視理性思考，但卻開始忽略了人類感性的一面，使得人類情感無法宣洩，彼此之間無法透過情感來聯繫彼此的心靈。在張系國的 *超人列傳* 和 *決策者* 可以看到科技如何影響人類決定；理性思維走到極端將忽略感性而成為非人社會。

張系國的 *超人列傳* 是以科幻方式所寫成的小說，在未來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被理性化，科學家成為最受人歡迎的工作。主角斐人傑是一位成功的科學家，為了研究更高深的學問，他希望自己被改造成為壽命更長的超人，能夠在有限的生命中，為科學研究做出更大的貢獻。他認為人類的生命太過短暫，又必須花費太多時間在一般生活事物上，無法專心研究。為了研究，他要成為只有精神沒有肉體的超人。這樣的他就可以專心一致的進行研究工作。但是在「能度量方是合理，合理性才能存在。」的思考方式之下，主角首先要面對的便是家人與親情的考驗。當他成為超人時，他就必須要與家人分離，孤身到太空研究。主角在成為超人的前一刻回想：

他愛這個世界，他愛丹娜，他也很欣賞這具肉體能帶給他的種種歡愉。

---

<sup>92</sup> 張系國著：流沙河，《地》，頁 156。

<sup>93</sup> 張系國著：流沙河，《地》，頁 157。

但他也不斷的告訴自己，這並不是他所要追求的。真理，科學的真理，才是他唯一的目標，為了追求真理，他下定決心要犧牲其他的一切，他覺得這是他必須負起的偉大使命。<sup>94</sup>

張系國以主角內心的掙扎表現出主角面對理性與人性的抉擇。在理性的思維中，主角應當為了研究放棄一切，高深的研究才是實際存有的東西，才能對人類社會做出貢獻，而感情與親情都是無法衡量的，因為無法度量所以不能稱之為存有，所以也就可以忽略。但是當真正面對分離時刻，知識分子仍然不能完全以理性作為唯一考量的點，完全忽略親情與愛情。他還是想著家人，並且以追求真理的願望來強迫自己犧牲其他一切。人類畢竟是群居的動物，當進入理性研究的領域，必須忍受長期孤獨與寂寞，就像主角乘坐太空船獨自在外太空漂流，雖然能夠專心研究，但是人類的情感卻無法宣洩。主角渴望與人類交談，進行情感交流來彌補空虛的心靈。

再者，全然以理性作為思考角度的話，研究的成果將會有所偏頗。研究必須以人為出發點，必須帶有懷抱社會、關愛人類為基礎，但是純粹理性的研究將會陷入為了研究而研究，所得到的結果不見得有益於大眾。在《超人列傳》中甚至以誇張的方式說明人文科學家試圖將所有文學批評以統計數字來呈現，並貶低文學批評中的價值判斷，讓文學批評只剩下一堆圖表與數字。這樣的研究使這些知識分子陷入一種矛盾的情結，研究既然不能有益於社會，那不如放棄，但是因為當初的決定，如今卻又無法回復到過去的樣子，也不願因放棄並回歸家鄉讓眾人嘲笑，便只好繼續忍受孤獨，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

理性思維發展到達極致，便開始消滅反理性的事物，就如同人類的肉體、感情、性等。主角在說服妻子丹娜自己要成為超人時曾說：

我也並不希求長生不死。可是凡人的生命太短促了，即使現在醫學那麼進步，也活不到兩百年。在這短短的一兩百年內，還有三分之二——不，五分之四——的時間是用在無關緊要的活動上面：喫飯、睡覺、穿衣、脫衣、洗澡、駕車、運動。真正用來想問題的時間實在太少了！<sup>95</sup>

<sup>94</sup> 張系國著：《超人列傳》，《地》，頁 94。

<sup>95</sup> 張系國著：《超人列傳》，《地》，頁 92。

主角認為除了思考科學以外的事情都被稱之為「無關緊要」，將科學、理性置放的人生的最頂端。而超人是只剩下腦子的人類，他已經突破許多「無關緊要」的事物，但是當人工腦出現之後，所有非理性的事物將一一被消滅，連人類也都無法倖免。理性思維的研究原本是以謀求人類與社會福祉為依歸，但是當理性思維過於強烈時將排擠到其他屬於人類的特性，甚至傷害到人類。張系國以科幻方式預測在理性思維無限擴張之後，人類將面臨自我毀滅的危機，透過科幻小說的處理讓凡事以理性推理為主要思考模式的現代人，瞭解到人類包含理性與感性兩部分，當人類極端偏向任何一方，必然會試圖消滅對方，然而缺了任何一個部分的人類就不能成為真正的人類。

另一篇 決策者 中，張系國以特殊的試卷題目作為小說的形式，透過主角對問題的解答與正確答案來對照，展現出現代理性思維中所產生的缺點及迷失。不論是問答題、是非題、選擇題或翻譯題，都是現代學科測驗中所常見的，在測驗之中有所謂的正確解答，張系國同樣的也在主角的答案之後附上了正確解答。張系國以批判的角度來看現代教育中的測驗方式，認為這樣的測驗雖然表面上公平，但實際上卻是漏洞百出。測驗正是將個人的能力以理性思維來衡量，將人的能力數量化。在這八個章節之前均附有一個標題，這些標題是依照故事進行的順序安排，其中各節的標題中是以電腦的程式語言呈現：

- A. Go To 這是指邁向決策者開始。
- B. If 這裡是指當一位決策者「如果」面臨事情的思考方式。
- C. Then 這裡是指決策者「然後」要處理的便是身邊瑣事。
- D. Else 這裡是指為決策者設想「另一種情況」。
- E. Begin 這裡是指決策後計畫的「開始」。
- F. Do 這裡是指決策後計畫的「執行」。
- G. End 這裡是指決策後計畫的「結果」。
- H. Go To 這是指重新開始。

張系國這樣設計這八個標題正是知識分子的思考與決策過程，而主角在每一個過程中的回答看似完整而正確，然而比照作者所附之正確解答卻是錯誤百出，實為失敗的決策者。但在最後作者安排了重新開始，說明了人的思維是在這其中無法跳脫，人便是在這不斷循環之中流轉。所代表的是知識分子按照制式化

的思考模式與推理，認為只要能夠依照這樣的法則執行，必定能夠達成目標，卻不知到自己正陷入一個機械的循環之中。錯誤的理性推理將人類情感因素排除在外，純粹以個人邏輯推理來判斷事情，將使得決策走向錯誤與不可挽回的局面。但又因為人類相信自我依循著理性做出判斷，反而受到理性的蒙蔽，無法檢視自我的錯誤，甚至到最後也無法瞭解自己失敗的原因，所以也就無法逃離錯誤的理性思考。

張系國的《決策者》中，主角張必敬為一歸國學人，在事業上，他想要爭取政府所籌設光化學工業促進會的主導權，希望聯合各方人士，打擊主要敵人，讓所有職位依照自己的意見安排。他認為競爭對手范叔同雖然同樣為歸國學人，但與自己曾在國外有過嫌隙，因此要拉攏各方人士來對付范叔同，並且安排與自己關係良好的人以便於安插人事。在感情上，他與妻子、情婦關係複雜，希望能夠兩邊討好，和平相處。

張必敬在面對問題時，認為成功的決策者應蒐集情報、分析資料然後做成決策，完全符合理性思考的方向，但是其內容卻不是如此。他所謂的資料是過去個人的恩怨與目前相關人員的利害關係，所分析出來的便是相互鬥爭與排擠並期望自己獲得勝利。他的理性思維方式表面上看來並沒有錯，但是當內心被利益給蒙蔽的時候，往往會因為利益的干擾而做出錯誤的推理。主角的理性思考是直線性的邏輯推理，但是人類社會摻雜了太多非理性的事物，所有事物的發展並不是直線延伸，而是一種複雜的網絡，所以其中的變數就非常多。這時如果依照單純的理性推理，將會導向一個失敗的方向而不自覺。文中以「解釋名詞」的題型希望主角回答何謂「政治」。主角回答道：

政治是純粹理性的行為。政治藝術之所以為最高藝術，乃因為政治行為是完全理性的行為。一切非理性的因素，均是決策的資料，而非決策的主體。政治理念是晶瑩透明的純粹理念，再無絲毫雜質沾染。<sup>96</sup>

張系國以直接說教的語言來展現主角的「純粹理性」，諷刺主角漠視人的多變性，在其理性思維中並未能真正關注人的問題。然而在正確答案中卻出現「政

---

<sup>96</sup> 張系國著：《決策者》，《遊子魂組曲》，頁 163。

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既然管理對象為人，就應當以人為主體來做思考，人類是包含理性與非理性的動物，每個人有自己獨特的思想與意識型態，如果忽略了人類的非理性層面，就無法設身處地的理解人們的需求，當然也就無法管理眾人。主角一直陷入在一個理性思考的迷失中，他認為自己依照標準的決策過程操作，應當可以得到美好的結果，事實卻不然。並且在最後失敗之時仍然相信理性思考是唯一可行的方式，這使得他將無法跳脫這錯誤的世界。

張系國透過科幻小說《超人列傳》將現代發展中的理性思維加以批判，認為理性思考固然帶來人類的發展，但同時也帶來危機，人類在理性的發展中應當更重視非理性的部分才能繼續保持人類的本性。人類必須藉由各方面的平衡以便於正確的發展。張系國指出人類過度偏向理性思維帶來了人類情感上的危機，人與人之間漸漸如同機器一般冷漠、無情，思考方式以利益為優先，忽略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與情感，讓社會陷入疏離的境界，人類也將自我拋向社會的邊緣。《決策者》更是直接以測驗卷的形式來諷刺台灣教育重視測驗的錯誤理性思維，面對有機的人卻用死板的數據來詮釋，這是抹煞了人的能力與可能性，忽略人生命中的獨特性與創造力。

### 第三節 人倫關係的破壞

在張系國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傳統倫理關係面對台灣社會的轉型與變化，遭到破壞與質疑。像是在《棋王》、《決策者》中看到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加入了經濟利益與科技思維。《遊子魂組曲》中人們為了追求更多的經濟利益，開始背棄家庭、朋友、師生，同時也要面對家庭、朋友、師生的背棄。在背棄的情形下，人們開始以不同於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方式與他人相處，甚至在面對不同情形時以不同的策略來相處，其目的在於求取更大的利益及保全自身的利益。但這樣高度以利益為依歸的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成為一種高度變動的關係，隨時因為利益關係而有所變化，人與人的交流不再依靠情感聯繫，而是金錢利益為主體。張系國以《亞布羅諾威》、《領導者》討論師生關係，以《香蕉船》、《焚》、《解齡者》討論家庭關係，以《地》、《棋王》討論朋友關係，全面的將傳統倫常在小說中展現。小說中指出人類在脫離傳統倫理關係時，也建立了一套屬於疏離社會的新秩序，一套符合利益的秩序。人們所依循

的規範不是道德情感而是利益，人將不斷的面臨背棄他人與被他人背棄的問題，人與人再也無法達到心靈交流的境界。

## 一、 家庭關係破裂

張系國的小說並非以家庭倫理為主要題材，他所關注的是社會中所產生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就在家庭倫理之間發生，因此在他的小說中便常常出現對於家庭的關注。《冬夜殺手》中的男主人與偉成，在家庭聚會中，他們的話題依舊是圍繞在股市行情、能源危機等，對於嬉戲的孩子則是不時的喝止。這樣的家庭聚會受到經濟的影響，孩子與祖父沒有了情感的交流，就如同遊樂場中的陌生人一樣。張系國就針對這樣疏離問題，運用一次又一次的對比設計，將現代人受到資本主義文化洗禮之後，對家庭所產生的疏離感呈現出來。在社會的劇烈變動之下，傳統的家庭關係遭遇危機。人在家庭之中透過人與其他人的相處產生感情上的聯繫，藉由家人的支持從而獲得對家庭的信任與溫暖的感受。但是經濟發展導致家庭成員以金錢利益為目標，將大量時間投入在生產之中，放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交流，就算是生活在一起，也是以金錢利益為溝通的話題。

在《笛》一文中則是祖母和兩個小孫子相依為命，三人圍著一張木桌做耶誕節的燈飾。三人默默的埋首工作，就如同工廠中的工人一般，沒有任何的言語交流或互動，讓他們聚集在一起的原因並不是家庭的溫暖，而是為了賺取微薄的工資。這樣的家庭生活讓家庭失去了原本的功能，家庭成員中彼此的情感聯繫也被經濟活動所取代。

另一種情形則是因為經濟利益的壓力使得人們開始脫離家庭，獨自在外工作以獲取利益。像是《香蕉船》中的海員，為了多賺一點錢，他選擇上船出海從事遠洋漁業，甚至偷渡美國，在餐廳非法打工。遠離家人的他只能藉由照片來撫慰自我離開家庭的失落感。但是被遣返時，他卻不願回歸故鄉，仍然尋覓再次偷渡的機會，家庭對他而言必須要在金錢滿足的基礎之上才能夠擁有的。張系國所批判的是家庭成員在個人心中的價值有所轉變，家庭原是人們生命依賴的環境，對於家庭成員的關懷總是大於外在物質的東西，但隨著工業革命之後所發起的資本主義大量傳播，人們開始以經濟為優先的考量，所有的決定都是再以最大利益的前提下做決定，這也使的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漸漸走向疏

離。人與人的相處從原本以情感為基礎轉向為利益為基礎，凡是有利益的事情便可以輕易捨棄原有的情感基礎。而《香蕉船》中的女孩為了獲得V卡，與來自美國的主角交往，兩人甚至論及婚嫁，卻因女方家人反對而延宕。家人的反對是不希望女孩遠離家鄉、親人遠嫁海外去，但是女孩卻是一心想要離開家庭。為了得到美國居留權，就算要與家人分離，對她而言似乎不是那麼的難過。經濟的高度發展使得人們將家庭關係置於名利之後，家庭的情感已經比不上名利的重要性。張系國以女孩的選擇來批判人們追求利益、背棄家庭，認為人們放棄家庭所能提供的慰藉力量，並由物質來取代，家庭功能在經濟考量下逐漸喪失。

傳統上，傳遞文化積極價值的角色是由父母親來擔任，兒童們則是透過模仿以吸取那些價值；而且他們在每天體驗到父母的權威之下，確定自我、追求自我；他們有權威與意志，而這些權威和意志要能夠引起反應，甚至遭受反抗，這種過程，其實是一種道德與心理的成長。<sup>97</sup>經濟發展之後，中產階級興起，人們對於孩子的教養方式轉變，開始使用所謂「開明的」與「容忍的」教養方式，使得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處於嚴重的道德和心理真空。孩子無法從模仿或衝突中確定他自己，雖然孩子是受到疼愛的，但他也失去許多成長、發展和自我確定的條件。在《焚》中出現一位小女孩與她的父母親。她們面對自焚的青年所呈現的對話卻是如此：

「媽咪快看，這人在幹甚麼？」

她的母親慈祥的回答。

「他想燒死自己，寶寶。」

「是嗎？」紫黃色緞帶的小女孩說。「我們電視上看到的和尚也這樣死的，對不？」

「你記性真好，寶寶。」

「但是為甚麼他們東方人都喜歡這樣呢？」

「我不知道，寶寶。問你爸爸去。」<sup>98</sup>

<sup>97</sup> Ronald.V. Urlick編，沙亦群譯：《疏離感》，頁134。

<sup>98</sup> 張系國著：《焚》，《地》，頁193-194。

面對一場自殺的社會事件，孩子所能夠連結的經驗竟然是電視上的戲劇，家庭中文化傳遞的功能漸漸的被科技產品所取代，孩子在家庭之中所面對的是冷冰冰的電視機與其他科技產品，透過電視戲劇的演出來建立自我的認知。當她真正面對一次社會案件時，她疑惑的詢問母親，卻得到一個敷衍的答案，就像是看見一次戲劇的演出。身為母親，在面對社會事件發生時，所展現的冷漠與無情，傳達給孩子的便是對於社會上的其他事物都應當以此來對待，真實與虛構在孩子的心理成長中失去了界線，人們不再關懷社會問題；面對社會問題的產生就像是每天上演的連續劇一般，可以用置身事外的輕鬆態度來面對。當孩子產生種族之間的錯誤認知時，母親只有以「我不知道」來應付，卻不願藉此發揮道德與文化傳遞的功能，導正其偏差的錯誤認知，使得孩子將迷失在虛構與真實之間，對於社會的關懷將轉變為追求心靈上的刺激。小女孩說：「比七月四日的煙火還要精彩些。你猜為甚麼？因為這是真實的。我喜歡真正刺激的場面。」<sup>99</sup>孩子無法從父母親中找到權威、獲得道德感，因此她轉而追求一種外在的聲光刺激，希望藉此來獲得自我的存在感。家庭失去了原本的教養功能，孩子無法透過家人的相處瞭解自我，家人之間的相處時間已被科技、電視所取代。文中媽媽對孩子說到：

寶寶，把電台撥回去，你不要看，爹地還要看，對不對？坐得離電視遠一點，小心電視的輻射線！<sup>100</sup>

媽媽擔心孩子受到輻射線影響，卻又要將電視打開。張系國以這一家人的相處模式說明現代家庭，親子之間雖然共處一室，但是卻有如陌生人一半，彼此之間卻沒有任何的情感交流，所看到的是個人與電視的連結，親子之間因為電視而陌生化了。

另一個問題則是父母親對於孩子教育上的期望，中產階級的父母在透過教育之後獲得良好的物質報酬，因此希望孩子也能夠因為優秀的課業成績而繼續擁有高報酬的工作，甚至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天才兒童」。像是《棋王》中的電視節目「神童世界」，許多的家長將孩子送到電視公司，硬說是神童，一

<sup>99</sup> 張系國著：焚，《地》，頁194。

<sup>100</sup> 張系國著：焚，《地》，頁197。



旦不能上節目就大發脾氣。父母親對於孩子的教養在於傳達正確的文化刺激與道德感，但是由於經濟的發展，教育同樣以功利主義為導向，孩子與父母親之間的情感聯繫漸漸的被許多才藝、學術課程所取代，家長將孩子視為自己所擁有的私人物品，而非一個具有生命的有機體。一旦有機會就會那出來展示、炫耀，這樣的觀念使得家庭之中的親子關係逐漸變的緊張。

就如同《解鈴者》中的陳醫生與孩子們，在客人來時，孩子們被迫展示早熟的音樂天才，在結束後又如獲大赦的逃進去。張系國以一段父母親在客人來時對孩子的表現來說明親子關係，文中的孩子有如父母親的附屬品，陳醫生要孩子表演並非是關心孩子，而是希望在客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成就，這是將孩子物化了。文中的父母親多是希望孩子展現自我的才能，獲得眾人的掌聲，卻不願意瞭解孩子內心的想法，讓孩子陷入孤獨、無助與恐懼中。當父母親以功利角度思考，便容易忽略道德與文化傳遞的功能。父母親所給予孩子的是一套普世通用的價值觀，讓孩子在受規範的環境中建立正確的道德感，父母親與孩子應當多溝通、討論，甚至要有不同意見的表達，孩子的心靈才能夠獲得成長。親子雙方也能經由這樣的溝通來達到情感的交流。文中的孩子在表演之後「如獲大赦的逃進去」，可見得孩子並不樂意表演，而是受到勉強的。

在《地》一文中，趙麻子娶老婆時，連長就是以經濟利益為考量來分析，並給予他建議。絲毫沒有考慮到兩人之間的相處與情感上的問題，似乎對方就是一件物品，可以以合理的價格購買。夫妻是組成家庭的重要成員，男女雙方因情感契合而決定結合並且共組家庭。家庭的維繫也應依賴男女彼此間的情感，但是現代男女的結合，除了感情之外，還加入了經濟利益的考量。

另外《解鈴者》中提到：「他總以為世界上祇有他們高雄醫學院的，女人一定要嫁。」<sup>101</sup>這樣的話語正顯示出文中的陳醫生因為擁有高收入的工作，所以認為自己在選擇對象時佔有優勢。而他的太太雅琴雖然嚮往台北熱鬧的生活，卻又回到南部嫁給陳醫生，正是看上他的工作與地位。兩人因為利益考量而結合，彼此心靈上沒有辦法契合，只能藉由外遇來展現自我的價值。女主角為了阻止丈夫外遇，長期與作家同學通信，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顯示自我仍然對異性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她雖然成功的刺激了丈夫，讓丈夫回心轉意，但是

---

<sup>101</sup> 張系國著：《解鈴者》，《遊子魂組曲》，頁 122。

這樣的夫妻關係是建築在彼此的猜忌之間，兩人必須用盡心機不停的和未知的敵人對抗，來維繫他們的美滿生活，生活中將不斷瀰漫著恐懼感。

張系國透過故事中夫妻相互猜忌的方式來表現現代知識分子對於感情的不確定性。家庭成員必須透過「外遇」或「外遇對象」來證明自我的價值，證明自己仍然值得對方珍惜。這是將自己與對方物化了，認為對方只是一項有人競爭的商品，自己必須在競爭上獲得勝利，這樣的由競爭者所定義的幸福是脆弱的，一旦競爭者消失，價值也隨之消失；這樣的夫妻關係並非建立在感情上，而是建立在外在表現的價值上，雙方不會因為感情交流而有所聯繫，只有在炫耀外在價值時才表現出的幸福感並非真正的幸福，而是疏離的。

## 二、 朋友或是敵人

張系國筆下的朋友關係，從早期《地》的單純相處到後來《棋王》的彼此競爭與敵對，正是隨著時代而調整、變化，其中改變的原因卻是經濟的不斷發展。劉紹銘曾說：「『烏龜望月』的世界，是有情世界同時也是友情世界。『棋王』的世界，朋友之間的對白越熱鬧，越顯得人心的荒涼。」在《地》一文中，李明和他的同學們到山上的小屋相聚，雖然沒有太多的物質享受，但是卻是一種安適恬淡的境界：

他們或躺或坐，歇息在樹蔭裏。老程和大象拿小石塊壓住棋盤紙，繼續著他們一百回合的象棋大戰。龔繼忠在一旁做裁判。李明躺在草地上閉目養神。小禹坐得遠遠的，眺望著谷底的風景。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偶爾一陣風吹過，樹葉便沙沙的響。<sup>102</sup>

五個人雖然沒有說話，但是彼此的情感卻在互動中得到了慰藉，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心有了依靠和支持，他們認同彼此，沒有人被排除在團體之外。他們享受悠閒的時光，就算沒有做任何事，就算只是遠眺山谷，心中依然能夠充滿感動、絲毫沒有遺世獨立的孤絕感。

反觀《棋王》中程凌與他的朋友相聚，必定是大魚大肉的物質享受和飲酒

---

<sup>102</sup> 張系國著：《地》，《地》，頁 34。

作樂。幾個人吃吃喝喝之後所聊的話題不外乎女孩和金錢，眾人熱烈的討論，說的卻與心中所想不同。程凌被問到與女主持人的關係，極力的辯駁說只是因為生意上的關係，卻不願承認自己內心的想法，高悅白與黃端淑之間有尷尬的情愫，他對眾人談論黃端淑感到反感，但也不願明說，在大家討論黃端淑時，其內心就充滿著悔恨與寂寞，彷彿自己正被眾人嘲笑、諷刺。張系國以眾人在熱烈的言談，來表現出氣氛的熱絡，但卻又以不同於表面的心思，展現出現代知識分子無法真心誠意的與人相處，就算是眾人對話再多，物質享受再豐富，依然不能達到情感交流的目的。

由於經濟發展帶來了利益至上的觀念，人們開始追求自我的利益及報酬，人人都希望能夠獲得利益，但是當有人掌握利益時，便容易引起對方的嫉妒與怨懟。朋友之間由於金錢利益的介入，使得感情產生質變。張系國以《棋王》來表現知識分子對朋友的觀念受到商業發達的影響。文中的程凌與周培合作創立廣告社，無意中得知一位能預測未來的神童。周培想利用神童預測股市賺錢，但程凌為了保護神童，不讓他受到其他人的騷擾，不肯說出他的住址，使得周培火了：

「我操，跟我打太極拳。」周培氣得臉發綠：「程胖，我一向尊重你，把你看成好朋友，任何事絕不隱瞞。上次你要見老宋，我說了個不字沒有？後來是他黃牛。我對你絕對仁至義盡。今天找你的朋友幫幫小忙，你就這樣小氣，真夠意思，我他媽的算是有眼無珠。」<sup>103</sup>

對於周培而言，朋友就是要能夠在經濟利益上對他有所幫助的人，他並不在乎程凌想要保護神童的心意，只是希望能夠掌握到這賺錢的關鍵人物，對於別人的拒絕，他以相同的例子來指出程凌不夠朋友。事實上，程凌也沒有見到對方，並沒有任何對不起周培之處。由於程凌掌握了利益的關鍵，他的隱瞞讓周培認為他想要自己獨自享有這樣的利益，使得周培心生怨恨。張系國透過「神童」作為利益的象徵，展現朋友之間為了利益而產生變化。當朋友之間加入了「利益」，朋友之間的聯繫也就產生了隔閡，隨著利益漸漸擴大，朋友的距離也就

---

<sup>103</sup> 張系國著：《棋王》，頁 125。

逐漸疏遠，甚至因為爭奪共同的利益而從朋友轉變為敵人，彼此相互欺騙、猜忌。Urlick 在《疏離感》中提到：

這種型態的個人競爭使的每個人都成為同伴們潛在的敵人，它導致許多人與人之間的敵視和仇恨，它大大增加了我們的憂慮和彼此間的隔離。

104

經濟利益的因素讓原本以情感交流為主體的朋友關係產生變質，人們在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同時，難免會與他人衝突、競爭，甚至是對方為敵人。因為個人型態的競爭模式中，別人的失敗就等同於自己成功的機率增加了，而別人的成功即是成為自我成功路上的絆腳石。

在 本公司 中小葉與宋子佳正是這樣的一對朋友，他們一同努力回台設立分公司，兩人合作生產，但是為了分公司經理的職位，小葉不斷的與擔任經理的宋子佳作對，希望打擊對方來成就自我。但是這樣的想法並沒有為他帶來益處，反而加深了朋友之間的嫌隙。當宋子佳擔任代理經理時，他認為自己的努力全都是因為宋子佳的關係而浪費了，宋子佳將他應得的利益奪走，朋友之間的情感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敵人之間的仇恨，利益喪失導致的仇恨讓他對於公司內部的作業感到憤怒，認為所有的問題全是因為對方想要獲得利益而打壓他。自己成為對方的鬥爭工具，是對方利用他才獲得職位。張系國透過兩人的相處情形，將友情受到經濟利益影響展現。兩人為了利益競爭所導致的就是彼此之間的仇視，讓友情在利益的催化下轉變成為競爭的仇恨。

由於經濟利益掛帥，原本視為敵人的人，卻得到如同朋友一般親切的對待。在 本公司 中小葉面對難纏的客戶時卻不厭其煩的講解，甚至以兄弟相稱，強調自己與客戶都是自己人，一定不會讓對方失望。私底下卻對同事抱怨，認為這些客戶為何要如此刁難，認為對方所提出的問題都是刻意在為難自己。但是面對客戶時卻又改口認為對方問題問的好極了，是一針見血。主角的所表現出來態度和語氣是如此的矛盾，對同樣的一個人，卻有著同樣明顯的敵意和友善。利益關係讓人失去了自我意識，面對一樣的人物，在不同的利益關係下，

---

<sup>104</sup> Ronald.V. Urlick 編，沙亦群譯：《疏離感》，頁 98。

就會有不同的態度。因為決定態度的並不是人的本質或好壞，而是在當下與經濟利益相關的程度來決定的。人的價值是由利益所決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金錢利益之上，就算對方的行為舉止不符合自我的道德感，因為對方掌握了利益的權力，自己仍然願意與他成為朋友，這樣的朋友是不同於傳統情感交流上的朋友，是因為相同利益關係而結合的朋友。主角不斷的藉由故鄉、朋友、親戚等關係，試圖與客戶找尋到兩人之間的一點聯繫，希望藉由這樣的聯繫來讓彼此間的關係更加親密。

張系國所描述的是經濟發展後人際關係的變化，不論是朋友還是敵人，經濟利益已經成為人與人聯繫的重要關鍵，透過經濟利益，人類背棄了情感的交流以換取更多的報酬。朋友之間互相利用，像仇敵一樣的競爭，失去了原本彼此包容的純真。面對敵人卻能夠如同多年好友一般合作求取最大的利益。讓人際關係在利益的驅使下變的混亂，人與人失去相互間的信任，導致社會的惡化。

### 三、 師生互信關係的敗壞

張系國以 亞布羅諾威 和 領導者 來描述師生關係的變化。在 亞布羅諾威 一文中，主角三人因為賈老師特殊的教學方式而吸引他們，並為老師取了亞布羅諾威的外號，三人與老師成為特殊的師生關係，他們一同討論哲學、知識與理想。認為自己將可以傳承這些偉大的思想，並將賈老師推到接近神化的地步。張系國以小說的師生關係來說明老師是社會中傳承文化的重要人物，學生藉由老師講述獲得知識並建立思考習慣，進而加強道德感與自我的核心價值。在傳統的倫理關係中，師生之間應該保持良性的互動，在學術的討論下傳達文化與知識。文中提到：

雖然我們不能完全瞭解感性悟性和理性之間的區別，我們仍生吞活剝的記住了他所說的一切。有時我們也會提出一些幼稚的問題，亞布羅諾威一一耐心的解答了，總使人人各得其意。在高中學生的我們眼中，亞布羅諾威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大哲學家了。<sup>105</sup>

---

<sup>105</sup> 張系國著： 亞布羅諾威 ，《地》，頁 59。

賈老師因為擁有豐富的學識而成為學生的偶像，學生追隨老師的腳步，彼此之間有深刻的互信關係。面對自己的偶像，主角們認為他必須要追尋真理，不可能因為愛情而放棄真理。然而賈老師與同校已婚女老師的校園緋聞事件卻讓師生雙方的感情變質，主角們無法接受偶像成為破壞傳統道德倫理的凡人，因此決定與其斷絕關係。

張系國透過緋聞事件來表現師生關係的轉變。在時代遷移之下，人們面臨傳統價值改變與現代思潮衝擊的變化，自由開放的風氣影響了教與學之間的關係，雙方由上下的師徒關係漸漸朝向平等的朋友關係。這使得傳統的關係造成破壞，老師認為自己與學生應當處與朋友關係，彼此之間沒有從屬，但是學生卻仍然視老師為偶像，追隨著老師的腳步，當問題產生時，雙方卻不能同樣的以朋友關係來面對對方。使得雙方產生背棄的問題。

故事中主角們認為老師背叛了傳統道德，也就是背叛他們，他們必須堅持自我道德觀念，與其斷絕關係。然而既使身為老師也是個凡人，仍然擁有自我的情慾與道德觀，卻因為老師的身份而被學生視為傳統道德的擁護者。賈老師面對學生的指責，他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他對學生說：

我並不後悔，我也不認為我做錯了甚麼。假如你們要從道德上來審判我，我根本就不認罪！<sup>106</sup>

因為他無意成為傳統道德的擁護者，他所追求是一種心靈的超脫，他與楚老師在道德上並無過錯，兩人是在音樂上的契合，但卻被傳統道德所分隔了，但是這不符合學生對於偶像的要求。因此對於學生的決裂，對他而言也成了一種背叛。他希望的是並不是學生對於偶像的崇拜，而是如同朋友一般的交往與評價。

張系國透過道德事件來檢視師生關係。認為在社會進步之後對於傳統道德觀念有所轉變，傳統道德與現代社會中的男女關係有所衝突，師生之間對於道德觀念認知上也所差異，使得雙方產生背棄問題，也因此而疏遠。

領導者 中所表現的師生關係則是因為外力壓迫所造成的相互背棄。老師領導學生從事知識與文化的學習，以及對於民主政治運動的爭取。老師因為

---

<sup>106</sup> 張系國著：亞布羅諾威，《地》，頁 77。

擁有知識上的權威，因此成為領導者；學生因為服從權威而跟隨領導者的腳步，權威便成為師生雙方互相信任的基礎。當政治力介入使得權威消失時，師生之間互信的基礎遭到破壞，老師與學生便容易因為外力壓迫而背棄對方。文中提到主角對於營救學生採取反對立場，認為營救學生的困難性較大。但是學生參與活動是在老師的領導之下，因為信任老師而全心的投入，當問題發生時，主角所想的卻只是如何保全自我，卻未能替這些因為信任而跟隨自己的學生想想，甚至選擇放棄他們。這樣的想法也使得主角後來無法繼續真誠的與學生親近，他與學生之間因為信任感的消失，失去親密的感情聯繫，最後只能成為知識買賣的雙方，讓教學就像商業行為一般，不帶有任何情感的連結。而裕民對於學生被捕時只嘆氣的說：

「我也剛剛才從裏面放出來 都是無能為力的事情 能怎麼辦  
呢 大家回去吧，你們都回去吧。」<sup>107</sup>

面對學生的求助，他所展現的是失去權威的老師，面對事情就如同學生一般的無助，政治力的壓迫讓老師在學生面前的權威性喪失，這時他所展現的無力感讓學生所感受到的卻是老師無情的背棄，學生們只能低下頭、無助而絕望的走開。學生希望身為領導者的老師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卻面臨到領導者的背叛，此時學生發現自己所信仰、所跟隨的老師竟然選擇逃避，心中的恐慌與無助達到極限，內心陷落到無力無能的世界中，對於老師的信任感蕩然無存。

老師身為領導者都會因為壓力而背棄學生，學生也有可能因為壓力而背棄老師。一位學生在被捕時，因為政治壓力而隨口誣陷了主角：

「不曉得怎麼搞的，那時候我一害怕，順嘴就溜了出來，再改口也來不及了。」<sup>108</sup>

學生在壓力下誣陷了主角，但是他同時也在心中產生了悔意，因為他當下就產生想要改口的念頭。當政治外力壓迫時，人會處於生命危急的狀態，心中無法

<sup>107</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49。

<sup>108</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52。

正確的思考，常常會有隨意回答的現象，學生更是如此，他因為害怕而誣陷了主角，雖然是無心之過，但卻是為了保全自我而犧牲他人，心中仍然會有懊悔，認為自己在受到壓迫時卻背棄了他人，無法堅持自我的原則。這件事造成他心中永遠的傷害，甚至一直無法面對主角，直到最後才向主角坦承。作者透過師生雙方相互的背棄，展現的是政治力對於人性的壓迫，讓人處於無力、絕望狀態，最後相互的背叛。

作者並非要批判人性的黑暗面，在小說中可以見到眾人在背判後的悔意，像是學生對主角的道歉；裕民在出獄後面對學生時的無力感與抱歉；主角在事後的自我反省，都展現出人的善的一面。張系國所要表現的是人身處於政治壓力之下，人與人的相處因為壓力而有所變化，師生之間因為壓力而破壞了互相信任的關係，導致雙方無法真誠的與對方相處，甚至產生質疑，不但質疑對方，也質疑自我。



## 第四章 張系國小說中人物內心的疏離

在張系國的小說中，個人內心的掙扎一直是他所重視的一個主題。他以知識分子作為的對象，針對知識份子在社會進步之後所產生的內心問題加以闡述。他的作品中處處可見知識分子的身影，像是《藍色多瑙河》中的主角阿貞，是一位大陸文革時期的「知青」；《昨日之怒》中的葛日新和《紅孩兒》中的主角高強都是台灣到美國攻讀學位的留學生；《領導者》中的眾人是身處台灣並在大學任教的教授；《亞布羅諾威》中的賈國梁是高中老師兼作家；《本公司》及《昨日之怒》都有提到的宋子文則是任職於外商公司的歸國學人。這些知識分子包含了中國、台灣、美國，他們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是華人，張系國以這些人作為小說的題材，正符合他曾說過自己所關心的是華人未來的問題。

張系國所認為的內心問題在於自我主體喪失，其具體表現在於知識分子對於政治理想和自我實現的絕望。張系國接受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觀念，認為知識分子應當對於國家未來有所作為，或是針對個人的人生目標有所追求。對於國家的作為則是在於政治理想的建立，透過政治手段將國家引導至理想國的狀態；個人的目標則是在思想、社會、家庭中有所成長。但是在張系國的小說中，卻發現知識分子在兩者皆不能達成之後，內心所產生的變化。在政治理想上，首先是對於「理想國度的破滅」，知識分子發現自己所欲建立的理想國度並非當初所預期，對於理想國的願望產生絕望，因而失去人生的意義，導致自我在現實生活中陷入「去與留之間的迷惘」，不知道自己究竟應當繼續留下或是從新尋找一個新的發展空間。最後甚至陷入對於自我能力與自我存在的質疑，不知道自己在失去人生意義之後應當何去何從。

在個人目標上，知識分子追求思想上的創建與傳承，企圖透過個人的學養對於人生、國家有所貢獻，或是在家庭生活能達成個人的目標，由此建立自我在世界上的存在意義。但在張系國的小說中卻展現出知識份子對於自我實現失敗的痛苦。在思想上季無法有所突破，卻又希望將自我模糊的概念傳承下去，最後便陷入對於自我內心的掙扎。在國家社會的貢獻上，又因為大公司的制度剝削，自我的能力無法駕馭公司制度，反而成為公司剝削的犧牲品。而家庭生活上，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男女之間的情感受到經濟利益的控制，男女之間彼此需要的感受被物質慾望所取代，個人失去存在的真實感受，知識分子無法透過自我實現來

達到人生存在的意義，從而產生對於自我存在的虛無感。

## 第一節 政治理想的破滅

張系國的小說中，有許多關於政治議題的小說，像是《昨日之怒》、《黃河之水》及《遊子魂組曲》中的 領導者、藍色多瑙河、紅孩兒。然而這些小說並非全然以台灣為背景，而是分屬不同的地方，紅孩兒與《昨日之怒》則是以台灣到美國生活的留學生及華人為對象；藍色多瑙河則是敘述大陸逃亡至香港的華人；領導者是以台灣的知識分子為主。張系國筆下的人物並非如同黃春明所關心的鄉土人物，是同他自己一樣的知識分子階層。張系國試圖以三地華人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活動來展現當時他們對於政治理想的追求。並且透過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制度來說明眾人雖然選擇不同的制度與理想，但是所面臨的卻是相同的問題。他藉由小說來說明知識分子在經歷政治鬥爭之後，放棄追尋理想國度，陷入去留之間的掙扎，最後對自我存在產生質疑。

### 一、理想國度的破滅

在七零年代，華人世界歷經多次政治上的變革，不論是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美國的保釣運動及台灣的中壢事件等等，都是巨大的政治變動。這些政治的變革也大多是由知識分子領導。知識分子懷抱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然而政治的變動未能符合知識分子改變社會、推動社會進步的理想。張系國以藍色多瑙河寫文化大革命，主角阿貞是大陸知青，因為受不了在文革時期的下鄉勞動，所以逃亡到香港。雖然獲得到德國重新生活的機會，但是阿貞卻選擇結束生命。《昨日之怒》寫保釣運動，透過主角陳澤雄到美國的旅行，遇見許多當初曾經參與保釣的人士，將保釣運動逐漸拼湊出來。《黃河之水》是以主角的成長過程為主，其中他也提到中壢事件的發生，雖然篇幅不多，但也點出當時的問題。張系國以三篇小說中的特殊政治題材，展現出不同地區華人對於不同政治制度中理想國的追求。

如：藍色多瑙河就是以文化大革命為背景，探討大陸知青在文化大革命後，發現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過大，在對理想失落後選擇自我放逐。主角阿貞歷經文革之後流亡到香港，為了找尋新的生活而努力，但是面對資本主義

社會的無情與社會主義理想的絕望，讓他選擇了以死亡做為個人的歸宿。

小說中並沒有直接介紹文化大革命，而是阿貞到香港之後的生活為主。直接描述知識分子在面對理想國破滅後的情形。全文以第二人稱「你」作為敘述主軸，「你」所代表的是主角阿貞，而相對於「你」的「我」則是指主角的內心。透過雙方的對話來製造出主角在理想國破滅後，個人與內心分裂的狀態。李寶玲認為：「藍色多瑙河 雖然試圖用第二人稱敘事觀點，但全文未曾交代敘述者與「妳」的關係，也未曾說明為何挑「妳」的故事來陳述，所以，把「妳」換成「她」似乎也無不可。」<sup>109</sup>筆者認為這其中的敘述觀點是作者對於主角內心陳述的重要安排，絕非毫無意義，也不能以「他」做為替代。相對於主角的「妳」，敘述者的「我」所代表的是阿貞的內心，文中的最後一段提到：

妳似乎感到有人進來，妳似乎聽到有人在喊阿貞。 你猜想是小吉在喊妳。你用盡全身力氣呼喚：小吉，小吉，小吉！<sup>110</sup>

敘述者除了瞭解主角的過去之外，對於主角當下內心的想法與感官的感受都如此清楚，這說明敘述者站在主角內心的角度。相對於外在現實主角的「妳」，兩者呈現一種對話的敘述方式，所表達的正是主角與內心的陌生化，而這樣的陌生化正來自於主角對於社會主義理想的破滅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絕望。主角原是社會主義的崇拜者，在實踐理想的同時，卻發現自己堅持的理想並未帶來美好的生活。作者用了兩個事件來解釋主角的理想破滅。第一件是主角在過年前夕，仍必須勞動，甚至連一頓像樣的晚餐也不可得。另一件則是學醫的姐姐被迫到鄉下行醫，最後姊姊和母親卻臥病在床乏人照顧。兩者帶給主角極大的震撼，認為現在實行的社會主義，既然無法帶給自己與家人幸福，更無法創造出一個和平安詳的社會。主角因此下定決心要背棄自己的理想，同時也決定逃離這樣的現實環境。

他離開大陸之後所定居的處所是香港，香港在地理與政治環境上有其特殊的意義。它既是中國的一部分，卻又不屬於中國統治，距離中國僅僅一海之隔。其社會現狀更是異於大陸的資本主義環境，主角選擇來到這裡正是對其內心猶

<sup>109</sup> 李寶玲著：魂兮歸來 - 張系國《遊子魂組曲》上卷六篇初探界說，頁 59。

<sup>110</sup> 張系國著：藍色多瑙河，《遊子魂組曲》，頁 29。

疑不定的最佳寫照。

妳幻想中那無牽無掛的地方是香港。當時想，離開了這些妳情不自禁必須對他們負責的人們，掙脫了你對中國的愛心，也許你就能無牽無掛了吧？但是這半年來，妳又何曾無牽無掛了呢？妳每天所來往的，仍是這一？逃亡的青年。妳們的話題，仍擺脫不掉「上面如何如何」的範圍。妳好恨自己，為甚麼竟忘不了那些人和那片土地？<sup>111</sup>

主角不斷的嘗試尋找新的生活來撫平心中對於理想失敗的痛苦，卻發現自己仍然無法忘情於中國的土地與人民，僅僅只能藉由與同樣逃亡的青年相處慰藉自己。然而他並未真正選擇逃避理想，就像赫曼先生問的：「現在妳覺悟了？」主角認為自己已經走到無法返回的地步，就算覺悟了，也無法真正拋下過去，因此覺悟與否並非重要的事。主角從小就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洗禮，認為這就是他人生最終極的目標。但是當他對於現實環境發展到與理想差距相當大時，他開始懷疑了。雖然仍保有那一點點的信念，但是生活的痛苦逼使他不得不思考這樣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理想嗎？現實的痛苦打擊了他的理想。從他受教育以來，實現社會主義就是他的理想，如今這個理想已然幻滅。知識分子面對自我理想的破滅，短時間必然是無法接受的。一個自己多年來所信仰的目標在內心構築了堅強的堡壘，不論外在事物對於理想有多大的侵襲都能毅然堅持。可是一旦內部發生變化，理想實現之後的醜惡，卻能夠輕易的瓦解內心的壁壘。主角的內心世界，被過往的回憶翻攪起來，使主角產生內在的分裂，對國家、故鄉、親人而言，自己身為知識分子應當盡力配合國家政策，就算是錯誤的政策使得自己必須付出勞力或犧牲權利，都不應有怨言。但是在自我的觀點上，追尋夢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又有何錯呢？但是主角內心在這二者之間做了選擇，必然會有歉疚感，那是對於國家、家鄉、親人的歉疚感。

面對理想的幻滅，知識分子瞭解到自我能力的渺小，他無力改變現實，只能選擇逃離，將自我放逐到另一個社會。主角找尋一個無牽無掛的地方。他說：「世界！那兒才是我毫無牽掛的路程？」<sup>112</sup>但是香港是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社

<sup>111</sup> 張系國著：藍色多瑙河，《遊子魂組曲》，頁16。

<sup>112</sup> 張系國著：藍色多瑙河，《遊子魂組曲》，頁16。

會，為了金錢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出賣，主角也在經濟壓力下出賣了肉體供人拍照。自我放逐之後，沒有理想的內心更容易受到外界物質的影響。主角從堅持社會主義美好到屈服於資本主義之下，甚至放棄了道德與自我，這樣價值觀的轉變是連同伴也無法接受的。在主角阿貞對當初一起革命的同伴說出自己有機會到德國去之後，同伴小吉便拒絕了阿真的捐款，他說：

「有錢，妳留著吧。留？到德國用。」

小吉的聲音裏有一點甚麼，妳可以察覺的到。<sup>113</sup>

這一點的聲音是對於主角屈服於資本主義的不屑與怨懟，透過對小吉回答的「誤解」，主角內心表現出對於自己的不滿，認為自己所追求的自由竟然須要依靠出賣自己的尊嚴才能得到，這樣的自由是不是真正的自由呢？出賣肉體與靈魂的生活有比在大陸出賣勞力時好嗎？種種的問題使得主角陷入長考，甚至對到德國去留學有了不同的看法。

赫曼先生提出要安排主角到德國的留學，但主角必須繼續提供他的回憶供學者作為研究，這使的主角更為掙扎。主角透過書信與音樂感受到德國生活的美好，但條件卻是必須繼續面對錄音機談論自己不願意回憶的過去，他發現自己仍舊不能擺脫過去的糾纏，就算去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他對於自己沒有理想的生活產生厭惡，認為自己在放棄理想之後已經不再擁有任何東西，他說：「妳不賸下甚麼了，妳還在乎甚麼。」<sup>114</sup>在歷經理想的背棄，遠離親人、土地到拋棄自尊與肉體，主角的內心已經沒有甚麼值得他堅持或守護的了。這時的他瞭解到自己的生命再無意義：

妳只想躲在一個陰暗的角落。世界，放開妳吧！讓妳去吧！何必再來折磨妳？妳已經沒有力量再做任何決定，只是機械式的向前走。<sup>115</sup>

流亡的生活使得主角失去追求理想的信心，面對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角色，卻

---

<sup>113</sup> 張系國著：藍色多瑙河，《遊子魂組曲》，頁 25。

<sup>114</sup> 張系國著：藍色多瑙河，《遊子魂組曲》，頁 28。

<sup>115</sup> 張系國著：藍色多瑙河，《遊子魂組曲》，頁 28。

無法掌握自己應有的責任與理想，讓他對自己產生自暴自棄的想法。然而自暴自棄並不能撫平心中對於理想背棄後的痛苦，只有讓內心愈來愈怨恨自己，甚至放棄自己所有的尊嚴，最後只能退縮到世界的角落。自己沒有剩下任何的價值，只有機械般的隨著生命前進。主角「想起一件東西」，他發現他唯一剩下的是生命。陷入無助的他最後選擇自殺，運用生命中的血液，讓他成為進入無牽無掛世界的媒介：

紅色的河流，似乎逐漸轉變成蔚藍色。妳飄浮在藍色的河水裏，妳看不清楚兩岸的景色，但是你知道這是多瑙河，藍色的多瑙河，河水帶？妳流向那無牽無掛的地方。<sup>116</sup>

知識分子在面對政治理想的失敗，逐步的遠離自己純真的理想，並且以自我的殘餘價值作為代價，希望能夠找尋到一片自由的樂土。卻發現自己不斷的交易，依舊無法擺脫內心的痛苦。直到自己再沒有任何可以交換時，便選擇以結束生命作為代價，享受那死亡瞬間心靈片刻的寧靜。張系國以多瑙河和德國教授來象徵主角所期待的理想國度正是德國。德國同樣是分裂成兩個國家，分別採行民主與共產制度，就如同中國大陸與香港或臺灣。他以死亡作為小說的結束，並且讓主角在死亡的過程中看到自己所想望的理想國度。說明了主角所追尋的理想國是一個虛幻的國度，只有存在主角內心之中。

相較於阿貞拚命的逃離政治理想，《昨日之怒》中的葛日新則是努力的想要重返過去的光輝。並希望在政治運動中找到自我的理想與目標。當歷經保釣運動，歷經海外中國人一同為一個崇高理想而努力之後，他發現只有在這樣的政治運動時，活著才有意義，人生才有目標，因此認為政治才是人生的理想。

但是當政治運動結束，理想國度破滅，群眾散去，所有的人都回到自我的現實目標時，他卻不能，身為知識分子的他，仍堅持著自己偏左派的社會主義理想國度。認為自己不該繼續享受美式生活，所以選擇了販賣包子。葛日新販賣包子作為對美式生活與資本主義國度的反抗，當他反抗資本主義，心中就認為自己更接近理想國度了。張系國以葛日新的反抗行為來突顯其內心的問題，

---

<sup>116</sup> 張系國著：藍色多瑙河，《遊子魂組曲》，頁 29。

他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卻希望找到符合社會主義的理想國度，所以他拒絕享受，拒絕物質，但是資本主義仍然存在，理想國度仍然遙不可及，自己也陷入與社會格格不入的疏離狀態。

但是在生活與親情的壓力下，葛日新也不得不開始妥協。考慮著即將出生的孩子，他開始考慮去找一份高收入的職業，一份正當又可以養活家人的職業。張系國以現實生活的問題來表現葛日新在現實與理想的衝突。

文中不斷的以葛日新的內心獨白來敘述，是藉由他來反映保釣運動在多數人心中留下的深刻回憶，同時也說明他如何沈溺在回憶之中無法跳脫，甚至放棄了自己的生活，在沒有結果的政治運動中不斷掙扎。他並非不瞭解政治運動已經結束，而是身陷其中無法自拔。他曾說：

遙遠美麗的土地，沈入記憶苦澀的一角  
怒吼聲亦已遠去，如一張老舊沙啞的唱片  
昨日之愛，昨日之怒  
均已忘卻<sup>117</sup>

葛日新所代表的正是知識分子內心中對於當初的回憶，卻也是他們最沈重的負擔。知識分子在生活與理想之間掙扎，不論是背棄理想的金理和，還是被團體背棄的葛日新，保釣運動似乎成為每個人心中的芥蒂。選擇生活的人，如參加過保釣的旅美學界金理和，擁有許多物質享受，但卻因為背棄理想而內心充滿苦悶，他們認同並讚揚葛日新，但卻無法積極的去參與、支持。而像葛日新一樣堅持的人，卻過著困苦的生活，面對沒有未來的政治運動，就如同自己沒有未來的人生一般，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

最後葛日新死在一場車禍之中，正宣告著代表保釣運動的最後一份力量也結束了，政治運動終將結束，作者選擇讓葛日新和阿貞都以死亡作為結局，象徵著兩者所追求的理想國已經破滅。文化大革命的知青阿貞與保釣運動的葛日新正代表著七零年代華人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華人知識分子企圖建立一個屬於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然而理想國的破滅帶給知識分子內心上巨大的衝擊。

---

<sup>117</sup> 張系國著：《昨日之怒》（台北市：洪範書店，1979年9月），頁52。

張系國的《黃河之水》是以一位台灣新聞系學生詹樹人為主角，描述七零年代結束時台灣社會的問題與變化。其中一段為詹樹人幫政治人物洪醒生助選，雖然眾人熱血澎湃，但仍然落選。落選後詹樹人與洪醒生的談話讓詹樹人了解到民主政治中的問題所在：

人究竟是人，都有私心，也都有缺點，政治人物更不可能十全十美。政治上的權謀運用、恩恩怨怨，都會慢慢腐蝕一個人決心和意志，即使有真正的強者，他也會迅速為週遭的環境所吞食，乃至於骸骨無存吧？<sup>118</sup>

張系國以主角在對談後的自我省思，道出當時台灣民主制度理想的問題。政治人物在獲得權力之後便會為權力所腐蝕，漸漸失去原有的理想，最後被歷史的洪流所吞噬。主角了解到自己能夠依靠新聞的專業，為歷史留下見證，紀錄歷史改變的過程和產生的影響，便不需執著於強者的追尋。

張系國以台灣、大陸、美國三地作為背景，主要是著眼於三個不同的理想國選擇。大陸所代表的是社會主義理想，台灣代表的是民主制度理想，美國則代表自由開放。而小說中的華人知識分子不論是選擇何種制度，卻同樣面對到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阿貞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是均富的社會，現實卻是均貧。台灣要實行民主制度，現實中政治卻仍然為少數人所操控。留學生留在美國享受自由開放的融合社會，現實中卻是處處受到排斥以及不斷湧上心頭的鄉愁。不同的理想國卻面臨同樣破滅的結局，張系國透過三篇小說，將知識分子在面臨理想破滅的問題展現出來。

## 二、 去與留之間的迷惘

留學生懷抱救世的裡想到海外求學，在求學的過程中卻發現自己愛上美國的生活環境，內心卻又對故鄉有所懷念，在這複雜的問題中，試圖找尋自己的方向，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疑惑。因此張系國以小說人物展現知識分子在去留之間無法抉擇，最後造成自我的失落。張系國留學美國，但心中所思仍是華人世界的未來。身為旅外學人的他，同時也參與政治運動，瞭解到遠離家鄉的這一

---

<sup>118</sup> 張系國著：《昨日之怒》，頁 165。



群留學生對於華人世界的關懷。但是在參與政治活動之後，他發現知識分子卻不知該何去何從。

在《紅孩兒》中，張系國是以臺灣到美國的留學生為主角，敘述主角高強在美國留學期間，參與政治運動。面對左右兩派的分裂與自我去留的迷惘，主角內心轉變為對政治的絕望。本文以書信和文件交錯敘述，透過書信對於主角高強的對話建構了主角高強的本體。作者以一封家書開啟事件，指出主人公在學業與愛國之間的掙扎，也點出主人公受到親情壓力與愛國情懷間道德的衝突。在「書信之一」，父母親與哥哥對於主角參與政治的反對聲音與同學對於主角堅持理想的贊同中，透露出他個人為了政治理想不惜放棄學業、親人，一心崇尚社會主義，希望能夠達成中國統一的目標。「文件之一」是反共愛國同盟對於主角高強批評，開始了激烈的左、右派衝突，也開展了「書信之二」政治與親情兩方面的激烈衝突，主角在政治上開始受到挫敗，親人更加反對他參與政治活動。「文件之二」包含兩封文件，分別是高強原本的同志對於高強的批評以及另一批同志的反駁。這除了展現主角的政治挫敗，也說明中國統一愛國運動即將走向失敗的命運。「書信之三」中所有政治運動與愛國熱情漸漸消失，所有人物淡出政治活動，轉而求取個人的理想與幸福，而主角也漸無音訊。最後「文件之三」是調查局查答覆主角哥哥希望找尋主角的文件，表示已盡力仍然無法得知主角的去向。藉由主角的失蹤，說明整個愛國運動宣告失敗，中國統一也走向一個遙遙無期之路。

這些看似不連貫的書信組合，卻成為主角內心變化的推展與演進。依照書信時間的安排，主角從對於愛國運動的熱衷到後來對於政治的迷惘，甚至不知未來該何去何從，最後失蹤毫無音訊。主角所面對的是未來選擇的難題，認為不論留在美國或是回到台灣以及去到大陸，似乎都無法符合自己真正的期望。主角從小是親人眼中品學兼優的優秀青年，他對國家有特殊的情感，對於中國陷入分裂狀態，主角有一份身為知識分子所應有的責任與理想，即是盡力促成國家的統一。但是對於他的立場，家人卻希望他能放棄：

我們不是反對你關心國家大事也知道你一向愛國但是這都是你沒辦法

張系國以一封無標點符號的家書，內容中摻雜許多瑣碎的家庭瑣事。這封信中主角親人所關心的是個人生活上的小事，與自我本身的利益。對於國家主權與未來，僅僅以個人無力可以解決為藉口。面對大我與小我的抉擇，主角秉持知識分子的傳統，犧牲小我要成全大我，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來改變社會。認為父母親對他的期望是一種自私、個人主義的想法，應當要以國家統一為自己的理想，而非追求學位和自我的前程。然而這樣的理想卻是充滿著矛盾與空談的弊病：

假如你們真心贊成中共，不妨回大陸去參加建設的行列。假如你們真心要改造臺灣，不妨回臺灣去參加革新的努力。如果都不能做到，只在國外空談，我以為不但於事無補，適足暴露你們首鼠兩端，言而誇大！<sup>120</sup>

這是主角的同學陳紀剛對於主角所作的一番批評，正暴露出主角所堅持統一運動的困難點與問題。他認為身在國外的留學生，對於國家陷入分裂狀態，如果有心要參與政治活動，可以主動回到自己認同的台灣或是大陸，身在異鄉只是不斷的座談、辦刊物，對於政治現況並沒有力量去改變。

在政治的環境中，權力的鬥爭展現了人性醜惡的一面。因為眾人爭權奪利，使得眾人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與做法。在文件之二中，主角高強被原本的同志批判：

他自己明明是個右傾機會主義者，可是他偏要說別人左傾盲動。他在自己人中間散佈毒素不說，還在公開討論會裏主張革命無用論，嚴重挫折群眾的革命意志。<sup>121</sup>

由於同志之間的路線不同，主角對於自己應該何去何從有了新的思考，並且試

<sup>119</sup> 張系國著：紅孩兒，《遊子魂組曲》，頁 67-68。

<sup>120</sup> 張系國著：紅孩兒，《遊子魂組曲》，頁 70。

<sup>121</sup> 張系國著：紅孩兒，《遊子魂組曲》，頁 76。

圖修正自己所堅持的路線，但是卻引發了同志之間的強烈反彈。不但使得政治團體分裂，自己對於統一的理想也就漸行漸遠。知識分子在面對理想破滅與同志的背離時，對自我的未來產生了不確定性，引發的便是對於自我未來的重新思考。作者安排了四個不同的選擇，包含哥哥、陳紀剛、王復城與鍾貴等四人的書信。首先是哥哥對主角勸說，希望他留在美國享受美國豐富的物質生活；同學陳紀剛則告訴主角，自己選擇回到大陸去參與建設的行列；另一位同學王復城認為應當回到臺灣加入革新的運動；最後一個是同學鍾貴，他放棄革命的理想，選擇了宗教與婚姻，並留在美國生活。他們都不再繼續無意義的「口號革命」，而是選擇「實踐」成為自己新的目標。張系國透過四人來提供主角四種選擇，但是卻都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後續狀態。

作者透過四人的書信將主角內心的掙扎表現出來，在面對理想破滅後，主角還有上述四種選擇，但是作者並未安排一個專屬於主角的歸屬，而是以三封調查局答覆尋人的文件來表示主角失蹤，並作為結束。主角的失蹤正是代表著知識分子面對未來去留的迷惘，在四種選擇中，哥哥與鍾貴的選擇是留在美國；陳紀剛選擇去到大陸；王復城選擇去到台灣。張系國以主角為能主動和哥哥聯絡來說明主角不想放棄自己身為華人的事實，不願留在美國享受優渥的物質生活。張系國也不能在左右派中作一個明確的抉擇。張系國以做出選擇的陳紀剛和王復城來說明當時知識分子心中的迷惘。在王復城答覆高強的信中提到陳紀剛：

後來他決定回大陸去。對於回去的事，我們辯論了很多次。陳紀剛也很迷惘。一直到他回去的前夕，他都並沒有完全下定決心。<sup>122</sup>

陳紀剛與王復城分別代表左右兩派，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的決定都無法下定決心，同樣在痛苦的掙扎中做出決定。張系國以兩人來說明知識分子遭遇到對未來迷惘時是無法下定決心的。這時的知識分子對於自我的信心與肯定全都被懷疑與迷惘所取代。張系國並不認為其中哪一種選擇是最佳的，因此他安排主角失蹤，可以藉由失蹤來說明主角對於四種選擇的失望與拒絕，認為主角無法走

---

<sup>122</sup> 張系國著：《紅孩兒》，《遊子魂組曲》，頁 80。

出「去」與「留」之間的迷惘。

在《枯骨札記》中，主角陳死人身為殭屍而受到圍捕，不得已只好加入另一群殭屍成為「伏魔專家」，協助圍捕殭屍以求生存。但是「伏魔專家」的生活無趣、又遠離故鄉，讓他不得不想辦法回到家鄉，回到家鄉後卻看見鄉民一心要讓子女們成為伏魔專家，便犧牲自己讓眾人瞭解他們的苦楚。

殭屍是人類受到殭屍攻擊而成為殭屍，外觀雖然和人類一樣，但卻是不同於人類。張系國以殭屍來諷刺留學生，在去到伏魔山後雖然成為了「專家」，只能與同是殭屍的同伴為伍，不但遠離家鄉，也無法在當地融入人類的社會，只能藉由伏魔專家的面具來遮掩為人所恐懼的殭屍身分。伏魔專家的身分讓他們產生身分認同的問題，《枯骨札記》中寫道：

我已經逐漸忘記我究竟是甚麼。說我是殭屍，天下哪兒有不喝人血的殭屍。說我是生人，人世間的情形對我是越來越隔閡了。我懷念我的故鄉西山。我在那兒長大，學會木匠的手藝，娶妻生子。即使成了殭屍，我喝的至少還是西山鄉民的血，我至少還是「西山雙魔」之一，西山有誰不知道我陳死人？但是現在呢？我甚麼也不是了。我要回去，是的，我一定要回去！<sup>123</sup>

主角對於自我身分認同產生迷惘，認為留下來成為伏魔專家並不是自己所想要的，應當要離開這裡，回到家鄉。在這些遠離人群的殭屍心中所念念不忘的是家鄉的人事物，自己應當要回到家鄉。張系國以《枯骨札記》中的殭屍陳死人來象徵留學海外的學子，在學成之後都希望能在美國繼續工作，培養自己的能力。由於生活環境仍侷限於留學生的圈子，在美國社會中無法建立自我認同，加上對於家鄉的思念情懷，希望選擇回歸。張系國以「殭屍」作為象徵正是因為它的「不可逆性」，主角一但呈為將失後就無法再回到人的狀態了。張系國以此來說明留學生在成為留學生後發現自己已經無法離開海外的社會，既捨不得海外的生活環境與物質享受，對於家鄉社會也已覺陌生，無法融入了。

張系國在《知識份子的孤獨與孤獨的知識份子》一文中提到：「在國外的

---

<sup>123</sup> 張系國著：《枯骨札記》，《地》，頁 182。

留學生當談到去留問題時。有一個很普通的論調是『拿了博士立刻回國沒用，自己所知有限，不足從事研究。最好在美研究十年廿年以後，自己讀通了，回國更有貢獻。』 這種論調，其實隱藏？較自私的動機：『等自己功成名就，回國講學，做歸國學人，甚至為政府禮遇，豈不更光彩些？』<sup>124</sup>許多知識分子因此而留在海外，甚至定居於海外。留在海外的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是與海外社會融合的問題，由於種族的不同，身處海外的知識分子首先面對的便是國家認同的問題。自己黃皮膚、東方人面孔的特徵並無法隨著時間消滅，在當地落地生根時，便會產生自己究竟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的認同問題。如果是美國人，自己外在的特徵卻又使得自己在融入社會上有衝突；如果是中國人，卻又遠離家鄉，與故鄉產生距離。所以張系國以「香蕉船」的題目「香蕉」來諷刺這樣的知識分子是「黃皮膚與白內心」。因為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喪失內在自我原本的文化，在回到台灣或是留在美國中陷入兩難。

還有就是對於故鄉思念的鄉愁， 枯骨札記 主角曾說：「沒有回到故鄉，自己甚麼也不是。」<sup>125</sup>留學生當初留學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夠學成歸國，為國家近一份心力，但是卻因此身陷海外，對於家鄉的思念總是無法斷絕。另一種知識分子在回到國內之後，往往被稱之為「歸國學人」或「專家」，並且奉之為上賓，但是留學生也會發現，自己之所以受到故鄉民眾的愛戴，並不是因為同為故鄉人，而是被「歸國學人」的假面具所欺騙。眾人所期盼的是如何得到這樣一個假面具，當留學生失去了「歸國學人」這個假面具的保護之後，是否真的能夠融入故鄉的生活，還是就像陳死人一樣，被鄉親攻擊、辱罵，最後絕望的選擇放棄生存的掙扎。因此留學生回到故鄉之後，不但不能放棄其留學生的身分，反而必須依靠這樣的身分繼續生活。這和自己當初因為要放棄留學生身份而回到故鄉的願望正好衝突，就如同殭屍一樣，一旦成為殭屍，就必須一直擔任殭屍，回到普通生人的願望是不可得的，一旦沒有了面具保護的殭屍，就只有滅亡的路了。

張系國以寫實小說 紅孩兒 和恐怖寓言小說 枯骨札記 來表現身為留學生的知識分子對於回到台灣、大陸或是留在美國的問題，兩者皆是以留學生

<sup>124</sup> 張系國著：知識份子的孤獨與孤獨的知識份子，《孔子之死》（臺北：洪範書店，1978年11月初版），頁127。

<sup>125</sup> 張系國著：枯骨札記，《地》，頁182。

作為小說的議題。《枯骨札記》是以留學生在身分認同上的問題來思考，認為身分認同問題影響了留學生在去與留之間的決定。以生人成為殭屍來比喻台灣到美國的留學生，由於文化的改造使得留學生如同殭屍一樣產生身分的轉換與不可逆，卻又無法融入當地社會，只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小團體，就像是殭屍是受到詛咒的一般。《紅孩兒》則加入了左右兩派，留學生選擇前往大陸、台灣或是留在美國。但是張系國卻又安排人物做出各種選擇，並且透過這些人物內心的掙扎來說明這些選項並非有單一正確的，反而以主角的失蹤來說明知識分子無法走出去留的迷惘。

### 三、 自我的質疑

在現實環境下，理想的實踐常常受到政治力量的迫害。由於政治腐化，政治集團轉變為擁有合法權力的暴力集團，因此知識分子在面對這強大的力量時，內心對於堅持理想的信念便容易有所動搖。中國傳統文人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願意犧牲生命，以鮮血和軀體來展現理想的價值，但是張系國對此有所反思，認為在面對政治力介入時，知識分子是否都能慷慨赴義，求取理想的實踐，便成了問題的所在。在張系國《領導者》一文中，主角與幾位同伴為了爭取言論自由，經常批判國家及政府當局，逼使政府以政治力介入，甚至將其中兩人逮捕入獄。雖然僅僅一天，兩人就被釋放，但是此次經驗，卻震撼了他們的內心，讓他們對於是否堅持理想產生懷疑。文中被逮捕的周裕民與趙曉石，在被捕前對於自己所堅持的自由理想有著強烈的信心，兩人針對民主自由理想，多次的在公開的集會、媒體上批評時事和政府，這都是為了追求自我的理想，勇敢的發表並且推行自己的看法與理論。在被逮捕之前，他們對自己的理想能夠實踐是相當得意的。就算因此被當局打壓，也都自認為是一項對於理想實踐所必要的犧牲。文中提到：

「我前晚就替裕民收拾好牙膏牙刷和換洗衣褲。他們一來，裕民對他們說：『我早就等著你們了』，提了包包就走，連那些人都十分驚訝。」<sup>126</sup>

<sup>126</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34。

這是一種慷慨激昂的心情，對於自己能夠從容的面對政治力的壓迫而仍堅持理想，讓他覺得是理想獲得勝利的時刻。認為自己就像是傳統知識分子，為了天下社稷而犧牲個人，讓個人存在於世界的價值展現。但是，當真正面臨死亡的威脅時，心中難免有所恐懼，對於理想的堅持也就打了折扣。就像是趙曉石所說：

我坐了一天牢已經夠受。如果再久些，管他甚麼難得的經驗，送給我我  
都不要。<sup>127</sup>

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讓原本打算為了理想從容就義的知識分子，也不免擔心受怕。在當時的威權體制下，爭取自由民主本就是危險的事，因此會遭受到當局的迫害是必然的，但是當現實環境真的走到危險的情況時，知識分子是會感受到現實與理想的衝突的。就像是周裕民、趙曉石被警察帶走、盤問這就是現實環境的困難，知識分子面對如此外在壓力時是否能夠堅持理想、還是選擇背棄，這都會在內心形成衝突。經歷政治壓力之後，知識分子雖然表面上仍然會宣稱自己堅持理想、不為強權，依舊會不斷的努力實踐，就像趙裕民所說：

要爭自由民主，不是講空話，就是要火裏來，火裏去，水裏來，水裏去。

128

諷刺的是，他所說的是一種表面的空話。在他的內心，理想已經因為外界壓力而消失了。他已經完全背棄自我的理想，甚至背棄了所有一同努力的伙伴、學生。在面對其他學生受難時，也無法再次發揮當初慷慨激昂的表現，只能淡淡的回應說：「我也剛剛才從裡面放出來 都是無能為力的事 能怎麼辦呢 大家回去吧，你們都回去吧。」<sup>129</sup>知識分子發現了自己並不同於當初所想像的勇敢，並不能徹底的堅持理想，面對外界的壓力，自己竟是如此容易的背棄自己的理想。其內心對於自己產生鄙視，明白自己並不能承擔任何重任。

---

<sup>127</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46。

<sup>128</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46。

<sup>129</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49。

文中提到：

我開始鄙視憎恨自己。我突然明白了我們這樣的知識分子是多麼的軟弱無用。我們無資格領導任何人。祇要施以壓力，我們就會縮成一團，甚至彼此出賣。<sup>130</sup>

他們發現自己沒有偉大的情操，就如同原本受到他們鄙視的一般人一樣，他們沒有任何足以領導的能力。面對自我背棄理想的行為，對照先前領導眾人的情況，他們心中對於自我產生無比的厭惡感。他們開始批判自我，批判與他同樣出賣自己、朋友、理想的同路人，對於身邊周遭的人和他自己，都被陌生化了，他們不再是當初充滿理想，願意為了理想犧牲的那些人，而是成為了出賣自己、出賣別人、令人厭惡的人。所謂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外表那樣的高貴，他們所有擁有的不過是受自己自尊心膨脹所支撐的理想，一旦這個理想消失，他便會失去所有得一切。因此他們就算是已經不再堅持理想，但卻仍然要高舉理想的旗幟，因為這樣的旗幟可以替他保留一點點外表上的尊嚴，讓他依舊能夠依靠這樣的假象生存下去。

文中所提到的其他知識分子，對於他們的遭遇，大多採取躲避的態度。不是避不見面，就是推託閃避，更有落井下石之輩。讓人見識到所謂的知識分子，面臨到生命安全之際，常常是率先棄守理想的人。張系國以這些配角人物表現出知識分子面對政治壓力所展現的恐懼，就如同主角金理文雖然實際參與救援行動，但是他其實也並非因為堅持理想而伸出援手。而是因為騎虎難下，不得不大力相助。其內心對於自己所做的決定也是非常掙扎。在他與其他人見面之前，對於自己是否要繼續前往救援一直搖擺不定。在聽到有許多學生被捕後，他忿忿不平的說：「你在電話裡為什麼不告訴我，星期五已經有一大批學生被捕？」<sup>131</sup>這樣的話語已經讓他擔心自己的情緒完全表現出來了。他所擔心的不是已經被逮捕的朋友與學生，而是自己會不會受到牽連，雖然後來仍試圖安慰其他人。但是那一瞬間，他已經背棄了一同打拚的同伴了。

在經歷這樣慘痛的過程之後，他對於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身份產生了質

<sup>130</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50。

<sup>131</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34。



疑。他發現自己開始懷疑朋友、學生是否會在關鍵時刻出賣他，發現自己已經無法再誠實的面對學生，甚至無法面對自己。他說：

我發現我不再能信任我的老朋友，我甚至不再能信任自己。我們到底算是甚麼？是什麼使我們變成這樣？<sup>132</sup>

對於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開始厭惡，他瞭解到所謂的知識分子是如此的軟弱，只能藉由亮麗的外表來掩飾內心的不安。這樣虛假的人物是他所厭惡的，如今，自己所成了自己所厭惡的人。其內心形成了自我認同上的問題，他發現自我的主體就在這樣的不信任與懷疑中迷失了。本文最後以主角的意識流動，加上連續的十二個疑問，讓主角陷入自我認同的問題之中。對於學生部份，主角內心說道：

可是每當我張口欲對他們說些甚麼，那晚的一幕便浮現在眼前。我能對他們說些甚麼，而不致成為欺騙？我能帶引他們走向何處，而不致將他們出賣？<sup>133</sup>

張系國透過主角對學生的反思看到知識分子對於自我能力與人格的質疑，認為自己無法帶給學生正確的觀念或未來，無法保證能夠保護且不出賣學生。在身為師長部分，主角的內心說道：

有一陣子我非常不諒解裕民那晚的行為。他怎能忍心背棄他最忠實的信徒？但後來我們心自問，我又如何能夠審判裕民的行為呢？若絮提到應該營救學生時，我不是也提出過反對的意見嗎？如果我處於裕民的境地，剛從牢獄中獲釋，驚魂甫定，我會勇敢的面對學生的困境嗎？恐怕我也會退縮不前。那我又如何能夠審判裕民呢？<sup>134</sup>

---

<sup>132</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51。

<sup>133</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50。

<sup>134</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50。

張系國以主角師長的身分卻背叛學生的行為，來質疑身為知識分子，無法勇敢營救學生，又怎能領導學生。對於在面對同伴部分，主角的內心提到說：

曉石無意中透露，在裏面她們曾經盤問過我的事情。如果他們盤問過曉石，一定也會盤問裕民。裕民卻矢口否認了。但這是不可能的。那麼裕民為什麼要否認呢？難道是因為他已經出賣我了嗎？至於曉石，雖然他說他並沒有出賣我，可是我能相信他的話嗎？<sup>135</sup>

主角對同伴產生疑問，認為同伴已經出賣了主角。張系國以這樣的疑問來說明知識分子對於同伴的不信任，更導致對於自己內心對人性的質疑。在面對自我部分，主角提到：

這些念頭一直嚙咬著我的心胸。我發覺我不能在信任我的老朋友，我甚至不能再信任自己。我們到底算是甚麼？是什麼使我們變成這樣？<sup>136</sup>

最後主角將所有問題歸結到自我身上，認為自己無法信任自我，無法將自我做出定位，對於自我產生質疑，並且無法找出原因來改善。張系國以主角在面對政治理想破滅後，對於學生、師長身分、同伴進而到對於自我的問題提出質疑，認為知識分子在自我能力、自我人格、背棄問題以及自我認同上產生疑惑。

張系國小說中知識份子在政治理想破滅之後，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疏離問題，分別是「迷惘」與「自我質疑」。在理想國度破滅的情形之下，知識分子祈求找尋一個新的國度作為理想國度的替代品，雖然提出許多選項，但卻讓知識分子感到困惑，每一個決定都有其優缺，但也都不能真正替代理想國度，無論身在何處，都無法解決對於未來去向的迷惘。而自我質疑則是從自身與他人的關聯中產生，認為自己在背棄理想之後，自己無法面對他人，平靜的與人相處，進而對自我的能力與人格產生質疑，並逐漸擴大為對自我的個體無法認同，認為自己失去存在的意義。

<sup>135</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50。

<sup>136</sup> 張系國著：《領導者》，《遊子魂組曲》，頁 151。

## 第二節 自我實現的失敗

張系國小說中探討知識分子內心問題的另一個角度則是自我實現的問題，張系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多有其個人的生活理想，像是《亞布羅諾威》中的賈老師所追求的是在哲學上的創建與傳承；《本公司》中的宋子佳所追求的是能將自我所學貢獻在國家建設上；《昨日之怒》中的王亞男追求幸福家庭。然而面對現實的挑戰，自我實現常會受到阻礙而有所變異。《亞布羅諾威》中的賈老師所面對的是現實社會的無法見容，導致他以哲學思想經世濟民的想法受挫；《本公司》中的宋子佳則是想藉由大公司的幫助來達成建設國家的理想，最後卻反被大公司宰制而屈服了；《昨日之怒》中的王亞男則是在完美家庭中找不到人性及存在意義，卻在外遇之中找回自我。人的熱情與奮鬥都是為了理想，也就是為了生存找尋答案，在這樣的驅動力之下，人類需要自我實現。然而自我實現有其困難，人類在實踐的過程中，常常會因為外在的壓力而有所逃避，當理想破滅，自我實現無法達成時，人類所面臨的便是自我存在價值的疑問。今就以下三方面來討論張系國作品中，自我實踐失敗的人們心中所面臨的存在疑惑。

### 一、 哲學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張系國《亞布羅諾威》一文中以主角賈國樑作為傳統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為人處事有自我獨到的看法，不受外界影響，但卻也常常不為外界所接受。就如同他所說：

古今許多偉大的哲學家、詩人、畫家，哪一個在生前不是遭人白眼，受盡奚落呢？知音難尋，曲高和寡。不過問題是一個人處在這種困境，是否仍應堅持他的理想，還是該和流俗妥協？<sup>137</sup>

對於自己受人白眼、奚落，這都是因為流俗之人不能理解他的想法，雖然身處困境，仍必須要堅持理想。張系國以主角獨特的個性來說明了知識分子面對世俗價值時為了堅持自己所謂的真理所造成的衝突性，由於不與流俗妥協，所以

<sup>137</sup> 張系國著：《亞布羅諾威》，《地》，頁 63。

常與外界格格不入。然而主角所堅持的哲學理想是以思想「教化世人」，若是不能為人所接受，無法使世俗瞭解，又怎能達成目標呢？主角說：「可是我剛才講的這些，在台灣有幾個人能明白呢？」<sup>138</sup>這顯示出在主角的觀念中，知識分子將自我地位提高到眾人之上，認為知識分子是掌握天下關鍵的人。其他人是不能瞭解他的理想，需要他去教化、改變的。他的理想需要大眾的認同才能實現，而他卻又一心的認為大眾是無法瞭解的，這樣的矛盾，使得他大受打擊。賈國樑在無意間也對學生透露出如此的心情：

過去的就過去了，還有甚麼好提的？我也曾經熱血沸湧過，現在早已冷卻了。當初也曾夢想做一番事業，現在呢，年已近不惑，還是孑然一身，一事無成，還有甚麼好說的呢！<sup>139</sup>

張系國透過主角表現知識分子在矛盾想法中不斷的衝突，當時間流逝卻又一事無成時，其內心對自我的打擊與失望是巨大的。主角身為知識分子，在立下志向時，必然是熱血激昂，但愈是熱血，當面臨現實的挫折時，其打擊也相對沈重。理想的實踐是知識分子窮極一生之力所欲達成，實踐所遭遇的阻力不斷攻擊知識分子的內心，漸漸消磨主角內心的熱情。只能看著社會上不同論調的人大放厥詞時，忍不住的批判一番。他說：

現在不學無術、浪得虛名的人太多了！你們看某某。他哪裏懂得甚麼文化人類學？仗著文筆還不錯，會搬弄幾個西方名詞，也敢談中西文化問題！他自己天花亂墜胡說一氣，可不管有多少純潔青年被他引入了歧途。<sup>140</sup>

主角在現實將哲學教化的理想消磨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不斷的批評與謾罵。將自我內心對於現實環境的不滿，藉由對他人的批判中宣洩而出，希望在批判中貼近自己所失去的理想。然而理想既已失去，再多的批判也只是對自我心中

<sup>138</sup> 張系國著：亞布羅諾威，《地》，頁 60。

<sup>139</sup> 張系國著：亞布羅諾威，《地》，頁 69。

<sup>140</sup> 張系國著：亞布羅諾威，《地》，頁 60。

背棄理想的傷痛產生一點療慰作用，並不能有所改變。甚至藉以自我安慰的說：

現在咱們的學術界就缺少幾個風骨傲岸的人物，能夠使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有時我也想站起來，對那些蛇蟲魍魎口誅筆伐一番。可是再想想，在這亂世，不是以文章鳴的時候<sup>141</sup>

知識分子希望以文章來導正天下，使思想能夠獲得實踐。尤其是生逢亂世，更是需要知識分子來盡一份心力。然而他卻認為現實環境不允許，不應當以文章導正社會風氣，這樣的說法其實只是為了掩飾心中對於背棄自我理想的罪惡感。事實上，他已經將「哲學教化世人」修正為「傳承於學生」了。

面對現實的絕望，他只能投身教育工作，讓自己的思想有所傳承。就如同孔子一般，理想在現實環境被打壓，無法獲得多數人的認同，只能黯然回到鄉里講學。賈國樑也是，他回到學校，對學生講述自己的理論思想，希望學生能夠承繼這樣的傳統，有朝一日能夠實踐。他說：

退而求其次，不如好好教幾個學生出來，將來有一天，說不定你們能把我的思想傳下去<sup>142</sup>

知識分子自己無法解決現實與理想的衝突，卻寄望著學生能夠承繼哲學思想，並且奢望著有一天，學生能代替自己以此思想教化世人。張系國以主角的自我修正來展現主角對於現實的妥協，並且指出其中的衝突性既然無法解決，就算是思想不斷的流傳，又怎能實現教化世人的理想呢？這只不過是將學生又帶入了這矛盾的循環之中。當學生接受到這樣的使命時，必然又如同他年輕時一般，認為天地之間只有自己繼承了如此偉大的使命，會被「一種不朽的、偉大的使命感所深深打動」<sup>143</sup>。使得學生同樣熱血激昂，立誓要不負辱使命。但愈大的使命感，所面對的挫折感也愈重。學生在出了社會之後說到：

<sup>141</sup> 張系國著：亞布羅諾威，《地》，頁 60。

<sup>142</sup> 張系國著：亞布羅諾威，《地》，頁 60。

<sup>143</sup> 張系國著：亞布羅諾威，《地》，頁 60。

念大學的時候，還把畢業後進入社會看成很了不得的事，以為縱不使這個大染缸變色，至少自己也會有一番痛苦的掙扎。<sup>144</sup>

學生接受賈國樑的思想，想要以此繼續執行其未完成的教化世人理想，想要經緯天下、導正社會，認為社會必然會因為自己的努力而有所變化。甚至也降低標準，認為自己就算不能完全達成，也必然會有一番努力與功績。可是想不到卻連一點掙扎也沒有，面對巨大的社會，自己所繼承的哲學思想竟然是無處可發展。學生在失敗後提到：

原先還武裝著自己，準備做一番唐吉訶德式的挑戰，後來竟找不著一座風車做對象，好似掉在漿糊般的液體裏，軟綿綿的使不出力來，初時或許有些焦躁，後來便也很安適自得。<sup>145</sup>

承繼老師思想的他，面對巨大的社會環境，竟然是無所施力。就連內心的衝突也因為屈於現實而瓦解了。張系國以兩代師生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並以兩人所秉持的哲學思想與教化世人的理念作為問題所在。小說中並未說明其哲學思想為何，正是說明其哲學思想的模糊，以此模糊的概念來教化或傳承必然為現實社會所吞噬。張系國以賈國樑所代表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在面對巨大環境的變化時，看到現實的殘酷，對現實絕望，自己完全的放棄自我的理想，但他仍然寄託未來。但是這樣的傳承事實上是一種惡性循環，是不斷的將自我放置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點上，最後只能產生放棄的結果。

張系國以賈國樑來代表傳統華人知識分子的精神，以其導正風氣、改變天下的豪氣作為其哲學思想的實踐。指出傳統文化在這樣一個分裂的時代，似乎與現實環境有所隔閡。知識分子在堅持自我理想的同時卻也受到現實環境的壓迫。就如同傳統文人一般，為了堅持理想，必須不斷的衝撞現實，與外界對抗。然而主角所代表的則是新一代的華人知識分子，他所面對是一個快速變動的社會，包含各樣文化的流動。就算是堅持以哲學思想改變社會、衝撞體制，卻不知從何處下手。理想最後更是被社會所融合、消滅。現代華人在傳統文化與外

<sup>144</sup> 張系國著：亞布羅諾威，《地》，頁 80。

<sup>145</sup> 張系國著：亞布羅諾威，《地》，頁 80。

來文化的夾擊之下，試圖找尋自我存在的價值，實踐自我的理想。但是，社會強大的包容力，反而使得個人無法使力。舊時代還可以對抗體制，藉由反抗權威展現自我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而新時代的社會，反抗、衝撞對於社會已經無法激起任何的回應，更不用說要藉此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因此，現代知識分子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所造成的失落感是更勝於傳統知識分子，最後只能將自我放逐於社會熔爐之中，隨著社會浮沈。

## 二、 國家建設絕望與公司宰制的壓迫

張系國的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常以回國建設，貢獻一己所學為理想。就像《地》中的小禹所說：「我將來學成了，一定回國把研究所辦好，使以後的青年可以在國內從事高深研究，不必出國，受離鄉背井的苦。」<sup>146</sup>張系國筆下部分的知識分子在學得一技之長之後，總希望能夠盡自己的力量來協助國家的發展。為了獲得高深的學問，他們選擇離鄉背井到海外求學，所追求的不是海外優渥的生活，而是能夠將高深的知識與技能帶回國內。張系國小說《地》中的小禹所說：「如果國內的環境夠好，又何必忍受離鄉背井之苦。」<sup>147</sup>而小禹正是代表著知識分子，希望自己能夠將海外的長處帶回台灣，改善台灣的研究環境。所以知識分子選擇離開家鄉，為了創造美好的未來願景，忍受異地流浪的求學之苦。

張系國在《昨日之怒》中所插入的吳寒山是諷刺知識分子在海外求學時，被物質生活所吸引，迷失在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之中，背棄了原本的理想。他與保釣運動沒有任何關連，甚至可以被稱為多餘的人物。<sup>148</sup>但是他代表的是當時知識分子中的一種重要類型。他留學之後便在美國任教，一心只想要多賺點錢，繼續追求個人物質上的享受。這類知識分子在追求知識的同時，也被金錢利益困住了。他們一群華人教授聚在一起所談論的不是教授之間的緋聞，便是如何爭取研究經費或是賺取更多的金錢。張系國以這一段插曲作為保釣運動學生的對照，諷刺這些背棄理想、沈迷物質享受的知識分子。有些甚至成為四處

---

<sup>146</sup> 張系國著：《地》，《地》，頁 40。

<sup>147</sup> 張系國著：《地》，《地》，頁 80。

<sup>148</sup> 龍映台在《最好的與最壞的 - 評張系國的小說「昨日之怒」與「不朽者」》一文中，認為吳寒山的言論和林欣相同；其硬挺不起來的個性與洪顯祖相同，可說是可有可無的人物。

鑽營的旅外學人，回到國內並沒有發揮自我的能力來提供社會一點幫助，而是藉由學人的名號和招牌到處招搖撞騙一番之後便離開，他們背棄自我的理想、背棄國家與社會，讓自己成為一部賺錢的機器，雖然能夠滿足其物質慾望的生活，但卻滿足不了內心的空虛，他們必須藉由外在的物質享受來證明他人對自我的尊重，在 笛 中提到：

昨天某單位招待他們住旅館，兩個人一間房，那小子又帶頭吵，嫌招待不週，拍桌子要換房間。 我想，他們大概認為沒有被視為貴賓，有失面子吧！<sup>149</sup>

這些所謂的「學人」沒有理想，對於國家沒有懷抱情感，無法與社會產生連結，他們是沒有自我意識的過客，必須依靠外人的肯定來證明自我的價值，而其肯定的依據卻是他人如何以物質享受來招待他們，所以當物質無法滿足時便容易因為這樣的小事爭吵，認為沒有受到尊重。物質成為評斷他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將自我價值與物質等化了，人內在的生命力無法藉由理想展現，僅僅依靠外在的物質是無法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性，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失去理想之後，也失去人類存在的意義。

在《昨日之怒》與 本公司 中同時出現的留學生宋子佳則是立志要回到國內服務。《昨日之怒》中宋子佳曾經因為要回台灣而對參與政治活動感到憂心：

我準備回台灣去，好好幹一番。如果別人知道我在國外參加過這種遊行，對我的前途多少會有妨礙。<sup>150</sup>

他為了堅持自我報效國家的理想，對其個人的政治立場感到懷疑與恐懼，深怕因為自己的政治不正確而破壞了建設國家的理想。張系國以此展現知識分子在面對政治運動時的犧牲與掙扎，同時也表現出國家對於個人的無情與冷漠。

本公司 中的宋子佳是受到公司宰制、屈服於公司的知識分子，但若與

<sup>149</sup> 張系國著： 笛 ，《遊子魂組曲》，頁 267-268。

<sup>150</sup> 張系國著：《昨日之怒》，頁 162。



《昨日之怒》中的宋子佳對照則可以看出其在報效國家理想消失後的變化。《昨日之怒》中的宋子佳希望回到台灣貢獻所學，所以在「本公司」中宋子佳與同事小葉兩人建議公司在台灣設廠，希望能夠爭取回到台灣設置並主持分公司，既可以協助國內發展，自己也不用再離鄉背井。張系國以宋子佳作為回台貢獻的知識分子代表，說明知識分子希望透過自己的學養以及國外公司的資源來幫助台灣的建設。但是總公司卻在一切事業穩定之後將他們撤換，改以外國人主持，這樣的公司制度讓他們瞭解到自己不過是公司的一支棋子，覺得自己就算在怎樣努力，也得不到公司的肯定。小葉在對客戶抱怨時提到當初的情形：

當初派老宋和我回來，講好美金待遇，想不到公司剛上軌道，廠房剛蓋好，洋經理就上任了。這就叫做改土歸流，哈哈！<sup>151</sup>

兩人對於公司的制度有所抱怨，認為公司將兩人利用之後便更換職務，除了個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建設國家的理想也因公司的宰制而幻滅。張系國以宋子佳與小葉來說明個人理想受到公司的壓迫。大公司背棄了個人，大公司將個人視為公司生產的零件之一，所有的個人應當放棄自我意識，盡力為公司服務。宋子佳對小葉說：

我回來代理經理，只是替他們整頓分公司。帳目搞清楚，業務上軌道了，我就得走路。<sup>152</sup>

宋子佳對於公司的制度有所認識，瞭解公司的目的在於利用個人賺取利益，無法再藉由公司的力量來建設國家，也體會到自己的理想已經破滅。張系國以宋子佳心境的轉變來說明知識分子建設國家理想失敗後的問題，他屈服於公司宰制，知道自己受到公司利用，仍然願意為公司做事，最後甚至賠上性命。

張系國以此來展現當時知識分子屈服於公司宰制的困境，知識分子希望以個人力量來貢獻給國家、建設國家，希望國家能在自我的努力下有所改變。但是透過大公司與資本家的壓迫，知識分子瞭解自己無法達成理想時，心中的無

---

<sup>151</sup> 張系國著：「本公司」，《遊子魂組曲》，頁 42。

<sup>152</sup> 張系國著：「本公司」，《遊子魂組曲》，頁 46。

力感油然而生，自己的工作似乎成為一項純然生產的工具，對於國家並沒有實質上的幫助，知識分子與國家的聯繫被大公司所斷絕，個人內心感到孤獨與孤立。

### 三、 家庭幸福喪失與感情外遇的衝突

張系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除了追求社會上的各項表現，也追求家庭與感情的幸福。在《昨日之怒》中的王亞男與洪顯祖就是一對知識分子夫妻。洪顯祖擁有高學歷與高收入，擁有理想的妻子、孩子及一切物質上的享受。王亞男則是台灣的高材生，嫁到美國成為洪顯祖的理想配偶，陪伴丈夫出席派對，享受家庭生活，享受洪顯祖帶給她的一切物質報酬。在文中提到：

她逐漸適應了洪顯祖式的生活方式，可以過十天修道院般的隱居生活，然後再三天內連開四個派對，打扮成雍容華貴的女主人，然後在陪洪顯祖出去玩，變成他花枝招展的情婦……以她的才幹，這一切她都能應付裕如。<sup>153</sup>

王亞男努力符合丈夫的要求，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來配合對方，努力成為他的好伴侶。但是她卻發現失去了自己，她問自己：

這都是為什麼？他們這樣活下去，最後能夠獲得些什麼？這些問題，她一下子沒辦法想得清楚。<sup>154</sup>

她發現自己並非追求外在的享樂，如果自己一直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自己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張系國以王亞男的思考來說明，知識分子對於家庭幸福意義並非在於外在物質的享受，而是建立自我生存的意義。當知識分子擁有一切物質生活並開始享受它，突然發現心中有了一種奇異的激情，一種不滿足感，一種渴望。她的內心對於自我的存在感到質疑。她可以成為一個雍容華貴的女主人，也可以成為花枝招展的情婦，更可以是溫柔婉約的母親，但是這都是為了

---

<sup>153</sup> 張系國著：《昨日之怒》，頁 155。

<sup>154</sup> 張系國著：《昨日之怒》，頁 155。

他人而存在。那她自己又是什麼，當她脫離這些角色之後，她找不到自我存在的理由，一個專屬於她自己的角色。在文中提到：

只要她不自做主張，一切都隨她的意思，他從不發怒。她事實上也不需要自做主張，因為他對事情事情通常比她考慮得更周到，很少有差錯。

155

王亞男認為整個家庭就如同一部已經被丈夫規劃好的機器，自己只能在其中不停的運轉，沒有任何需要思考的地方。丈夫是賺錢機器，能夠精確的安排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與時間，自己只要照著做即可，但是她覺得這樣的生活失去了自我意識，失去了人性。她認為：

她並不是機器。她也不想做機器。她還想過人的生活。她不能忍受這樣完美無缺的生活。<sup>156</sup>

張系國以兩人的完美生活來反諷幸福家庭背後的疏離問題，知識分子反省自我在家庭中的意義，發現自我失去存在的價值，自己成為了家庭中的裝飾品。王亞男透過反抗行為來破壞家庭完美無缺的生活，刻意的挑起爭吵、離家，讓自己出現一些脫軌的行為，企圖在這完美的機器中加入一點人性。文中提到：

她開始有意無意製造一些小磨擦，在他的機器的齒輪間放幾顆小石子，使它運轉的不那麼靈活。<sup>157</sup>

她一個人艱苦奮戰了許久，一切能夠使用的手段都使盡了，幾乎已經心灰意冷，準備屈服，做一輩子洪太太。<sup>158</sup>

王亞男企圖挽回自我，讓自己的家庭恢復人性，她刻意增加摩擦與衝突，使完美家庭不再那麼機械化，但是她無法改變對方。丈夫強烈機械化的控制著家

---

<sup>155</sup> 張系國著：《昨日之怒》，頁 156。

<sup>156</sup> 張系國著：《昨日之怒》，頁 156。

<sup>157</sup> 張系國著：《昨日之怒》，頁 156。

<sup>158</sup> 張系國著：《昨日之怒》，頁 157。

庭，並且忽略她所加入的摩擦，讓她的疏離無法解決。最後讓王亞男放棄自我，準備屈服機械化的完美家庭，成為丈夫的附屬品。

張系國以男女之間的外遇關係，展現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對於感情觀念的變異。王亞男在面對家庭幸福的喪失後，她遇見了葛日新，她發現自己在外遇中找到自我。在法官問到兩人之間的性關係時，她自己回憶：

洪顯祖做愛和他做任何事情一般，只求迅速了事。有了萱萱以後，他們結合的次數更少，大約洪顯祖不願在無益的事情上面浪費精力。葛日新卻不一樣。葛日新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有追求完美的狂熱。<sup>159</sup>

和葛日新初次結合時，葛日新的熱烈，竟使她感極而泣。她每每在葛日新熟睡後，偷偷注視她的身體。她覺得他只是個大孩子。他甚至不懂得如何掩飾自己的感情。洪顯祖遠比葛日新成熟。但葛日新卻喚醒了她母性的直覺。洪顯祖並不需要她，他只要萱萱，葛日新才真正需要她。<sup>160</sup>

張系國以男女性愛關係並透過兩個角色的對比顯示出，王亞男所追求的不是物質生活上的享樂，而是內心對於自我理想的追尋。洪顯祖機械式的做愛，甚至認為這是無益的事，因為他只關注金錢利益，讓王亞男無法感受到自己的被需要。與洪顯祖在一起就如同一個裝飾品，自己並不能發揮自我的能力，洪顯祖需要的是一個物品擁有的感受，並不是真正需要她。真正的需要是建立在彼此主體情感的交流，所以洪顯祖對於她並沒有產生認同感。這使得她感到失落，自己不被認同、不被需要，人生存在的意義究竟為何？她心中也找不到。葛日新則不同，他給她不同的感受，讓她瞭解到自己的價值為何，他是真正需要她的。跟葛日新在一起時，不但在「慾望」的層面得到滿足，同時也給了她最需要的認同感，她找回自我存在的意義，就是能夠照顧對方，對方也能夠享受被照顧的感覺。

---

<sup>159</sup> 張系國著：《昨日之怒》，頁 181。

<sup>160</sup> 張系國著：《昨日之怒》，頁 182。

## 第五章 結論

張系國長期定居美國，但是他卻是以臺灣社會作為小說的題材，他所要諷刺的是臺灣社會的問題，他所建立的人物典型是臺灣社會的知識分子。因為這樣張系國被歸類為臺灣的小說家之一，他的小說雖然不同於同時代的其他本土作家，但就其內容與形式而言，實為另一種特殊的本土文學。

在留學生小說部分，他的作品卻不同於以往的留學生文學。同樣是討論離散與浪遊的問題，張系國卻採取不同的角度，將留學生的離散問題擴大為當代華人的離散問題。不僅僅將留學生文學的視野擴大，同時也將自我的小說創作帶入一個新的境界。

在鄉土文學部分，張系國不同於同時代的鄉土作家以農村為主題，描寫鄉下小人物的問題，他所關懷的是現代社會中的問題。余光中說：「以前的小說家批評的對象是農業的舊社會，張系國批評的卻是工業的新文明。」<sup>161</sup>張系國以他特殊的科學背景，對台灣社會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提出問題，提出警告。他所寫的不同於黃春明與王禎和的舊時代小人物，而是新時代知識分子對於社會化之後的變異。但是張系國並不批判個人。相較於陳映貞與黃春明對於反面人物的嚴厲批判，張系國對於小說中的人物更符合人道精神。他的小說人物中並沒有完全負面的人物，他所批判的是人性的問題、是社會進步後的問題，他試圖以小說來展現社會問題並加以改善。

余光中針對張系國和白先勇的不同時提到：「如果說，白先勇的作品是感性的，回顧的，絕望的，則張系國的該是知性的，前瞻的，企望的。如果說，白先勇的作品是從肺腑中流出來的，則張系國的，該是冷靜的腦加上熾熱的心的結晶。」<sup>162</sup>張系國以透過對於社會的觀察，以其獨特的文學語言來呈現小說的世界。在他的小說中，常有一連串的哲學對話或科學理論，對於小說的文學性有所傷害，然而這樣的小說卻保有其特殊的「知性」。透過其「知性」的操作，將枯燥無趣的哲學理論或科學定理融入小說，讓人們能夠瞭解複雜的哲學與科學理論，更加強小說所要表達的意涵。

<sup>161</sup> 余光中著：張系國小說的新世界----天機欲顯話《棋王》，《中國時報》1975年8月1日第12版。

<sup>162</sup> 余光中著：張系國小說的新世界----天機欲顯話《棋王》，《中國時報》1975年8月1日第12版。

張系國在小說中針對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疏離問題提出個人的見解，認為經濟發展後人們對於彼此的關係愈來愈遠，人們雖然生活在自己所創造的社會，但卻被社會所孤立，甚至被社會所宰制。小說中所指出的問題在現今看來，不但符合，並且擴大了。物質慾望對於人的影響更深，人倫關係也日益崩解。前文所提到的科技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則更加嚴重了，因為從報章雜誌、廣播、電影電視，到如今網路傳媒日漸成為重要傳媒，也被預期成為未來的主導傳媒，網路傳媒帶出來的文化衝擊，也比張系國所提出問題時更加劇烈。人與人的聯繫有更多的時間是透過科技媒體的中介，人與人的聯繫比以往都更加頻繁，但人與人的距離卻越來越遠。由於人們所面對的是更加虛幻的對象，人們內心所面對的疏離感也就更深了。張系國小說能在當時便看到未來問題的發展，他的小說確實是「前瞻的」。

張系國的小說雖然灰暗，總對於人性保持著一些「企望」。他透過小說指出人性的黑暗面，批判人性的弱點，將知識分子在時代變化中的疏離問題提出，但他也希望能找尋一條人類未來可行的路。在《遊子魂組曲》、《棋王》中，張系國特別在小說結尾之處做了許多的安排。就如同《棋王》中的神童最後捨棄天賦，要以自己的能力來下棋；或者是主角最後看見五彩繽紛的肥皂泡，這些安排象徵著為人類能夠在失去上帝之後找尋一條對抗疏離的路。《領導者 遊子魂組曲》的最後，主角透過學生的自白與道歉，看到了希望，自己「積在心胸裏的鬱悶感覺，突然一掃而空。」「那天晚上，我竟坦然睡了個好覺。」雖然看起來有些牽強，甚至破壞了小說的藝術性，但這代表著張系國仍未放棄傳統道德觀，仍相信人定勝天的道理。張系國對於人們始終保持著「企望」，他相信小說能讓人們看見，他要透過小說來改變社會。

張系國在內容的安排上刻意圍繞著人倫的議題。在橫跨十多年的小說創作中，透過小說將社會上的倫理問題一一呈現，像是描寫家庭關係的《解鈴者》、《香蕉船》等；描寫師生關係的《亞布羅諾威》；描寫朋友關係的《本公司》、《昨日之怒》、《棋王》等；描寫國家主權與政治議題的《昨日之怒》、《領導者》、《藍色多瑙河》等；描寫男女關係的《征服者》、《不朽者》等。張系國在創作上仍保有中國傳統倫理的整體性，如此完整的描述中國傳統倫理關係的小說家實為少見。

張系國曾說過自己是為了華人而寫作，其所描寫的華人並不侷限於台灣或大陸，而是包含兩岸三地及在美華人。他試圖將同一時期的華人社會透過不同的小說串聯在一起，營造出大中華的社會景象。

張系國在小說的創作中，雖刻意選擇華人知識分子、疏離問題、倫理關係為主題，但仍然沒有放棄形式上的營造與變化。甚至在形式上的選擇也別有用心，透過不同的小說形式來配合主題，讓主題呈現的更加完整，像是《決策者》中的測驗題形式便與決策主題能夠精準搭配，成為一份決策者的測驗題。如此善用小說形式來強化小說的意象便可看出張系國對於小說技巧的掌握，就如同龍應台所認為的：「這其實有著高度的藝術技巧。」

然而在張系國的小說之中也存在著未能掌握之處，像是《亞布羅諾威》中的師生，對於自己的理想究竟為何，張系國並未明確指出，僅僅以模糊的方式帶過，讓人捉摸不到其核心的價值為何。在各篇小說中的結尾，張系國意欲強調其仍未放棄的信念，但又無法指出一個明確的方向，如同簡政珍所認為：「張系國所討論的存在問題是一個只有『正』與『反』卻沒有『合』的特殊辯證。」或許在小說創作上，張系國期待的是反映現實社會，透過結尾的空虛與缺位營造出未來的諸多可能性，展現小說閱讀的爆炸力，但是過度的模糊卻使得小說的意識形態也隨之模糊，減低了小說傳達意念的能力。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一) 張系國作品

- 張系國 《地》 臺北：純文學 1970 年
- 張系國 《香蕉船》 臺北：洪範書店 1976 年
- 張系國 《皮牧師正傳》 臺北：洪範書店 1978 年
- 張系國 《孔子之死》 臺北：洪範書店 1978 年
- 張系國 《棋王》 臺北：洪範書店 1978 年
- 張系國 《昨日之怒》 臺北：洪範書店 1979 年
- 張系國 《黃河之水》 臺北：洪範書店 1979 年
- 張系國 《星雲組曲》 臺北：洪範書店 1980 年
- 張系國 《五玉碟》 臺北：知識系統 1983 年
- 張系國 《不朽者》 臺北：洪範書店 1983 年
- 張系國 《讓未來等一等吧》 臺北：洪範書店 1984 年
- 張系國 《英雄有淚不輕彈》 臺北：洪範書店 1984 年
- 張系國 《夜曲》 臺北：知識系統 1985 年
- 張系國 《龍城飛將》 臺北：知識系統 1986 年
- 張系國 《橡皮靈魂》 臺北：洪範書店 1987 年
- 張系國 《沙豬傳奇》 臺北：洪範書店 1988 年
- 張系國 《遊子魂組曲》 臺北：洪範書店 1989 年
- 張系國 《男人的手帕》 臺北：洪範書店 1990 年
- 張系國 《一羽毛》 臺北：知識系統 1991 年
- 張系國 平路 《捕諜人》 臺北：洪範書店 1992 年
- 張系國 《張系國集》 臺北：前衛出版 1993 年
- 張系國 《金縷衣》 臺北：知識系統 1994 年
- 張系國 《造自己的反》 臺北：天下雜誌 1998 年
- 張系國 《玻璃世界》 臺北：洪範書店 1999 年
- 張系國 《V 托邦》 臺北：天下遠見 2001 年
- 張系國 《大法師 - 民生主義系列 (食)》 臺北：天培文化 2002 年



張系國 《神交俠侶 - 民生主義系列 ( 育樂 )》 臺北：天培文化 2002 年  
張系國 《地》 臺北：洪範書店 2002 年  
張系國 《箱子．跳蚤．狗 - 民生主義系列 ( 行 )》 臺北：天培文化 2003 年  
張系國 《城市獵人 - 民生主義系列 ( 住 )》 臺北：天培文化 2004 年  
張系國 《女人究竟要什麼？》 臺北：洪範書店 2006 年  
張系國 《男人究竟要什麼？》 臺北：洪範書店 2006 年  
張系國 《衣錦榮歸 - 民生主義系列 ( 衣 )》 臺北：洪範書店 2007 年

## (二) 其他專書

Bart Moore-Gilbert 著 彭淮棟譯 《後殖民理論》 臺北：聯經 2004 年  
Duetmer Rothermund 著 朱章才譯 《殖民統治的結束：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德里》 臺北：麥田 2000 年  
Ernest Gellner 著 李金梅、黃俊龍譯 《國族與國族主義》 臺北：聯經 2001 年  
Franz Oppenheimer 著 薩孟武譯 《國家論》 臺北：東大 1977 年  
Ronald.V. Urick 編 沙亦群譯 《疏離感》 臺北：巨流 1974 年  
Robert J. C. Young 著 周素鳳、陳巨擘譯 《後殖民主義 歷史的導引》 臺北：巨流 2006 年  
Raymond Williams 著 劉建基譯 《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 臺北：巨流 2003 年  
王德威 《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 臺北：麥田 2001 年  
尼古拉 布哈林 《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 臺北：南方 1988 年  
江炳倫編 《挑戰與回應 - 民國七 0 年代台灣的鉅變》 臺北：五南 1993 年  
米蘭 昆德拉著 魏遲秀譯 《小說的藝術》 臺北：皇冠 2004 年  
何欣 《當代臺灣作家論》 臺北：東大 1983 年  
佛洛姆著 陳琍華譯 《理性的掙扎》 臺北：志文 1975 年  
李喬 《小說入門》 臺北：時報文化 1986 年  
李漢偉 《臺灣小說的三種悲情》 臺北縣：駱駝 1997 年  
李筱峰 《台灣史 100 件大事》 臺北：玉山社 1999 年  
李英明 《重構兩岸與世界圖象》 臺北：生智 2002 年  
呂正惠 《小說與社會》 臺北：聯經 1988 年

- 沙淑芬 《台灣的七十年代》 臺北：聯經 2007 年
- 宋國誠 《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 臺北：擎松圖書 2004 年
- 林耀德 《敏感地帶——探索小說的意識真象》 臺北縣：駱駝 1996 年
- 林文寶等著 《臺灣文學》 臺北：萬卷樓 2001 年
- 邱貴芬 《後殖民及其外》 臺北：麥田 2003 年
- 邱貴芬 《臺灣政治小說選》 臺北：二魚文化 2006 年
- 周芬伶 《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 臺北縣：印刻 2007 年
-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 《苦悶與蛻變：六〇、七〇年代臺灣文學與社會》 臺北：文津 2007 年
- 孫治本 《全球化與民族國家》 臺北：巨流 2001 年
- 梅家玲 《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 臺北：麥田 2000 年
- 許俊雅 《從現代到當代——臺灣文學論叢》 臺北：南天 1997 年
- 張大春 《小說稗類卷二》 臺北：聯合文學 2000 年
- 張明雄 《臺灣現代小說的誕生》 臺北：前衛 2000 年
- 張錦忠、黃錦樹 《重寫台灣文學史》 臺北：麥田 2006 年
- 張跣 《賈義德後殖民理論研究》 上海：復旦大學 2007 年
- 張京媛編 《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 臺北：麥田 2007 年
- 陳義芝 《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 臺北：聯經 1998 年
- 陳國偉 《想像臺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 臺北：五南 2007 年
- 陳芳明 《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 臺北：麥田 2007 年
- 彭瑞金 《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 高雄：春暉 1997 年
- 尉天驄編 《鄉土文學討論集》 臺北：遠景 1980 年
- 楊照 《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臺灣文學史散論》 臺北：聯合文學 1995 年
- 楊照 《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 臺北：聯合文學 1998 年
- 葉石濤 《臺灣文學史綱》 高雄：春暉 1987 年
- 葉石濤 《臺灣文學的困境》 高雄：派色文化 1992 年
- 葉石濤 《臺灣文學入門》 高雄：春暉 1997 年
- 廚川白村著 林文瑞譯 《苦悶的象徵》 臺北：志文 1982 年再版

- 鄭明嫻 《當代臺灣評論大系 3, 小說批評 (卷)》 臺北：正中 1993 年
- 鄭明嫻 《臺灣當代政治文學論》 臺北：時報文化 1994 年
- 龍應台 《龍應台評小說》 臺北：爾雅 1985 年
- 盧卡奇 《小說理論》 臺北：唐山 1997 年
- 盧卡奇 《現實主義論》 臺北：雅典 1988 年
- 謝政諭 《文化、國家與認同：打造兩岸「民族新肚臍」》 臺北：幼獅 2007 年
- 簡瑛瑛 《當代文化論述：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  
臺北：立緒文化 1997 年
- 簡政珍 《放逐詩學——臺灣放逐文學初探》 臺北：聯合文學 2003 年
- 羅蘭 巴爾特著 李幼蒸譯 《寫作的零度：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 臺北：時報文化 1991 年

## 二、報紙、期刊論文

- 也行 《棋王》這本書 《中國時報》 1975 年 9 月 16 日第 12 版
- 王德威 科幻與寫實的交集——評張系國的《夜曲》 《聯合文學》 第 11 期第 212-213 頁 1985 年 9 月
- 王曉波 論張系國的道與志 《良心的挑戰》 第 188 - 195 頁 臺北：藍燈 1980 年
- 王建元 張系國 科幻之旅——張系國與王建元談科幻小說 《夜曲》 第 121-144 頁 臺北：知識系統 1985 年
- 王建元 回應萬物人神的呼喚：《星雲組曲》的詮釋意義 《當代》 第 32 期第 138-143 頁 1988 年 12 月
- 文蘭方 為未來文明修史的張系國 《新書月刊》 第 24 期 第 84-88 頁 1985 年 9 月
- 江成濤 張系國的小說世界 《大學雜誌》 第 97 期 第 45-49 頁 1976 年 05 月
- 余光中 張系國小說的新世界——天機欲覷話《棋王》 《中國時報》 1975 年 8 月 1 日第 12 版
- 何春蕙 男人的手帕該洗啦 《中國時報》 1990 年 3 月 19 日第 20 版
- 何靜婷 張系國小說大器開拓小說多重樣貌 《臺灣新聞報》 2002 年 7 月 19

日第 13 版

李師鄭 天機知多少----探索張系國的風格轉變與《棋王》的主題 《中國時報》 1975 年 10 月 12 日第 12 版

李漢呈 重讀《昨日之怒》 《中國時報》 1978 年 12 月 18 日第 10 版

李歐梵 奇幻之旅——《星雲組曲》簡論 《星雲組曲》 第 1-10 頁 臺北：洪範 1980 年

李昂 回到歌舞劇來看棋王 《民生報》 1987 年 5 月 5 日第 4 版

李元貞 現代沙豬的危機意識----評張系國的《沙豬傳奇》 《自立早報》 1989 年 6 月 18 日第 16 版

李倩 李昂、張系國作品的文化意蘊及特色 《瀋陽師範大學學報》 第 2 期 第 128-130 頁 2005 年 2 月

呂正惠 「政治小說」三論 《文星》 第 103 期 第 86-92 頁 1987 年 1 月

沈君山 張系國和決策者 《聯合報》 1982 年 2 月 2 日第 8 版

沈怡 難免男性本位 《民生報》 1990 年 2 月 18 日第 26 版

沈冬青 隱儒俠三位一體的創作者——張系國 《幼獅文藝》 第 80 卷 第 1 期 第 28-33 頁 1994 年 7 月

沈薈 論張系國的放逐系列小說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第 3 期 第 63-66 頁 1996 年 3 月

宋雅姿 當文學遇到科學——專訪張系國先生 《文訊》 第 228 期 第 107-113 頁 2004 年 10 月

冷之焚 失根者的悲歌----闡述張系國小說中三種追尋的類型 《書評書目》 第 86 期 第 58-71 頁 1980 年 06 月

吳子衿 淺析《昨日之》怒 《出版與研究》 第 37 期 第 9-10 頁 1979 年 1 月

周美惠 外星人張系國打造立體小說 《聯合報》 2004 年 7 月 22 日第 B6 版

林佩芬 小說的不朽讀 不朽者 《文訊》 第 4 期 第 129-133 頁 1983 年 10 月

林海音 霜降之後——讀張系國《昨日之怒》有感 《中國時報》 1978 年 3 月 11 日第 12 版。

林雙不 評《棋王》 《中央日報》 1981 年 5 月 3 日第 5 版

- 林聰舜 迷茫的現實關懷 《文星》 第 103 期 第 92-97 頁 1987 年 1 月
- 門外人 漫談《黃河之水》 《書評書目》 第 82 期 第 111-112 頁 1980 年 2 月
- 南方朔 反映臺灣現實的政治小說----《昨日之怒》 《中國時報》 1989 年 10 月 16 日第 20 版
- 高天生 從賽珍珠《大地》、張愛玲《秧歌》、張系國《地》看中國人對土地的感情 《明道文藝》 第 14 期 第 150-158 頁 1977 年 5 月
- 張系國 李昂 殺夫、殺妻、沙豬 張系國 V.S.李昂——國際傳真對談 《沙豬傳奇》 第 215-223 頁 臺北：洪範 1988 年
- 許素蘭 尋回失落的根 試析張系國 地 裡的大地之情 《書評書目》 第 34 期 第 25-39 頁 1976 年 2 月
- 許建崑 每家人都費了一番精神——評張系國的《昨日之怒》 《書評書目》 第 74 期 第 96-105 頁 1979 年 6 月
- 許素蘭 我讀張系國的《黃河之水》 《自立晚報》 1981 年 6 月 8 日副刊
- 郭文娟 試論張系國科幻小說「傾城之戀」 《大明學報》 第 1 期 第 23-35 頁 2000 年 6 月
- 章心如 關心中國人命運的知識份子 張系國的小說世界 《大學雜誌》 第 183 期 第 25-27 頁 1985 年 06 月
- 荻宜 張系國《棋王》重讀 《中華時報》 1978 年 8 月 12 日第 11 版
- 陳曉林 清者自清，獨者自濁——《棋王》與《家變》之對比 《文藝月刊》 第 77 期 第 3-11 頁 1975 年 11 月
- 陳代民 張系國欲語還休----談保釣運動、《昨日之怒》 《自立晚報》 1978 年 3 月 19 日第 3 版
- 陳嘉宋 綜觀橫剖論《棋王》 《自立晚報》 1979 年 1 月 4 日第 3 版
- 陳肯 張系國《昨日之怒》的品與評 《青年戰士報》 1979 年 7 月 31 日第 10 版
- 黃武忠 從「遊子魂組曲」談張系國的精神世界 《中華文藝》 第 3 卷 第 3 期 第 14-18 頁 1977 年 5 月
- 覃雲生 藍色多瑙河 附註 《書評書目》 第 20 期 第 88 - 90 頁 1975 年 3 月

- 覃雲生 笛 附註 《書評書目》 第 20 期 第 90-92 頁 1975 年 3 月
- 傅吉毅 科幻小說是一種追求理想的文類——專訪張系國先生 《文訊》 第 196 期 第 38-40 頁 2002 年 2 月
- 葉啟政、黃榮村、顏元叔 從社會學、心理學、文學的觀點看 征服者 《中國時報》 1982 年 1 月 9 日第 8 版
- 楊牧 張系國的關心與藝術 《香蕉船》 第 1-11 頁 臺北：洪範 1976 年
- 廖咸浩 狂想騎士的夢幻追逐——評張系國的《沙豬傳奇》 《聯合文學》 第 58 期 第 192-194 頁 1989 年 8 月
- 劉紹銘 天機洩後看《棋王》 《中國時報》 1975 年 9 月 14 日第 12 版
- 劉紹銘 釣魚遺恨——論張系國的《昨日之怒》 《中國時報》 1978 年 3 月 11 日第 12 版
- 劉輝 畫貓的小孩 - 記臺灣科幻小說作家張系國 《出版參考》 第 7 期 第 31 頁 2005 年 7 月
- 龍應台 最壞的與最好的——評張系國《昨日之怒》與《不朽者》 《新書月刊》 第 13 期 第 31-34 頁 1984 年 10 月
- 隱地 張系國《地》評介 《中華日報》 1971 年 11 月 15 18 日第 9 版
- 隱地 作家與書的故事：蕭颯、張系國 《新書月刊》 第 11 期 第 46-47 頁 1984 年 8 月
- 應鳳凰 張系國《昨日之怒》 《書評書目》 第 66 期 第 112-113 頁 1978 年 10 月
- 簡政珍 張系國：放逐者的存在探問 《中外文學》 第 24 卷 第 1 期 第 20-42 頁 1995 年 06 月
- 韓韓 評張系國的《昨日之怒》——阡陌之間 《中國時報》 1978 年 11 月 29 日第 12 版

### 三、學位論文

- 范怡舒 《張系國小說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 1998 年
- 蔡雅薰《臺灣旅美作家之留學生小說及移民小說研究(1960~1999)》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 2000 年
- 陳玉燕 《科學、文學與人生--張系國科幻小說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

論文 2003 年

李家旭 《張系國小說的救贖之道》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2007 年

吳孟琳《流放者的認同研究——以聶華苓、於梨華、白先勇、劉大任、張系國為研究對象》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7 年

林家綺《華文文學中的離散主題：六七十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研究——以白先勇、張系國、李永平為例》清華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 2007 年

中曆	西曆	年齡	生平 紀要	著作 年表	國內文壇紀要	國內、外時事紀 要
民國 33年	1944	1	江西南昌人。國曆7月17日生於四川重慶。全家均為基督教徒。父親為密西根大學化工碩士。祖父與白崇禧同為桂系軍人，後為中華民國軍令部次長		《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周揚編)出版。 老舍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	
民國 34年	1945	2	因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而舉家遷至南京。			抗戰勝利
民國 35年	1946	3			中華日報創刊 成立台灣文藝社 《大公報》台灣分社成立。 吳濁流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名《亞細亞的孤兒》)	國共戰爭爆發 台灣省接收全部完成 在台灣日本人撤回日本完成
民國 36年	1947	4			新生報關文藝副刊	二二八事件
民國 37年	1948	5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實施
民國 38年	1949	6	父親先到台灣接收台肥廠。與母親因擠不上火車，後來藉由軍方先乘汽車由南京至上海，再搭太平輪至台灣。		自由中國創刊	國共戰爭爆發 國民政府遷台灣實施戒嚴 四六事件(師範學校學生二百多人因醞釀學潮被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民國 39年	1950	7	就讀竹師附小		刊行文藝創作月刊	
民國 40年	1951	8				美國軍事援助開始
民國 41年	1952	9				禁止日本語與台灣話教學
民國 42年	1953	10			中國青年寫作學會 林海音受聘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	八二三金門炮戰 中國「大躍進運動」
民國 43年	1954	11			「藍星詩社」、 「創世紀詩社」 成立	
民國 44年	1955	12				
民國 45年	1956	13	就讀新竹中學 8月起配合新竹縣奉令試辦初中免試升學實行「省辦高中、縣辦初中」，竹中開始停招初中新生而增辦高中並逐年增班		文學雜誌 紀弦等成立文學團體「現代派」	
民國 46年	1957	14	因身材矮胖受同學欺侮。所以便喜歡閱讀，並且多喜歡中國古典打抱不平的英雄小說。		文星月刊創刊	
民國 47年	1958	15				
民國 48年	1959	16	進入新竹中學高中部，時任校長辛志平。數學老師彭商育			
民國 49年	1960	17			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	「自由中國」雜誌停刊，雷震被

					陽子等在臺灣成立「現代文學社」，現代文學創刊	捕，判徒刑十年
民國 50年	1961	18	高三因為保送台大，不需參加聯考，因此開始接觸電影及文學創作。寫短文發表在大華晚報			
民國 51年	1962	19	進入台大電機系 修古希臘文、哲學等課程			
民國 52年	1963	20	自費出版翻譯《沙德的哲學思想》及長篇小說《皮牧師正傳》	小說： 勝利者 5月6日聯合報副刊 釣魚 5月24日聯合報副刊。 長篇小說《皮牧師正傳》由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皇冠出版社發行。 翻譯： 《沙德的哲學思想》由雙葉出版出版		
民國 53年	1964	21	上成功嶺受預官訓練。	論評： 理性與存在 《大學論壇》九期 城堡。蠅。瘟疫 《大學論壇》9期 一人「自由存在」及其「信仰」 《大學論壇》11期	台灣文藝創刊	

				<p>亞當的肚臍眼 5月13日《大學新聞》</p> <p>兩個值得自覺的問題 5月20日大學新聞</p> <p>然後呢？汎論現代小說 11月11日《大學新聞》</p> <p>宗教。巫術。宗教史《大學新聞》12期。</p>		
民國54年	1965	22	<p>台大畢業，進入憲兵學校受預官訓，並與劉兆玄、趙寧分發至同一連中擔任副排長。經母親友人「七姐」介紹認識當時仍為大學生的妻子潘芷秋。</p>	<p>評論：</p> <p>論儒 《新希望》7期</p> <p>火焰山 《幼獅文藝》133期</p> <p>到此一遊 4月3日《大學新聞》</p> <p>小說：</p> <p>自由之路 3月10日《大學新聞》</p> <p>孔子之死 4月3日《大學新聞》</p> <p>大風吹 5月13、14日《聯合報》</p> <p>駝鳥 《文星》雜誌92期</p> <p>劇本：</p> <p>艾拉克政變記 4月1日《大學論壇》</p> <p>勇者的畫像 《台大青年》54卷3期。</p>		美國停止經濟援助

民國 55年	1966	23	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機系就讀並與楊牧結識。		《文學季刊》在臺灣創刊	文化大革命
民國 56年	1967	24			林海音創辦《純文學月刊》	
民國 57年	1968	25	加入徐篤所創之大風社柏克萊分社，與劉大任、郭松棻、唐文標、傅運籌、胡卜凱相交。	論評： 知識份子的孤獨與孤獨的知識份子 《大學雜誌》6期。		九年國教開始
民國 58年	1969	26	取得電機博士學位 進入 IBM 研究中心工作 潘芷秋至美國與張系國結婚。	論評： 知識份子抑高等華人 《大學雜誌》22期。		
民國 59年	1970	27	胡卜凱發起保釣運動，張系國、劉大任相繼跟隨並串連活動	小說： 《地》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		釣魚台事件
民國 60年	1971	28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民國 61年	1972	29	擔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和交通大學教授。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陳鼓應、王曉波被捕，張系國與王曉波妻子四處奔走營救，最後兩人當晚即被釋放，但張系國也因此打消回台任教念頭。	論評： 也是神話 5月1日《聯合報》 小說： 天魁星落草 《中外文學》1卷6期 紅孩兒 《野草》雜誌11、12期 主編： 《未竟的探訪》和《天涯小唱》由寰宇出版社出版。		台大哲學系事件
民國	1973	30	除保留中央研究院職務外，其	小說：		石油危機 十大建設開始

62年			餘在台工作均結束返美。	香蕉船 12月18、19日 《中國時報》		
民國 63年	1974	31		<p>論評：</p> <p>武林劫</p> <p>顏回出山</p> <p>五四遺事</p> <p>加拿大人談加拿大主義</p> <p>大龍出海</p> <p>寒窗之外</p> <p>喝鎮靜奶水長大的</p> <p>程三刀 發表於《中國時報》。</p> <p>摘星樓上 發表於《中華日報》</p> <p>金大班最後一夜 發表於《星島日報》</p> <p>小說：</p> <p>冬夜殺手 4月27日《聯合報》及《幼獅文藝》40卷1期</p> <p>笛 《文季》3期，另載「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p> <p>藍色多瑙河 《中外文學》24期另載鄭傑光、覃雲生編「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p> <p>本公司 12月4、5日</p>		

				<p>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並選入高上秦編「當代中國小說大展」第二輯)</p> <p>長篇小說 棋王 自 8 月 6 日起連載於《中國時報》。</p>		
民國 64 年	1975	32	<p>離開 IBM 研究中心工作</p> <p>任教於芝加哥伊利諾大學</p>	<p>論評：</p> <p>文窮後工 4 月 29 日《聯合報》</p> <p>愛烏及齒 7 月 3 日《星島日報》</p> <p>將進酒 8 月 11 日《中國時報》)</p> <p>葉公好龍 11 月 27 日《星島日報》</p> <p>雜文集：</p> <p>《讓未來等一等吧》由書評書目社出版</p> <p>長篇小說：</p> <p>《棋王》由言心出版社出版。</p>		<p>蔣介石去世</p>
民國 65 年	1976	33	<p>以筆名「醒石」撰寫科幻小說。在《聯合報》副刊開闢譯介世界科幻小說的專欄。</p>	<p>論評：</p> <p>漫談學術工廠 《明報》月刊 11 卷 1 期</p> <p>女朋友 《星島日報》</p> <p>刻不容緩的大事 8 月 11 日《中央日報》</p> <p>滑鐵格之役印象 《書評書目》41 期</p>		<p>第一次天安門事件</p> <p>「文化大革命」結束</p>

				<p>非小說 1月6日《中華日報》</p> <p>小說：</p> <p>水淹鹿耳門 2月24日《聯合報》</p> <p>剪夢奇緣 3月24、25日《聯合報》</p> <p>論評集：</p> <p>《快活林》署名「域外人」由遠行出版社出版。</p>		
民國 66年	1977	34		<p>隨筆：</p> <p>奔月 《明日世界》</p> <p>奇幻之旅 ---- 科幻電影縱橫談 6月15日《中國時報》</p> <p>《天城之旅》由洪範書店出版。</p> <p>科幻小說：</p> <p>傾城之戀 6月21、22日《聯合報》</p> <p>散文：</p> <p>孤獨之夜 ---- 紐約客素描 《夏潮》3卷2期</p> <p>一片冰心在玉壺 ---- 「天城之旅」後記 6月20日《聯合報》</p> <p>長篇小說：</p> <p>昨日之怒 自10月13日起在《中國時報》連</p>	鄉土文學論戰	中壢事件

				載。		
民國 67年	1978	35	以 不吃辣的怎麼胡得出辣 子？ -- 評 色，戒 一文與 張愛玲筆戰。	論評： 作家與私德 3 月19日《聯合報》  客座情人之夢 8月16 日《中國時報》  小說：  望子成龍 8月30、31 日《聯合報》  守望者 ---- 遊子魂之 七 《現代文學》復刊號 3期  解鈴者 ---- 遊子魂之 八 9月5、6日《中國時 報》  長篇《昨日之怒》由洪範 書店出版。  翻譯：  《海的死亡》純文學出版 社出版。		
民國 68年	1979	36		小說：  領導者 ---- 遊子魂之 九 《明報》月刊157期  長篇小說《黃河之水》由 洪範書店出版。  論評：  少年漢生的煩惱 ---- 《我兒漢生》讀後 9月 21日《聯合報》。		美麗島事件



民國 69年	1980	37	以《黃河之水》獲台北愛書人雜誌第一屆倉頡獎，並列名為十大作家。	<p>小說：</p> <p>歸 5月3日《聯合報》</p> <p>7月17日《中國時報》</p> <p>豈有此理 5月30日《聯合報》</p> <p>銅像城 8月18日《聯合報》</p> <p>青春泉 9月2日《聯合報》</p> <p>小說集《星雲組曲》由洪範書店出版。</p> <p>雜文：</p> <p>不朽者（代序） 12月3日《中國時報》</p>	林義雄滅門血案 美麗島事件軍事 審判開始
民國 70年	1981	38	創辦「美國知識系統學院」，	<p>小說：</p> <p>夜曲 2月17日《聯合報》</p> <p>決策者 ---- 遊子魂之十 《台灣文藝》22期、《明報》月刊 187期。</p>	
民國 71年	1982	39	任教伊利諾理工學院（電機系主任）	<p>小說：</p> <p>征服者 ---- 遊子魂之十一 1月4至6日《中國時報》。《張系國自撰集》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p>	

民國 72年	1983	40	<p>科幻小說：</p> <p>《五玉碟「城」第一部》 由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p> <p>小說：</p> <p>不朽者 ---- 遊子魂之 十二 發表於 2 月 23 至 25 日《聯合報》</p> <p>小說集《不朽者》由洪範 書店出版。</p>		
民國 73年	1984	41	<p>雜文集《英雄有淚不輕 彈》由洪範書店出版。</p> <p>科幻小說：</p> <p>第一件差事----星塵組 曲之六 發表於 3 月 17、 18 日《中國時報》</p> <p>小說：</p> <p>改寫 守望者----遊子魂之 七 並發表於 7 月 14、15 日《中國時報》</p>		江南在美國被暗 殺
民國 74年	1985	42	<p>小說：</p> <p>匈奴北徒記 5 月 10、 11 日《中國時報》</p> <p>小說集《星塵組曲》由知 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p> <p>小說集《夜曲》由知識系 統出版公司出版。</p> <p>主編《當代科幻小說</p>		

				<p>撰》、《科幻小說選。 73 年》由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p> <p>隨筆：</p> <p>    山河歲月 系列專文</p> <p>    《中國時報》</p> <p>論評：</p> <p>    提倡具有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 ---- 兼評「我國溫諾娜」 10 月 12 日《中國時報》</p>		
民國 75 年	1986	43	任教匹茲堡大學（計算機系主任）	<p>科幻小說：</p> <p>    龍城飛將----「城」第二卷 自 4 月 9 日至 7 月 16 日連刊於《中國時報》。由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龍城飛將》。</p> <p>    主編《科幻小說選。 74 年》由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p>		
民國 76 年	1987	44		<p>論評集：</p> <p>    《橡皮靈魂》由洪範書店出版。</p> <p>    科幻小說</p> <p>    主編《科幻小說選。 75 年》由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p> <p>    發表小說 從天空落下來的人 ---- 沙豬傳奇之二</p>		戒嚴令解除，施行國家安全法

				<p>2月16、17日《中國時報》</p> <p>愛奴 ---- 沙豬傳奇之三 《中國時報》</p> <p>試妻 ---- 沙豬傳奇之四 六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p> <p>論評：</p> <p>性愛與沙豬 2月12日《中國時報》</p> <p>沙豬語錄 10月31日《中國時報》。</p>		
民國 77年	1988	45		<p>雜文：</p> <p>回到未來 1月2日《中國時報》</p> <p>小說：</p> <p>殺妻 ---- 沙豬傳奇之五 11月8日至14日《中國時報》。</p> <p>主編《無盡的愛 ---- 科幻小說選。76年》由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p>		報禁解除
民國 78年	1989	46		<p>小說集《遊子魂組曲》、《沙豬傳奇》由洪範書店出版。</p>		六四天安門事件
民國 79年	1990	47	<p>自費創辦《幻象》雜誌（1990年1月 1993年）</p>	<p>雜文：</p> <p>太空餐 3月5日《聯合報》。</p> <p>論評集：</p>		

				《男人的手帕》由洪範書店出版。 《世界沙豬語錄》由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		
民國 80年	1991	48	舉辦了「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徵文	論評： 旗正飄飄----解讀平路新作 6月29日《中國時報》。 科幻小說 《一羽毛》由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		
民國 81年	1992	49	與平路合作創造最新實驗小說《捕諜人》	小說： 《捕諜人》洪範書店出版。		
民國 82年	1993	50	主辦之《幻象》雜誌停刊			
民國 83年	1994	51		翻譯： 《波赫斯詩文集》桂冠出版社。 科幻： 《金縷衣》知識系統出版公司出版		
民國 84年	1995	52				
民國 85年	1996	53				
民國 86年	1997	54				
民國	1998	55		評論集：		

87年				《造自己的反》天下雜誌出版。 科幻互動小說： 《玻璃世界》洪範書局出版。		
民國88年	1999	56				
民國89年	2000	57				
民國90年	2001	58	將「昨日之怒」小說手稿，捐贈給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評論集： 《V托邦》天下文化出版 《我們戀愛吧！電腦》幼獅文化出版		
民國91年	2002	59		小說： 《神交俠侶 - 民生主義系列育樂書》、《大法師 - 民生主義系列食書》天培出版社。		
民國92年	2003	60	應歐洲最大的科幻小說研討會 - Utopiales Conference 敬邀為榮譽貴賓。	小說： 《箱子 跳蚤 狗 - - 民生主義系列行書》天培出版社。		
民國93年	2004	61	參加新竹中學北美校友會成立大會 休假回台主持工研院電通所主辦之「天長地久計畫」(數位學習技術與實務創新前瞻計畫)	小說： 《城市獵人：民生主義系列住書》天培出版社。		
民國	2005	62				

94 年						
民國 95 年	2006	63	任新竹中學北美校友會會長	散文隨筆： 《女人究竟要什麼？》、 《男人究竟要什麼？》洪 範書局出版		
民國 96 年	2007	64		小說： 《衣錦榮歸》洪範書局出 版		
民國 97 年	2008	65		雜文： 《台客與帝國》天下出版		
民國 98 年	2009	66				

## 附錄二

張系國訪談整理稿

訪談時間：2008年10月27日 1500-1600

訪談地點：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丹提咖啡三樓

受訪者：張系國

訪談人：陳韋廷

整理稿撰稿人：陳韋廷

### 不為人知的顯赫家世

我的祖父，曾任軍令部的次長，軍令部就等於是國防部。所以我跟白先勇是同道。同屬桂系，在抗戰的時候，白崇禧跟李宗仁通電擁護中央一起抗戰！所以桂系的部隊就投到參加抗戰，那他們也進入中央政府。我父親是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念的化工碩士。我父親在抗戰時，放棄攻讀博士！碩士畢業就想回國來報效國家。我母親住在北平，那時候叫做淪陷區，她唸完大學才不想呆在淪陷區，所以她要到後方去，從香港，開到海防，然後繞道雲南進去。所以他們兩個在船上認識。

我是在大陸出生的，因為我來台灣的時候已經五歲了。五歲了，所以我什麼事情都記得。那時候，我父親先來到台灣接管肥料廠。我們家在南京，是國民政府的所在地，所以我父親就要我們先到上海，到上海後再坐船過來台灣，所以我們從南京到上海先是要坐火車！非常擁擠，所以我還記得我就跟我母親失散了。她沒有擠進火車，我被人推擠到火車裡面去了，所以我母親就在火車外面哭叫，說哪個好心人把我從那個車窗裡給遞出來，結果真的有個人把我從窗戶送出來給她。後來我們沒有坐火車，大概是從軍隊裡找到汽車到上海。上海到台灣坐的船就是後來被炸沈的太平輪。那時候家裡就是我一個小孩。而我妹妹是在台灣生的。

我們家是基督教家庭啊！從小就做禮拜，在基督教的環境長大。我家又住在眷區附近，跟着區住的很近，可是我不屬於這個眷區！我父親是在台肥公司做事，所以嚴格上講起來我不是眷區的子弟，所以就缺乏眷區的明顯性格，或者是說幫派性格，當然我的好朋友也有眷區長大的！我們的生活就是《皮牧師正傳》



中那樣子的！

我是新竹中學初中部最後一屆。我講的因為便當被欺負那是初中。因為小學時應該也是帶便當，不過小學時不一樣，小學時便當放在一起蒸，放在蒸飯的地方，不會被人家拿走，那中學時便當是掛在外面，所以有個同學捉弄我。

我們那時候都是分兩部分，一個是大三暑假先到成功嶺接受預官訓練，然後大學畢業再接受專門兵種的訓練。大學畢業後，當兵分配到憲兵隊。到憲兵學校，那是一營人，所有那一次的都一起受訓，可是我和劉兆玄、趙寧不是在同一個排，也不是在同一個班，分發的時候呢！就到部隊下的一個連，他會分三個預官，因為他有三個排嘛！那一個排他分掉一個副排長，那我們三個就是副排長。

我申請進入加州柏克萊分校，從 1967 到 1969 畢業。我求學的路算是蠻順利的，取得博士才 26 歲。

我的婚姻倒是媒妁之言，因為我們家裡本來就認得。因為是我母親好朋友的女兒介紹我認得了，他們都是警察界的，並不是很浪漫。到 69 年才結婚，那時候我已經唸完書，她來才結婚。現在她就是在管理我創辦一個學院。我有兩個女兒。我的大女兒結婚了，嫁給一個畫家，另外一個還沒結婚。

### 參與政治運動的憤怒青年

我在 1968 的時候加入一個大風社。還有劉大任阿，還有很多朋友。後來發起保釣，開始的時候，主要就是大風社的成員，整個保釣運動裡面，大風社可說是佔了很多的地位，那這個社團其實當時是遍布全美的，主要就是我的朋友，劉大任的朋友，這樣彼此互相結識，一共大概二十多個人吧！那因為它散佈全美嘛！保釣開始打第一槍是胡卜凱，在那個 Princeton，因為有大風社這個組織，那我們很快的就用 E-MAIL 彼此聯繫嘛！就很快的擴散到各地方。

這個可以另外寫一段歷史了！那個時候，對我個人來講是我第一次參與這個，一個政治的活動，那當然是一生不會忘記的經驗，因為這個任何一個政治運動，它都會有先的一個初期的時期，然後會壯大，然後會有分裂，然後有鬥爭啊！那我們可以說是都經過了這幾個階段。從開始保釣，然後變成左右分裂的鬥爭，一直鬥爭到後面的延續。所謂右派就回到台灣來，那麼左派有的就進入聯合國到工作，有的就是流落到海外，像郭松棻。當然他還是回到寫作了，還是以寫作作

為他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保釣運動對於我們那一代算是一個蠻大的一個衝擊。

因為整個保釣一開始是說愛國主義，那時候並沒有說是很明確的走統路，就是統一，比較右的，像沈君山之類的就是主張「革新保台」，就是認同國民黨的路線。那比較左的後來就轉到統路。所謂中間像胡卜凱、像我就是認同中華民國，可是並沒有很認同國民黨。所以像我的話就比較同情許信良他們的路線。那要知道所謂「台獨」那是後來的事，那時候沒有所謂台獨不台獨。要嘛你是「革新保台」，是比較偏向國民黨式的，或者是比較是更開放式的，希望本土派上來的，像陳映真他的立場始終就是同情中國，他對中國還有一份愛，那另一方面他也是台灣人嘛！所以他並不會認同國民黨，所以這些就是很複雜，這些都可以算是中間的，中間也是一個光譜，不是說想法都是一樣的。

而左派的 戰報 就是劉大任、郭松棻，還有李渝等一群人辦的。因為保釣運動後來就分裂，一邊就是比較偏中國，一邊就是比較偏台灣，就是左右的分裂，那左右的分裂的開始就是從 戰報 創刊開始的，戰報 時還沒有分裂，當然任何群眾運動都是這樣，會有一邊比較激進，往往就會帶領了一些人走，所以戰報是代表力量，等於激進份子的路線。

我 69 年畢業的時候想工作一陣子，比較充實一點，再回台灣。我本來也計畫五年回來，回來的時候也剛好是五年的時候。1972 年的時候到交通大學講學，這時有些政治事件！剛好就出了陳鼓應事件。其實我回來的那一年，就是蔣經國剛要上台的時候，那蔣經國上台之前在民間有一個雜誌社，他的成員就可以說是走中間偏左的路線，在台灣的政治光譜講，包括了許信良、張俊宏、陳鼓應、經濟學者孫震，就是當時的自由派。這個自由派基本上支持那個蔣經國和改革，那一年蔣經國上台的時候，這些人就想要改革。可是蔣經國上來之後有些人就進入政府了，比如說孫震，孫震後來就變成經濟部長了。也有些人本來是國民黨，可是後來對國民黨產生疏離，就比較偏向本土路線，就像張俊宏、許信良，這一群本來屬於國民黨的，屬於（大學雜誌）裡面的，也有的還保留著自由主義，等於說是中間偏左路線，那就是陳鼓應啦 王曉波 所以那時候台大就出了事情嘛！他們就被逮起來了，他們逮起來之後，在外面營救他們的就是我，我在那邊想要救他們。那這個事件完了以後呢！在台灣我就沒有辦法再留下來，事實上就是那個警總或明或暗給我警告，說張教授你最好走，所以那時候就離開。那我太太也是覺得說走吧！這個地方已經不是你能夠應付的。

## 文學發展與文藝活動

我一直都喜歡小說，喜歡的小說是舊小說的，就是所有的中國的那些章回小說。當然現在小孩子都不看了。以前每一個朝代，它都有一些講這些朝代的章回小說，而且我都很喜歡看，那當然後來就看西方小說，不過我開始就是看這種章回小說看起。我父親是念化工的嘛！所以我就選擇工程，那其中我認為電機比較容易，就選擇電機。那時候我就想嘛！我們多少中國的作家都是業餘的，這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傳統，至少近代的小說作家，專業的並不多，所謂不是專業多半都是像我現在這樣在教書啦！魯迅也是嘛！也都是在教書。因為教書是比較屬於清閒，雖然錢少可是自己時間比較多的，因為沒有辦法以寫作養家。

我第一本的小說因為沒有人要出，所以就自費出版。因為長篇小說嘛！所以就找到皇冠出版社的平鑫濤出版。我第一本書不是小說，是翻譯沙德的哲學思想，那個也是自費出，也可以就是說要宣揚現代主義哲學，沒有計較說是會出幾本，大概都是五百吧！那個年代大概都是五百本，小說也是沒有計較它會不會賣！

聯合報那時候就是林海音在編，大部分的作品都投稿在聯合報。所以早期的作品都收在《亞當的肚臍眼》，後來我換了一個名字出版！最早就是在聯合報有一篇叫「勝利者」，這是在聯合報登的第一篇，那時候多半都是在林海音編的這個聯合報這一邊。

每一個筆名都是覺得好玩就取了一個筆名。有時候用一用，不想用了，就把它丟掉。倒沒有一個筆名一直用。用域外人那是我在美國了，不然不會叫域外人嘛！那時候已經在 Brooklyn，那時候就是高信疆在編人間副刊，從那時候開始寫專欄。我一直在中國時報有一個專欄「快活林」。快活林現在還是有，不過寫的比較少，已經寫有三十年了！我一直都不是主流，又一陣子我寫科幻小說！科幻小說不是被文壇肯定的！我文壇上面，不像別人有很多朋友，我沒有。

我寫的《棋王》是一個中篇！它差不多七萬字、八萬字，那是依照希臘的三一律，三一律是說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人物、同一場景，他整個上有一個藝術上的統一性，它基本上就是一個中篇小說的格局，對！也是我比較滿意的一篇作品，那到現在還是差不多，每個月就賣很多本，一直在賣，比較長銷的就

是《棋王》。而《昨日之怒》就反應當時左、右、中三個路線的人物，很多都跟當時的人有關係。它不只寫一個人的，它是寫很多個人的！

我在《遊子魂組曲》寫完後，就整個轉向科幻。其實最主要的是那一陣子比較不能回台灣，因為政治的因素。回來的時候，警總就是帶話給我。因為我常來來去去。他說張先生你不必回來了，就是這個意思，所以那幾年我回來比較少。寫科幻有個好處，就是跟現實不必扣的那麼緊。那我也喜歡科幻，那幾年就都推動科幻的工作。我辦了一個幻象雜誌只延續了三、四年，七期而已。那是我自費辦的！我做很多事情都是自費辦的。前面幾期差不多所有台灣那時候寫科幻的都參加，我們是覺得辦的不錯，現在還有很多人、科幻的讀者都把它很珍貴的收藏起來，不過就是叫好不叫座，我們的訂戶從來沒有超過五百戶，後來就維持不下去了。

我批評張愛玲是很多年前的文章了，後來因為推出這個電影，它又出來把這個炒起來。《色，戒》等於是張愛玲封筆的最後一個作品嘛！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都知道他跟胡蘭成之間的一些關係，就是在這一種情況下呢！她就很難完全的客觀，換句話講就是她在這個藝術性上面就會有些缺憾。所以為什麼就批判她，這並不是說這個好惡的問題，其實我一直都非常喜歡她的小說。現在我的看法還是一樣，就是你犯不著對一個漢奸的角色加以描述，當然她有她的想法，那麼對於小說中老易的描述！我個人是不大同意的，這在我的文章中，我也都指出來。張愛玲她本身就是一個魔，就是她有她的一個魔力，因為她本身身世的關係，所以他本身就有一個強烈的反抗性，或者跟當時妥協，所以她是很亮的，她一方面有她非常媚俗的一面，因為她的作品不小心看的話就會跟鴛鴦蝴蝶派的分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是完全不媚俗的，她有她自己的一套想法，那對人生看的那麼透，這是很特異的一個情況。